

- 2、 乘：船⁸⁾蒸，除：定魚。准双声，旁对转，合成“乘除”。
- 3、 宠：定东，辱：日屋。准旁纽，对转，合成“宠辱”。
- 4、 出：昌物，纳：泥緝。准旁纽，通转。合成“出纳”。
- 5、 动：定东，止：章之。准旁纽，旁对转，合成“动止”。
- 6、 恩：影真，怨：影元。双声，旁转，合成“恩怨”。
- 7、 甘：见谈，苦：溪鱼。旁纽，通转，合成“甘苦”。
- 8、 好：晓幽，恶：影铎。邻纽，旁对转，合成“好恶”。
- 9、 静：从耕，躁：精宵。旁纽，旁对转，合成“静躁”。
- 10、 利：来质，钝：定文。旁纽，旁对转，合成“利钝”。
- 11、 买：明支，卖：明支。双声，叠韵，合成“买卖”。
- 12、 明：明阳，灭：明月。双声，通转，合成“明灭”。
- 13、 枯：溪鱼，荣：匣耕。旁纽，旁对转，合成“枯荣”。
- 14、 深：书侵，浅：清元。邻纽，通转⁹⁾，合成“深浅”。
- 15、 生：山耕，熟：禅觉。邻纽，旁对转，合成“生熟”。
- 16、 始：书之，终：章冬。旁纽，旁对转¹⁰⁾，合成“始终”。
- 17、 消：心宵，息：心职。双声，旁对转，合成“消息”。
- 18、 生：山耕，死：心脂。准双声，通转，合成“生死”。
- 19、 精：精耕，粗：清鱼。旁纽，旁对转，合成“精粗”。
- 20、 开：溪微，合：匣緝。旁纽，通转，合成“开合”。

相对类：

- 1、 本：帮文，末：明月。旁纽，旁对转，合成“本末”。
- 2、 潮，定宵，汐：邪铎。邻纽，旁对转，合成“潮汐”。
- 3、 规：见支，矩：见鱼。双声，旁转，合成“规矩”。
- 4、 人：日真，神：船真。邻纽，叠韵，合成“人神”。
- 5、 夫：帮鱼，妇：并之。旁纽，旁转，合成“夫妇”。
- 6、 腹：帮觉，背：帮职。双声，旁转，合成“腹背”。
- 7、 乾：群元，坤：溪文。旁纽，旁转，合成“乾坤”。
- 8、 天：透真，地：定歌。旁纽，旁对转，合成“天地”。
- 9、 头：定侯，足：精屋。邻纽，对转，合成“头足”。
- 10、 教：见宵，学：匣觉。旁纽，旁对转，合成“教学”。
- 11、 旦：端元，夕：邪铎。邻纽，通转，合成“旦夕”。

三、同源词根联合式合成词的成因

同源词根联合式合成词的产生，有其特定原因。

原因之一，语源分化，新词的产生往往在音义上与原有的旧词有沾染。每一种语言所实际使用的音位是有限的，用来载义、别义的音节也是有限的。因此，语源作为原始语言中音与义的结合体，其数量也是有限的。语言学家克罗齐（B-Croce）曾说过：“语言是由器官发出来的，数目有限的，为表达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声音。”¹¹⁾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语言里充当词的语音形式的‘音节’，数目总是有限的。”“现代汉语的音节只有一千三百多个。”¹²⁾林惠祥《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家缪勒氏（Max Muller）说这种语根在梵语中有

⁸⁾ 船纽与王力《纽表》中的床纽相对应。

⁹⁾ 依王力先生说，侵元二部同属鼻音，亦为通转。

¹⁰⁾ 上古音冬、东无别。

¹¹⁾ 转引自杨茂勋《普通语言学·附录一·语言的定义》，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出版。

¹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 月出版。

1706个, 希伯来语中有500个, 汉语中有450个。”¹³⁾音节、语源的有限性与人们表达思想感情、指称客观事物的多样性二者之间相矛盾, 其结果是导致语源裂变、分化, 在旧词的基础上产生同源派生词。王力《同源字典·同源字论》: “语言中的新词, 一般总是从旧词的基础上产生的。”张永言《关于词的“内部形式”》: “语言的词汇是不断地发展丰富的, 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创造新词, 而新词的创造又多半是在已有的语言材料和构词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 新词的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之间的联系, 一般说来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说, 除了一些‘原始名称’意外, 语言里的词大多是有其内部形式可寻, 或者说有理由可说的。”¹⁴⁾新词增生、词汇发展是与语源分化同步的。研究实践表明, 音与义按约定俗成规则结合的源词, 产生实践早而数量少; 同源派生的词数量多, 其衍生过程是渐进的。

原因之二, 语词双音化, 同源的单音词相联合。汉语词汇的历史, 经历了一个以单音节词为主逐步走向双音节词占主导地位的漫长历程。汉语的语根, 除联绵词外, 绝大多数是单音节的。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中国语言以单音为根, 一音之发, 必表一完整之意, 与西人之为复语种族不同。”¹⁵⁾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反应汉语词汇最早状况的文献。甲骨文字所记录的双音词极少。周秦时代, 新词大量增生, 也主要是单音词的增生, 但双音化的趋向渐趋明显。许威汉《汉语词汇学引论》称: 周代金文中的复合词292个, 《易》、《诗》、《周书》、《左传》、《国语》中的复音词共1645个, 加上联绵词, 共约3000个¹⁶⁾。据苏新春《语言交际功能在汉语词汇形成演变中的作用》一文统计, 《诗经》、《论语》、《孟子》中的单音词占词汇总数的70%左右。汉代的《说文解字》收录文字9353个, 所记录的单音词7000个左右, 双音词1691个¹⁷⁾。两汉以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词汇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 这一时期原有的单音节词逐步形成各种结构的双音词。在这个过程中, 同源衍生的一部分单音词也合成了双音词。同源词的语义, 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相异的一面。相异的一面正是新词赖以独立存在的条件。在两个单音节同源词相合成双音节合成词的过程中, 往往取其同而忽略其相异的一面。如“贪”本指贪财, “婪”谓贪食, 合成“贪婪”后泛指贪欲强。再如“英”谓华而不实(开花但不结果实), “华”指植物之花, 合成“英华”则谓精英、精华。

原因之三, 反义同源词在语词双音化过程中相联合。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特征等本有相反或想对者, 人们为之一一构制指称词, 这些词的一部分本属同源派生者, 在语词双音化的发展过程中, 这些语义相反、相对的同源单音词逐步形成同源词根反义联合式合成词。

在大自然中, 天与地共存, 二者相对应, 于是乎有“天”和“地”之指称词, 据其语音亲缘关系可判定为同源词, 二者合成语义相对的同源词根联合式合成词“天地”。凡树木皆有根柢与末梢, 故有“本”、“末”之指称词及“本末”之合成。语义相对的同源词根, 多为名词。人类事为, 有动则有止, 故有“动”、“止”之反义词, 音相通, 语源同, 相联合为“动止”。“出入”、“作息”、“宠辱”等皆此类, 均为动词。

凡反映物之性状者如“枯荣”、“精粗”、“利钝”等均为形容词。

思维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源、语义相反的单音词联合为合成词, 是人类对立统一思想反映。《易·系辞上》: “一阴一阳之谓道。”古代哲人认为阴阳对立同时阴阳互根, 这种对立统一思想在文化史上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人们执之以制词, 也是很自然的事。

13) 商务印书馆 1991 年 2 月出版。

14) 载《语言研究》1981 年第 1 期。

15)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4 月出版, 第 99 页。

16) 商务印书馆 1992 年 4 月出版, 第 41 页。

17) 载《语言文化学刊》总第 13 期。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第5版、第4版的错误订正与存疑

曹峻冰(四川大学)

中国古代学者把无错或错误极少的书称作“善本”，而把错误较多的书称为“错本”。出“善本”不出“错本”是古今图书编校家、出版家的道德追求和责任担当。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1979年由中华书局初版(共4册)后，发现错误竟有五百余处，遂感叹“无错不成书”，后再版(共5册，第5册为之前单行的《管锥编增订》)时改正错讹，并特写《再版识语》：“初版字句颇患讹夺，非尽排印校对之咎，亦原稿失检错漏所致也。……亦知校书如扫落叶，庶免传讹而滋蔓草尔。”故图书修订、再版便成了出版界常事。之于词典(辞典)之类的工具书，更如此。

一 语义背景

《现代汉语词典》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在中国大陆最为畅销的中型词典，迄今已出第6版。2012年出版的第6版是迄今的最新版本，其中收录了第1版的前言和以后各版的有关修订说明。

《1978年第1版前言》写道：“这部《现代汉语词典》是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中型词典，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词典中所收条目，包括字、词、词组、熟语、成语等，共约5万6千条。”《1983年第2版说明》：“这次重排仍照1978年12月第1版排印。……1980年初仅对某些条目稍作修改，即交出版单位”；《1996年修订本(第3版)说明》：“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词典编辑室在搜集的几十万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这次修订。修订工作主要是增、删、改。增，是增加一些新的词语；删，是删去一些过于陈旧的词语及一些过于专门的百科词条；改，是修改那些词语有变化、有发展，在词义和用法上需要改动或补充的词条”。《2002年增补本(第4版)说明》：“这次增补，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在1996年修订本的基础上增收了近些年来产生的新词新义1200余条，附在词典正文的后面”；《2005年第5版说明》：“这次修订在原有词语中删去了2000余条，另增加了6000余条，全书收词约65000条，基本上反映了目前现代汉语词汇的面貌，能够满足广大读者查考的需要”。《〈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说明》：“本次修订充分利用各类语料库选收或检验新词、新义和新的用法，力求反映近些年来词汇发展的新面貌和相关研究的新成果。”

不谈《现代汉语词典》大的修订、完善、提高原则，笔者仅以第4版(2002年增补本)、第5版、第6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为研究对象，列举其第5版对第4版、第6版对第5版的条目书写、注音、释义及体例规范等方面的修改个案，以彰显词典(辞典)编纂之难及其基于不断演化的理论与实践语境而必然不断改进的动态发展态势。

二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第4版的错误订正与存疑

(一)《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第4版的错误订正

1. 条目书写与排序

* 第4版P1462:【窑(窑、窯)】——“窑”的异体是“窑”，“窑”为误写。第5版P1582 已改正。

* 第4版P216:衰cuī ①见265页[等衰]。……——“衰”为误写，应为“衰”。第5版P233已改正：衰cuī ①见287页[等衰]。……

* 第4版P807“领事馆”(lǐngshìguǎn)紧排在“领事裁判权”(lǐngshì cáipànduǎn)前有误。按《现代汉语词典·凡例》的多字条目排列法：“单字条目之下所列的多字条目不止一条

的，依第二字的拼音字母次序排列。第二字相同的，依第三字排列，以下类推”，“同音字按笔画排列，笔画少的在前，多的在后”，“领事馆”按第三字音序应紧排在“领事裁判权”后。第5版P870已改正。同理，第4版P1668“自留地”(zìliú dì)排在“自流”(zìliú)、“自流井”(zìliú jǐng)后有误，其应紧排在“自流”前。第5版P1807已改正。

2. 注音及标调

* 第4版P1278:【吐蕃】Tǔfān—“fān”有误，应读“bō”。“吐蕃”读为“Tǔbō”，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在今青藏高原)，唐时曾建立政权。第5版P1382已改正。

* 第4版P128:【层见叠出】céng jiàn dié chū 屡次出现。也说层出叠见。——“jiàn”有误，应读“xiàn”。此处“见”(xiàn)为文言词，与此意义上的“现”通假，意为“表露在外面，使人可以看见”，如“图穷匕见”。第5版P139已改正。

* 第4版P1482:【依样葫芦】yī yàng hú lú—“hú lú”有误，“葫芦”的“芦”应为轻声，按《现代汉语词典·凡例》轻声字注音法：“条目中的轻声字，注音不标调号，但在注音前加圆点”，“葫芦”应注为“hú · lu”。第5版P1604已改正。

3. 释义及举例

(1) 缺失对应解释条目或义项

* 第4版P130:茶…⑥指油茶树：～油。——“茶油”为释义性举例，但单字条目“茶”下列多字条目并无“茶油”，无解，不妥。第5版P142已改正，“茶油”已出条作解：【茶油】chá yóu ①用油茶的种子榨的油，颜色较浅，供食用，也可用来制化妆品、药物等。

同样，下列多字条目也有类似释义对应词条或义项缺失不妥之处，相关词汇相当于无解。第5版都一一做了修改、订正，缺失条目已出条作解。

* 第4版P574:【火笼】〈方〉烘篮。——“烘篮”没出条。第5版P563“烘篮”出条。

* 第4版P576:【火砖】…耐火砖。——“耐火砖”没出条。第5版直接删除该条。

* 第4版P676:【酒精】…乙醇的通称。——“乙醇”没出条。第5版P1609“乙醇”出条。

* 第4版P745:【喇叭花】…牵牛花的通称。——“牵牛花”没出条。第5版P1085“牵牛花”出条。

* 第4版 P781: 茼[茼草]…狼尾草。——“狼尾草”没出条。第5版P813“狼尾草”出条。

* 第4版P1666:【紫药水】…龙胆紫溶液的通称。——“龙胆紫”没出条。第5版P879“龙胆紫”出条。

* 第4版P988:【蒲草】…① ②香蒲的茎叶，可供编织用。②〈方〉沿阶草。——“沿阶草”没出条。第5版P1062“蒲草”一条删除此义项，仅保留一个义项①的解释。

* 第4版P1452【砚滴】…水注。——“水注”没出条。第5版P1572“砚滴”直接释义，不再释为“水注”：“【砚滴】yàn dī ①往砚台里滴水的文具”，等于删去“水注”一词。

* 第4版P1665:【紫菜】…甘紫菜的通称。——“甘紫菜”没出条。第5版P1804对“紫菜”重新释义：“【紫菜】zǐ cài ①藻类…。种类很多，通常所说的紫菜指甘紫菜”，同时，P441“甘紫菜”也出条作解：“【甘紫菜】gān zǐ cài ①紫菜的一种，烹调上多用作汤料”。

* 第4版P960:蓬 péng ①飞蓬①。②蓬松：～着头。③量词，用于枝叶茂盛的花草：一～凤尾竹。——“飞蓬”一条无“①”解。第5版P1032已改并增加义项“④”：蓬 péng ① ②指飞蓬。② ③使蓬松：～着头。③ ④用于枝叶茂盛的花草：一～凤尾竹。④(Péng) ⑤姓。第6版P982又扩充义项“③”的内涵：蓬 péng ①…②…③ ④用于枝叶茂盛的花草或浓密的头发：一～凤尾竹 | 一～乱发。④…

(2) 互训

* 第4版P701:【开氏温标】…热力学温标。因这种温标是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Lord Kelvin)制定的，所以也叫开氏温标。而P1060【热力学温标】…开氏温标。——“开氏温标”与

“热力学温标”互训，无解。第5版P755与P1142已改正：【开氏温标】…热力学温标的旧称。因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制定而得名。参看【开尔文】；【热力学温标】…温标的一种，单位是开尔文，它的零点叫做绝对零度，就是-273.15℃。旧称开氏温标、绝对温标。

(3) 重复释义

* 第4版P744：【拉近乎】…跟不熟识的人拉拢关系，表示亲近(多含贬义)。也说套近乎。而P1234【套近乎】…和不太熟识的人拉拢关系，表示亲近(多含贬义)。也说拉近乎。——“拉近乎”和“套近乎”释义重复，只要将“拉近乎”释为“套近乎”即可。第5版P804已改正：【拉近乎】…套近乎。

(4) 表述欠妥

* 第4版P1322：【问世】…①指著作等出版跟读者见面：一部新词典即将～。②面市。——“面市”没出条解释。其实无“面市”一词，为“面世”误写。第5版P1431已改，直接释义：【问世】…①②泛指新产品等跟世人见面：计算机～以来，发展很快。

* 第4版P1405：【信用卡】…银行发给储户的一种代替现款的消费凭证。P1725增补的“新词新义”：【信用卡】…由商业银行发行，专供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支付费用的信用凭证。上面有持卡人姓名、签字和号码等信息。持卡人可在指定的银行、商店等处凭卡签字支取现金、购买商品等，有的可以透支小额现金。一增补释义过于啰嗦，与原释义差别较大，不易区辨。第5版P1520作了修改：“【信用卡】…名银行卡的一种，具有消费、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但释义仍有局限，较为抽象，不够精炼。第6版P1453作了修改、完善，释义既具体，也精准：【信用卡】…名一种具有透支功能的银行卡，持卡人可在银行核定额度内，进行消费支付或提取现金，到期偿还。

(5) 体例不规范

* 第4版P1389 髻 髻 tuǒ [髻] (wǒtuǒ) <书>形容发髻美好。——按《现代汉语词典·凡例》，髻 不应直接出条，而应写作“见1324髻”；另髻 的释义也较窄，其不仅可形容发髻，亦可形容头发。第5版P1394修改了书写体例“髻 tuǒ 见14髻页[髻]”，但P1髻“髻”的释义未扩展。第髻P1369“髻”的释义已做扩充性髻善：【髻】wǒtuǒ <书>形形容发髻或头发美好。

(二)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尚未修改的第4版存留下来的错误

第4版“手令”与“手榴弹”、“倜傥”与“倜然”的排序错误，“打的”(dǎ//dí)的注音标调错误，“杂院儿”与“大杂院儿”、“俚曲”与“俗曲”的重复释义等，第5版尚未修改，直到《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才修改完善。

三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第5版的错误订正与存疑

(一)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由第4版延续到第5版的错误的订正

1. 条目排序

* 第4版P1162“手令”(shǒulìng)按第二字音序应紧排在“手榴弹”(shǒuliúdàn)前，而不是其后。第5版P1255没改。第6版P1196已改正。同理，第4版P1242“倜然”(tìrán)应紧排在“倜傥”(tìtǎng)前，而不是之后。第5版P1343没改。第6版P1282已改正。

2. 注音及标调

* 第4版P225：【打的】dǎ //dí <方>租用出租汽车；乘坐出租汽车。——单字条目“的”无“dí”音，故“打的”应注为“dǎ //dī”。其词性标注亦有误，“打的”为口语，非方言词。第5版P244将“打的”的释义修改为“打车”，但注音未改：【打的】dǎ //dí <口> 动打车：路太远，打个的吧。第6版P233将其注音改正：【打的】dǎ //dī <口> 动打车…

* 第4版P855：【毛玻璃】máo bō ■ lí——“玻璃”(bō ■ li)的“璃”为轻声字，自然“毛

玻璃”的“璃”也应为轻声字，而非口语与书面语两读。第5版P921未改。第6版P875已改正：
【毛玻璃】máo bō ■ li…

* 第4版P859：鄭mào…鄭州(Mào)，地名，在河北。一作为地名首字，按《现代汉语词典·凡例》注音法，首字母大写。第5版P925未改。第6版P879已改正：鄭Mào…

3. 缺失对应解释条目

* 第4版P709：【烤蓝】…发蓝。——“发蓝”没出条。第5版直接删除“烤蓝”，应为误删。第6版P729“烤蓝”重新出条：【烤蓝】…发蓝。同时，P349“发蓝”出条作解。

4. 重复释义

* 第4版P1565：【杂院儿】…许多户人家居住的院子，也说大杂院儿。P238【大杂院儿】…有许多户人家居住的院子。“杂院儿”和“大杂院儿”释义重复，只要将“大杂院儿”释为“杂院儿”即可。第5版P258未改。第6版P247改正：【大杂院儿】…杂院儿。

* 第4版P773：【俚曲】…通俗的歌曲。也叫俗曲。P1203【俗曲】…旧指民间的通俗歌曲。也叫俚曲。——“俚曲”和“俗曲”重复释义。按词频多寡(词频多的作推荐词形)，只要将“俚曲”释成“俗曲”即可。第5版P835未改。第6版P794改正：【俚曲】俗曲。

5. 释义体例不规范

* 第4版P1558：缙…【纲氲】见1501页[氲氲]。——“纲”不应直接出条，应释为：见1501页的[缙]。第5版P1685未改。第6版P1610已改正：见1552页[缙]。

(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第5版新增错误的订正

1. 释义及举例

(1) 词性标注错误

* 第5版P538：【悍然】蛮横的样子：～不顾/～撕毁协议。——“悍然”非形容词，应为副词，修饰动词和形容词，如：～行动/～兴风作浪。第6版P513已改正：【悍然】……蛮横的样子：～撕毁协议。

(2) 缺失对应解释条目

* 第5版P1819【族内婚】…内婚制。P1819【族外婚】…外婚制。——“内婚制”与“外婚制”均没出条，相当于无解。第6版修改，直接删除“族内婚”和“族外婚”。

(3) 重复释义

* 第5版P1521【星移斗转】…星斗变换位置，表示季节改变，比喻时间变化。也说斗转星移。P331【斗转星移】…北斗转向，众星移位。表示时序变迁，岁月流逝。也说星移斗转。——“星移斗转”和“斗转星移”重复释义，不妥，只要将“星移斗转”释为“斗转星移”即可。第6版已修改：“斗转星移”出条作解(P316)，“星移斗转”仅释为(P1456)：见316页[斗转星移]。

(4) 表述欠妥

* 第5版P231：卒中…①病，多由脑血栓、脑出血等引起。…②患卒中病。||通称中风(zhòngfēng)，也叫脑卒中。——“脑卒中”是名词，只对应名词概念，与“卒中”义项②的动词解释“患卒中病”抵牾；而且，义项②“患卒中病”也与所解条目“卒中”互训，不妥。第6版P221已改正：卒中…①病，…也叫脑卒中。②患这种病。||通称中风。

* 第5版P1485：【相思子】…①木质藤本植物…②这种植物的种子。||也叫红豆。P563-564【红豆】…①红豆树…②这种植物的种子。…也叫相思子。——“相思子”解释有误。红豆树的种子叫“红豆”，也叫“相思子”，但作为植物及其种子的“相思子”并不叫“红豆”。第6版P1420已改正：【相思子】…①木质藤本植物…②这种植物的种子。③红豆树的种子。

(5) 用例字词书写错误

* 第5版P1557-1558：垭…<方>两山之间可通行的狭窄地方；山口(多用于地名)：黄桶～(在重庆)。——“黄桶～”的“桶”为“桷”之误。第6版P1488已改正。

(三)《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尚存由第4版延续下来或第5版新增但没改正的错误**1.《现代汉语词典》第4版延续到第5版但第6版尚未修改的错误****(1) 注音及标调之误**

* 第4版P1208: 眈 suī ①〈书〉目光深注。②(Suī)姓。——“眈”释为义项①时读huī; 释为义项②时, 读suī。“眈”字有两读。《古代汉语词典》P652: 眈1. huī ①凝视的样子。《淮南子·原道训》:“今人之所以~然能视, …”2. suī ②姓。第5版P1305没改, 第6版P1245亦没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P583“眈”也作两读: 眈huī ㄏㄨㄟ (文) ①目光深邃: ~然能视。另见1259页suī。P1259: 眈suī ㄙㄨㄟ 姓。另见583页huī。

* 第4版P843: 【马马虎虎】mǎ·mǎhūhū——“虎虎”注成阴平, 但单字条目“虎”(P533)却无阴平读音, 只有上声和去声, 不妥。应列阴平的单字条目“虎”, 释义: 见[马马虎虎]。第5版P577、第6版P549均没改。同理, 第4版P852: 【慢慢腾腾】màn·mǎntēngtēng——“腾腾”注成阴平, 但单字条目“腾”(P852)无阴平读音, 只有阳平, 不妥。应列阴平的单字条目“腾”, 释义: 见[慢慢腾腾]。第5版P1337、第6版P1276均未改。

(2) 词性标注有误

* 第4版P1667: 【自费】…自己负担费用: ~生 | ~旅行 | 孩子上学是~。——“自费”应为名词, 释为“自己负担的费用”, 参见P434: 【公费】…由国家或团体供给的费用: ~医疗 | ~留学。第5版P1806“自费”仍释为动词: “【自费】…因自己负担费用”。而P471“公费”则标为名词。名词“公费”的反义词无疑是“自费”; 而“自费”又标为动词, 显然不妥。名词不可能有一个动词的反义词, 故“自费”应为名词。第6版P1725没改。

2.《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延续下来但第6版尚未修改或第6版新增的错误

* 第5版P8: 【碍难】…①因难于(旧时公文套语): ~照办 | ~从命。②<方>形为难。——义项①词性有误, 不是动词, 应为副词, 修饰动词和形容词。第6版P6没改。

* 第5版P1299: 嗾…①因指使狗时发出的声音。——义项①词性有误, 不是叹词, 应为拟声词。第6版P1239没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P1253也将其标作拟声词: 嗾…①拟声模拟驱使狗时发出的声音。…

* 第6版P651: [侥幸](傲倖、傲倖)……第6版P653已删除“傲”字, 故再列“傲倖”为“侥幸”的非推荐词形不妥。或仍如第5版, 恢复“傲”字, 并单独出条: 第5版P688“傲…见685页[侥幸](傲倖)”; 或将“侥幸”后括号内的“傲倖”删除。

综上所述, 《现代汉语词典》是不断进步完善的。借此可以看出, 中、大型词典编纂是耗时费力、颇为艰难之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的专家学者为《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费尽心力, 历经多代, 颇为人钦佩。也因如此, 其方成为中国大陆质量最高、最受大众欢迎的语言类中型工具书。应用语言学之分支学科词典学(辞典学)方兴未艾。以《现代汉语词典》为范本, 对其最近两版错误订正情况及存疑细加考察与思索, 显然于学科发展及汉语词典编纂实践大有帮助; 于中韩应用语言学的交流及中韩辞典、中韩双解辞典的编纂亦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钱锺书:《再版识语》,《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编:《古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10

〈從認知隱喻看漢語核心詞「長」 雙音節詞的語義形成〉

劉雅芬（臺灣，輔仁大學中文系）

一、前言

在美國語言學家斯瓦迪士（Morris Swadesh）核心詞理論的「百詞表」中，大 big、長 long、寬 wide、厚 thick、重 heavy、小 small、短 short、窄 narrow、薄 thin，均屬於形容詞中的形狀形容詞。本文以第 28 序為的「長」，為漢語核心形容詞系列研究的起點。

本文以共時描寫為主，參考歷時演變為主。研究語料來源為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簡編本》¹⁾，目前檢索得「長」構詞雙音節詞共 110 組，本文即以此為研究語料範疇。

主要運用理論有三，一是以核心詞限定研究範疇，二是以義素分析法與語義場理論分類建構系統，三則是引用 Lakoff & Johnson「概念合成理論」與 Fauconnier & Turner 的「認知概念合成空間號」理論對複合詞中的隱喻、換喻現象進行分析。預計獲得構擬漢語核心形狀形容詞常用詞「長」雙音節的隱喻認知空間圖。

在語料進行義素分析時以共時描寫為主，參考歷時演變研究。共時描寫的主要任務是描寫同一核心概念之間語義、語用、語音、語法、使用頻率、適用文體、組合關係、聚合關係、使用者範圍等多方面的情况；歷時演變的任務是探討這些詞的來源以及後來的發展。對核心語料進行溯源和理流。主要研究方法乃針對語料，以義素分析法結合語義場理論，並搭配認知理論作語料分析，必要時並配合圖表說明。

二、「長」字本詞義

《說文解字·長部》「𠂔，久遠也。從兀從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匕聲。𠂔者，倒匕也。凡長之屬皆從長。𠂔（夫），古文長。𠂔，亦古文長。」（臣鉉等曰：倒亡，不亡也。長久之義也。）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𠂔 久遠也。久者、不暫也；遠者、不近也。引伸之為滋長、長幼之長。（今音知丈切。）又為多餘之長、度長之長，皆今音直亮切。兄下曰：『長也。』是滋長、長幼之長也。從兀、從匕，會意。二字各本在變匕之下。今依《韻會正》「兀者、高遠意也，說從兀之意。〈兒部〉曰：『兀者、高而上平也。』久則變匕，匕各本作化，今正。說從匕之意。匕下曰：『變也。𠂔者、到匕也。』到各本作倒，今正。說 卽匕字。匕而倒、變匕之意。凡長之屬皆從長。」

長的古文字作 （林2.26.7(甲)） （作長鼎）均為長髮持杖的老人，與老、考為同源詞，後分化，以未持杖的字形長表人長髮的樣子，余永梁《殷虛文字考續考》「長，實像人髮長兒，引申為長久之義。」長，在字構上，呈現記錄了該詞本有內存的概念：

1) 「此辭書主要是針對中小學生及外國人士學習國語文的需求而編」，它的特色在於從目前的語言環境中去抽取樣本，經過字詞頻統計後，再決定所收的字詞。因此，它應是可以反映出當前語文使用狀況。」參見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編輯說明》<http://140.111.34.118/jbdc/index.html> 檢索日期 2017.08.15

長：長 1：髮長 / [+一維空間] / [+長度] / [+狀況最]

長 2：生命長的老人 / [+生命長][+老人] / [+久遠]

三、「長」認知隱喻與詞義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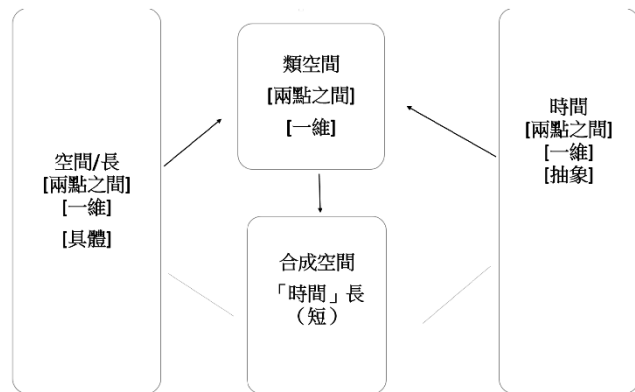
(一) 長 (cháng)

「長」，從頭髮「長」的專義，經過轉喻，詞義擴大泛表一維空間維度的核心詞，同時兼有名詞、形容詞詞性。名詞表空間中兩點的距離，形容詞則與「短」對比²⁾。

這個空間維度詞穩定後，人們又繼而運用隱喻習慣於把空間範疇概念投射到非空間的範疇概念，藉以把握各種各樣的非空間範疇及概念，這種認知方式即是空間隱喻化的認知方式。以「長」的一維空間詞義為始源域，進行的概念空間映射與合成，主要可分為三類³⁾：

1 由空間域投射到時間域

人類具備「存有」意識的兩大條件即對時、空的意識。空間為物質存在的客觀形式，由長度、寬度、高度表現出來，正因空間概念來自人們自身經驗，故乃是人類隱喻認知的的基本方式之一，可以協助人類類比建構抽象概念，形成具體的想像式理解。長度是空間的兩個點之間距離，為一維空間詞。時間是由過去、現在、將來構成的連續不斷的系統。與空間概念上的「長」同樣具有有兩點之間 / 起始之間的義素，二者線性與「一維特徵」相同。故以存有的兩大條件，人們以物理「長度」為始源域，從空間域投射到時間域，形成時間長度概念⁴⁾。



2) 隱喻映射常常提到具體到抽象，具體和抽象概念可以從認知語言學所主張的原型範疇理論批判經典範疇理論的時候所提到抽象性(Abstractive)與具體性(Concrete)來加以分析。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是經驗主義，批判經典範疇理論認為範疇的特徵是抽象的，而主張範疇的屬性具有功能性，或具有互動性，與人們如何使用它密切相關，我們可以知道認知語言學注重具體性，參見王寅《認知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132-133。Langacker 蘭格科則(1999)把轉喻的特點稱作「參照點」(Reference)現象，又指出認知顯豁原則在人類對非人類、整體對部分、具體對抽象、有形對無形等對立中說過是前者比後者大的時候有效(束定芳《認知語義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P196-197。

3) 陳家旭《英漢隱喻認知對比研究》華東師範大學，2004；王銀平《英漢空間維度詞「長、短」的認知隱喻對比研究》《長江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8卷第12期，p147

4) 任永軍《直線型空間維度詞隱喻義認知分析》《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p72.

圖一：時間「長」(cháng) 語義概念合成圖⁵⁾

以上圖可將所據語料分列如下：

A 空間義：漫長、綿長、全長、狹長、修長、車長、瘦長、伸長、身長、深長、冗長、延長、長袍、長跑、長笛、長度、長短、長途、長龍、長征、長程、長舌、長衫。

B

時間義：長眠、長命、長談、長年、長跪、長工、長黑、長紅、長假、長久、長居、長期、長青、長夏、長逝、長壽、長生、長揖、長夜、長遠、長嘆。

2 由空間域投射到聲音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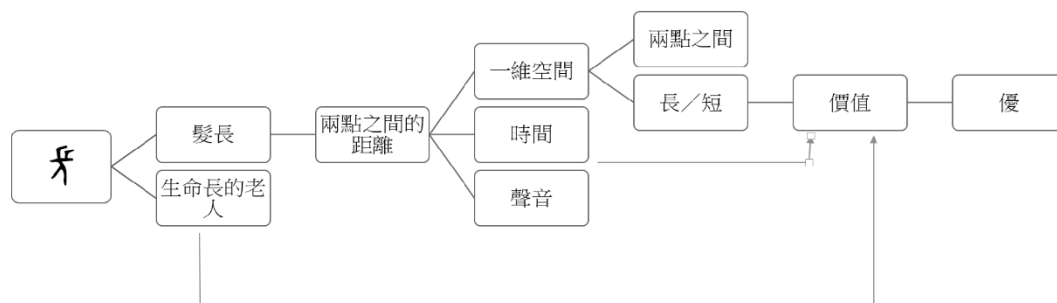
聲音是物體振動或說話時所發出的聲響，通過聽覺所產生的印象。聲音持續的長短，為語音四要素之一，音長決定於顫動時間延續的久暫。也是，聲音與時間有著緊密的關係，是以，空間維度詞「長」除可以描述時間外，也可經由隱喻映射聲音。

「長」由空間域映射到聲音域，形容聲音持續的時間。符合此類的語料較少：波長、音長、悠長。

3 由空間域投射到評價域

前沿研究對「長」由空間域投射到評價域，得以表積極和正面的評價的概念分析，乃以為這是因為「長」的東西通常要比「短」的東西更有用、更有優勢。比如在跑步時，長腿比短腿更具有優勢⁶⁾。

但除了具體的生理條件評價外，由「長」本義所涵攝的生命時間長，也是生命便有無限可能，儘可以延長生命的長度，為人類生存追求的普世價值之一長命、長命鎖、長命百歲、長命富貴等詞彙，即表現了這樣的思維。是以，能活得長為好為優，故得以合成新的評價概念，用以評價人的能力、品質、性格等。符合的詞例有：「長才、長處、專長、所長、擅長」。



圖二：長 (cháng) 語義發展圖

⁵⁾ 因論文集頁數限制，下文其他義項概念合成圖不逐一列出，於大會報告時統一呈現。

⁶⁾ 任永軍〈直線型空間維度詞隱喻義認知分析〉《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 年第 3 期, p72.

(二) 長 (zhǎ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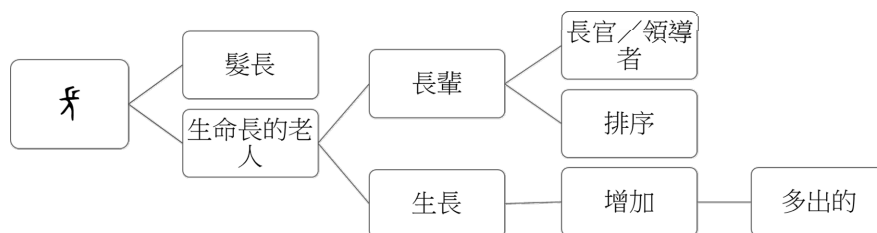
長由造字本義即內涵的「年長之人」義為節點，展開另一系列的語義引申，並經由同形異音方式，進行語義範疇的區分。年長之人，具有義素為[+人][+生存][+時間長]。

長的本義為年紀大的老人，而在人類社會中又因出生時間、次序進行家族世代、長幼行次的輩分排序，故長由轉喻代指「輩分高的人」之義。如：「尊長」、「師長」、「兄長」。並專指「排行第一」，如長子、長女。

而由「輩分高之人」義經由隱喻，合成「主管、領導人」的概念。如：「部長」、「首長」。

長的生存概念涵括了人類生理發展過程的動態詞義，如生長、長高、長大表滋生、發育義；也表生存的生成、顯出樣態，如長得可愛。而在生長的前後相比，則有了「增進、增加」的概念義，如經濟成長、教學相長、揠苗助長。而增加到一定程度後，過多的事物便成了「長 (zhàng) 物」。在現代漢語常用中，表主管、領導者的構詞能力極強，派生系列詞語。依據上述，將語料詞例分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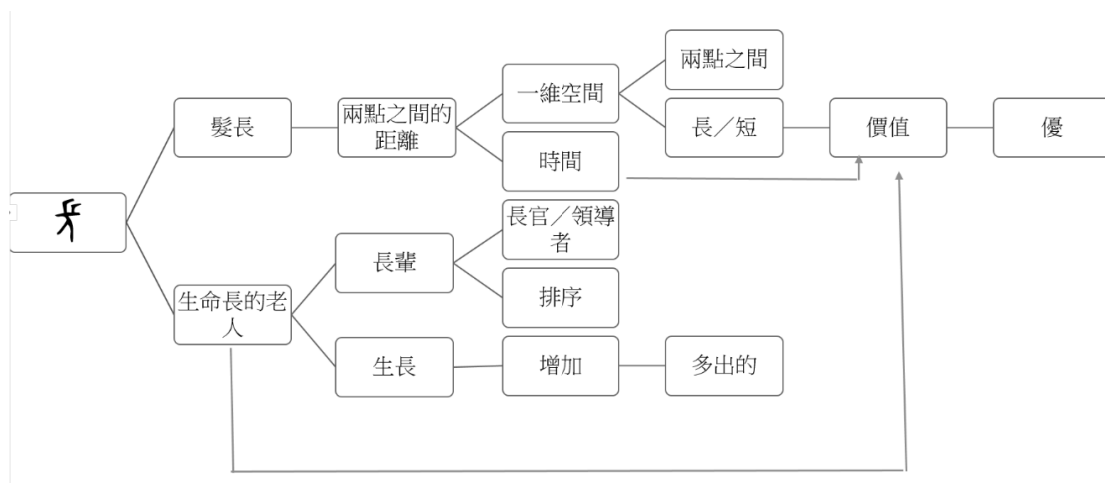
- A 年長、輩分高之人：長輩、長老、長者；道長、年長、家長、學長、兄長、尊長；
- B 主管、領導：長官；班長、部長、店長、隊長、團長、里長、連長、鄰長、旅長、官長、館長、科長、課長、戶長、會長、級長、艦長、酋長、校長、縣長、鄉長、站長、鎮長、廠長、處長、船長、師長、市長、首長、省長、署長、族長、組長、村長、所長
- C 排序第一：長子、長女
- D 表增長：長大、長進；消長、助長、成長、生長、滋長、增長
- E 表生長的樣子：長相



圖三：長 (zhǎng) 語義發展圖

四、「長」詞義發展系統

統整上文所述，從認知隱喻看漢語核心形容詞「長」雙音節的語義形成，圖示如下：



圖四：「長」詞義發展系統示意圖

五、結語

單義詞詞義因具有形容物件的多元化而引起詞義變化，單義詞和多義詞的義項研究既和認知語義的隱喻義有密切的關係，隨著其適用物件產生出新的隱喻或轉喻義，如「漫長」、「長龍」、「長黑」、「長紅」、「長逝」等詞。限於篇幅，此類詞例，尚待來文。

主要引用文獻>：參見注釋

融合與新生—從 Yama-rāja 看佛教詞語的漢化

周碧香（臺灣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目次 〕

- 一. 前言
- 二. 漢譯佛典的Yama-rāja
- 三. 中土釋家文獻的Yama-rāja
- 四. 中土文獻的Yama-rāja
- 五. 結語
- <參考文獻>

一、前言

複音化，是漢語詞彙結構性的改變、演化。外來詞，是漢語詞彙複音化的生力軍。關注外來詞進入漢語的變化，是詞彙學重要的課題。

漢譯佛典，為漢語挹注了大量的外來詞，這些舶來品以漢字寫成，經歷千百年的時間，有些觀念早已深植人心，如生死輪迴、鬼月祭祀亡靈等；當然也為漢語帶來豐富詞語，有些運用頻繁，流傳至今，如「閻王好惹，小鬼難纏。」的「閻王」即源於佛經。

梵名Yama-rāja，為鬼世界之始祖，冥界之總司，地獄之主神。（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1988：6340）進一步查考相關詞語，發現它們是一群有關連的個體，宛若家族，值得探究。本文以其音譯詞為觀察對象，檢覈這些詞語的產生和變化，探究其融入漢語的變化和意義。

往下梳理漢譯佛典、中土釋家文獻、中土文獻的用例，觀察其漢化的過程。

二、漢譯佛典的Yama-rāja

漢譯佛典以不同的詞語表示「冥界之主」，包括純音譯詞、合璧詞兩大類。

（一）音譯詞

佛典並未見[Yama-rāja]全譯的四音節詞，僅見節譯詞。三音節「琰魔羅」、「琰摩羅」、「閻魔羅」、「閻摩羅」，用例如下：

1. 此琰魔羅受罪之人，云何纏縛，受苦無量？（《妙法聖念處經》）
2. 罪人見彼，琰魔羅界大火焚燒，迷亂悶絕。（《妙法聖念處經》）
3. 或墮傍生、琰摩羅界及阿脩羅。（《父子合集經卷第十六》）
4. 修行淨業菩薩摩訶薩，不畏墮於地獄、畜生、餓鬼、閻魔羅等。（《月燈三昧經》）
5. 或復見處閻魔羅界，放大光明，救地獄苦。（《方廣佛華嚴經》）
6. 所謂墮在閻摩羅世，受餓鬼身。（《起世經》）

只譯[Yama]，如「琰魔」、「琰摩」、「剋魔」、「閻魔」、「閻摩」、「爛魔」等詞：

7. 琰魔不厭殺眾生。（《大方廣佛華嚴經》）
8. 琰摩使人甚可怖畏。（《佛為勝光天子說王法經》）
9. 彼於此處，最後識滅，閻摩世識，初相續生。（《起世經》）
10. 閻魔獄卒甚可怖畏。黑暗長夜常履其中。（《大乘寶要義論》）
11. 若以黑索縲，將至爛魔宮。（《普遍光明清淨熾盛如意寶印心無能勝大明王大隨求陀羅尼經》）
12. 其中所有地獄、傍生、琰魔鬼界，蒙光觸身。（《佛說寶雨經》）
13. 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決定不墮地獄、傍生、剋魔鬼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14. 地獄、畜生、閻魔鬼界。（《證契大乘經》）

在[Yama]的譯詞之後，加入漢語成分「鬼」，顯示其嚴肅及所處之地的恐怖。

上述都是翻譯前兩個或前三個音節，「閻羅」是「閻摩(魔)羅」節縮，各取[Yama-raja]的頭一個音節而成詞：

15. 閻羅處此人過罪。(《佛說鐵城泥犁經》)
16. 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刹。(《大莊嚴論經》)
17. 今汝亡命至閻羅獄。(《修行道地經》)
18. 如是下從地獄眾生、閻羅世中。(《起世因本經》)
19. 勿復往至閻羅界，常當孝順供二親。(《生經》)

(二) 合璧詞

合璧詞，以音譯、義譯共同構成的詞。[Yama]的音譯，加[raja]的義譯「王」，構成諸詞：

20. 閻魔羅王世間利智。(《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
21. 時琰魔羅王，作是語已。(《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雙音節音譯詞，加上義譯「王」，如：

22. 彼閻魔王，以其惡業不善果故。(《起世經》)
23. 諸比丘！彼閻摩王，復於是時，發如是等熏習善念。(《起世經卷》)
24. 假使十方一切有情，皆墮地獄、餓鬼、傍生、琰摩王界。(《入定不定印經》)
25. 所謂地獄、畜生、剋魔王界。(《大寶積經》)
26. 如琰魔王滅世間。(《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27. 時，閻羅王以第一天使問罪人已。(《佛說長阿含經》)

在「王」之前，加上修飾語，如「死」、「鬼」、「法」等，構成新詞：

28. 琰魔死王及猛風。(《大方廣佛華嚴經》)
29. 琰魔鬼王。統攝鬼界諸有情耶。(《阿毘達磨發智論》)
30. 何因緣故焰魔鬼王。說名法王。(《顯揚聖教論》)
31. 如彼閻摩法王言：汝受治罰非我罪。(《佛說無畏授所問大乘經》)
32. 引其神識，至于琰魔法王之前。(《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33. 閻羅法王及其子。(《大方廣佛華嚴經》)
34. 十八地獄閻羅王神，一切皆集往瞿曇所。(《佛說觀佛三昧海經》)

以「閻羅王」整個詞修飾漢語成分「神」。

擇取[Yama]第一個音節，音譯「閻」，加上義譯的「王」，成為「閻王」¹⁾：

35. 即時見閻王，王哀便繫束。(《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
36. 然後閻法王，默而不與語。(《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

加入漢語成分「法」修飾而成「閻法王」。

從佛典以三音節的音譯詞、雙音節的音譯詞、音譯加義譯的合璧詞、以漢語成分再次修飾合璧詞、合璧詞修飾漢語成分，呈現豐富的面貌。

三、中土釋門文獻的Yama-raja

此類文獻，指非由譯經而來的、以漢字表達佛教義旨的文本，記錄者多以漢語為母語者。源起於隋唐，漢語使用者運用母語闡發佛教思想，乃佛教融入中國的明證。表示「冥界之主」的詞語，沿用譯經之詞，更衍生出若干新的詞語。

(一) 沿用

沿用佛典音譯詞，「琰魔羅」、「閻魔羅」、「閻摩羅」、「琰魔」、「閻羅」：

1. 地藏王菩薩弘願，琰魔羅遍界周巡。(《地藏慈悲救苦薦福利生道場儀文》)
2. 如正法念經云。閻魔羅人非是眾生。(《法苑珠林》)
3. 具云閻摩羅此云雙王。(《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
4. 本琰魔界從此展轉散趣餘方。(《唯識開蒙問答》)

¹⁾ 檢索 CBETA，「閻王」、「閻法王」二詞見於東漢安世高譯品，時間早於「閻羅王」(西晉)、「閻魔羅王」(元魏)、「閻魔王」(隋)、「閻摩王」(隋)、「閻羅法王」(唐)等詞，故判定「閻王」是合璧詞，而非由上述合璧詞再節縮。

5. 天曹地府。閻羅伺命。（《安樂行道轉經願生淨土法事讚》）

6. 泥犁地獄主。閻魔羅王尊天。（《供諸天科儀》）

8. 地獄生中靜息王者。**琰魔王**也。（《瑜伽師地論略纂》）

10. 見閻摩王一切地獄。（《淨土生無生論親聞記》）

沿用合璧詞加入漢語成分者，如：

12. 我死見閻摩法王。（《三寶感應要略錄》）

14. 彼鬼王曰**閻羅法王**。（《佛祖歷代通載》）

(二) 新生

此時期訓詁體製「音義」²⁾興起，注解佛典詞語，產生四音節的全譯詞，如：

14. 閻魔王(正云**琰魔邏閼**此曰遮止謂誠勗罪人之也)。(《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

15. 經閻摩羅王或閻摩羅社。（《金光明經文句文句記會本》）

16. 經論諸說云。焰羅王記罪人之善惡業。《禪林疏語考證》)

17. 按正法念經。祇有**琰摩羅王**。（《釋門正統》）

18. 鬼道名閃多。為閻摩羅王名閃多故。（《法苑珠林》）

例16.-18. 為合璧詞。

20. **閻魔大王** 五道大官。於門外露地而坐。（《法華傳記》）

21. 至于閻魔法王所。王見沙門。(

22. 由閻羅鬼王等。竝以業緣感報。（《地藏本願經科註》）

24. 如人上山。各自努力。**閻羅大王**不是爾爺。（《密菴禪師語錄》）

四例以漢語成分「大」、「法」、「鬼」修飾「王」，構成四音節詞，增添漢語的色彩。

禪宗語錄集中使用「閻羅」一系的詞語，加入漢語成分更多：

25. 有人問：「大業底人，為什麼閻羅天子覓不得？」（《祖堂集》）

閻羅天子，指十王之第五。司掌大海底東北沃焦石下叫喚大地獄，並十六誅心小地獄。犯鬼照過孽鏡後，牛頭馬面差鬼押入大地獄細查，再發入誅心十六小地獄受苦，受滿期限，轉解第六殿查對。（丁福保，1984：1340）原為印度吠陀時代之夜摩神，被一般人視為死神或掌管冥界之主神；其後此一思想混入佛教，傳入中國，與道教信仰相結，衍生出冥界十王之說。（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1988：6339）當然，亦可解讀為運用「王」相類概念的「天子」，使得三音節變為四音節，強調漢語以雙音節為基調的特性。

26. 到這裏說甚麼**閻羅老子**千聖尚不奈爾何。不信道。直有遮般奇特。（《宛陵錄》）

將閻魔尊崇為老子。（中村元，2009：1580）「閻羅」修飾派生詞「老子」而成「閻羅老子」，「老子」即父親。漢語將人間的親屬稱謂加諸神靈，表示對自然神的親切、敬重（郭錦桴，1993：367），也為地獄之主增添人間性。

27. 驀然合眼入黃泉。定須聒譟閻羅老。（《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28. 若不如是。他日盡被閻老子拷爾在。（《傳心法要》）

29. 如是之流。盡須抵債。向**閻老**前吞熱鐵丸有日。（《臨濟錄》）

「閻羅老」、「閻老子」、「閻老」，都是「閻羅老子」之節縮。

30. 吏恨極訟之閻君。迨攝對理。（《釋門自鏡錄》）

將音譯詞「閻羅」節縮後，加上表人的「君」而成。

上述中土文獻，有承襲亦有新創。

2) 音義，乃注釋音讀，並考文義之異，始於南北朝。其作用為解釋外來詞、說明古今音變、標示假借字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乃集儒道音義之作。佛門此類作品，最有名的為玄應《眾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周碧香，2015：9)

四、中土文獻的Yama-raja

指稱以漢字書寫、內容非釋家思想的文本，以宋元戲文、明清小說為主。

(一) 沿用

1. 人死而乞活於我，我閻摩耶？（《聊齋志異》）

「閻摩」唯一繼承自佛典譯詞，但中土釋家文獻未用。

2. 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宋史·包拯傳》）

以「閻羅」為修飾語，形容宋代包拯剛正不阿、明辨事理，讓壞人無所遁逃。

3. 做公人的，那個貓兒不喫腥？閻羅王面前須沒放回的鬼！（《水滸傳》）

4. 自迷做個無情鬼，落得甚？閻王行只得攀下您。（《宋元戲文輯佚·崔鶯鶯西廂記》）

「閻羅」、「閻羅王」、「閻王」皆是漢譯佛典、釋家文獻，至中土文獻一脈相承的詞語。

5. 便活到一百九十，閻羅天子也不敢去想他會面。（《三遂平妖傳》）

6. 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水滸傳》）

7. 喚作陰司總會門，下方閻老森羅殿。（《西遊記》）

8. 山不甚高，也是個大廟。兩廊塑的是十殿閻君，那十八層地獄的苦楚無所不有。（《醒世姻緣》）

四詞均承襲中土釋家文獻而來。

(二) 新生

9. 咱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紅樓夢》）

10. 將來年老血衰，暗中有閻王老子管著，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西遊記》）

「閻王爺」、「閻王老子」二詞都是新生的詞，將神靈冠上親屬稱謂，使其具有人間性格和親和力。代表外來詞融合的面貌和新生活力。

五、小結

在分析、說明之後，統計各個詞語的構成與運用如下表：

（表一：Yama-raja 譯詞統計表）

構詞	詞語	佛	釋	中	構詞	詞語	佛	釋	中
節譯	1. 琰魔羅	●	●		合壁+合義	24. 琰魔法王	●	●	
節譯	2. 琰摩羅	●			合壁+合義	25. 閻羅法王	●	●	
節譯	3. 閻魔羅	●	●		合壁+合義	26. 閻羅王神	●		
節譯	4. 閻摩羅	●	●		合壁	27. 閻王	●	●	●
節譯	5. 琰魔	●	●		合壁+節縮+合義	28. 閻法王	●		
節譯	6. 琰摩	●			全譯	29. 琰魔邏闍		●	
節譯	7. 剋魔	●			全譯	30. 閻摩羅社		●	
節譯	8. 閻魔	●			合壁	31. 焰羅王		●	
節譯	9. 閻摩	●		●	合壁	32. 琰摩羅王		●	
節譯	10. 烟魔	●			合壁	33. 閻摩羅王		●	
節譯	11. 閻羅	●	●	●	合壁+合義	34. 閻魔大王		●	
合壁	12. 閻魔羅王	●	●		合壁+合義	35. 閻魔法王		●	
合壁	13. 琰魔羅王	●			合壁+合義	36. 閻羅鬼王		●	
合壁	14. 閻魔王	●	●		合壁+合義	37. 閻羅大王		●	●
合壁	15. 閻摩王	●	●		節譯+合義	38. 閻羅天子		●	●
合壁	16. 琰摩王	●			節譯+合義	39. 閻羅老子		●	
合壁	17. 剋魔王	●			節譯+合義+節縮	40. 閻羅老		●	
合壁	18. 琰魔王	●	●		節譯+合義+節縮	41. 閻老子		●	
合壁	19. 閻羅王	●	●	●	節譯+合義+節縮	42. 閻老		●	●
合壁+合義	20. 琰魔死王	●			節譯+節縮+合義	43. 閻君		●	●
合壁+合義	21. 琰魔鬼王	●			合壁+合義	44. 閻王爺			●
合壁+合義	22. 焰魔鬼王	●			合壁+合義	45. 閻王老子			●
合壁+合義	23. 閻摩法王	●	●		小計		28	29	10

（佛：佛經譯品；釋：中土釋家文獻；中：中土非釋家文獻）

總體觀之，中土釋家文獻運用最多，佛經譯品次之，中土文獻中最少。中土文獻29詞中，沿用與新造的比例14:15，新舊參半。中土文獻，舊新比例為8:2，已趨近於穩定，沿用中土釋家文獻者7詞、譯品1詞。三種文獻都運用「閻羅」、「閻羅王」、「閻王」三詞。中土釋家文獻，上承漢譯佛典的用詞，同時創造新詞語，成為中土文獻承襲的對象，是佛教詞語漢化的關鍵。

（表二：詞語音節統計表）

表二，觀察詞語的音節數，以四音節詞最多，三音節詞次之，雙音節詞最少，整體以多音節詞為

	二	三	四	小計
佛	8	11	9	28
釋	5(3:2)	10(7:3)	14(4:10)	29(14:15)
中	5(5:0)	2(1:1)	3(2:1)	10(8:2)
總計	18(16:2)	23(19:4)	26(15:11)	67
%	26.9%	34.3%	38.8%	

主，佔73.1%強。四音節是表達「冥界之主」概念的最高極限。細究之，佛經譯品詞語的音節數是較平均的，三音節詞稍多。中土釋門文獻則近1/2是四音節詞，況且15個新生詞就有10個是四音節詞，四音節詞可謂新生詞的主體。中土文獻內雙音節詞佔1/2，顯然回歸漢語以雙音節為主的基調。

(表三：詞語構詞法統計表)

	音譯	合璧	合璧+合義	音譯+合義	音義縮	小計
佛	11	9	8			28
釋	7	9	7	3	3	29
中	2	2	3	2	1	10
總計	20	20	18	5	4	67
%	29.8%	29.8%	26.9%	7.5%	6.0%	

表三，從詞語的構成來看，以音譯詞和合璧詞為主體，二者合計59.6%。漢譯佛典三種構詞法平均，音譯詞略多。中土釋家文獻音譯、合璧、合璧+合義三者平均，合璧稍多，此時音譯、合義共同構詞，再進一步節縮產生新詞。中土文獻五種構詞法平均分布。假如以音譯與非音譯詞相對3:7來看，純粹音譯已是少數。加入漢語成分，除了改變音節數，

更漸次改變[Yama-rāja]在譯品中嚴肅、恐怖的形象，故是漢語融合與新生的重要手段。

最後，整理不同音節的音譯詞和其他構詞法合作的情形：

(一)全譯的四音節「琰魔邏闍」、「閻摩羅社」，僅維持原有，未構成新詞。

(二)三音節音譯詞，如「琰魔羅」、「閻魔羅」等詞，能構成合璧詞，如「琰魔羅王」、「閻魔羅王」等。

(三)雙音節音譯詞，如「琰魔」、「閻摩」、「閻羅」等詞，先構成合璧詞，如「琰魔王」、「閻摩王」、「閻羅王」；依此再加上合義詞，成為「琰魔死王」、「閻摩法王」、「閻羅大王」等詞。音譯與合義結合，構成「閻羅天子」、「閻羅老子」；進一步節縮，而成「閻羅老」、「閻老子」、「閻老」。雙音節音譯詞，可取一字，與合義構成「閻君」；或合璧為「閻王」，再加上合義，構成「閻法王」、「閻王爺」、「閻王老子」。

故而，三、四音節的音譯詞變化不大，基本上維持著多音節的面貌。雙音節音譯詞，才是整個「冥界之主」族群內部產生構詞法、音節數變化的主體。從這45個詞語，清晰地呈現，外來詞一開始雖然適應漢語崇雙的潛規則，而節譯為雙音節，之後，運用音譯義譯合璧、加入漢語成分，朝向多音節詞發展，同時削減外來色彩。再以節縮、合璧，產生雙音節新詞。音節的縮與放，充分展現漢語接納的彈性，「雙一多一雙」乃外來詞融合、新生的軌跡。

總之，[Yama-rāja]這個外來概念從音譯詞開始，以音譯、義譯共同構成的梵漢合璧詞為開端，逐漸加入漢語成分，以合義、節縮，產生新的詞語，從音節和成分，漸次脫卻異質，添加人間性，這個詞語家族，融入漢語，挹注新的生命並展現新的活力。

參考文獻

丁福保(1984)《佛學大辭典》，北京：文物出版社。

[日]中村元原著、林光明編譯(2009)《廣說佛教語大辭典》，臺北：嘉豐出版社。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16)「CBETA電子佛典集成」，臺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1988)《佛光大辭典》，大樹：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周碧香(2015)《實用訓詁學(第二版)》，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

郭錦桴(1993)《漢語與中國傳統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檢索日期：2017/08/01-2017/09/10。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zh/>檢索日期：2017/08/01-2017/09/10。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c/>檢索日期：2017/08/01-2017/09/10。

通訊地址：臺灣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郵編：40306 E-mail：jilljbs@mail.ntcu.edu.tw

副词“简直”的词汇化及认知语义分析
朱纪霞 忠北大学

2017年度韩国中语中文学秋季联合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 12日 (星期日)

13:00-14:30

语言学 分科 4-1 (201號)

主持：姜柄圭(西江大学)

金瑛(南首尔大学)

基於句法分析的漢語四字格詞匯教學研究-以128個HSK常用四字格為例-

郑仁贞(韩国外国语大学)

汉语去及物化句式中心体助词的句法语义功能分析

高英兰(淑明女大)

“可X”式形容词的类型及形容词性分析

金承贤(延世大学)

从认知语义角度考察“到”与“到X”的语义扩张机制

李曉奇(世宗大学)

现代汉语系词类动词省略的允准条件

基於句法分析的漢語四字格詞匯教學研究

—以128個HSK常用四字格為例—

金瑛（南首尔大学）

一、前言

現代漢語中存在很多如“朝三暮四”、“天長地久”等由四字組合而成的固定格式，稱為“四字格”。這些四字格中有些是成語，如“臥薪嘗膽”有些則是四字結構，如“一干二淨”。這些四字格在句中的功能也與詞匯相似，如動詞性四字格在句中可以充當謂語，名詞性四字格可充當主語或賓語，因此本文認為可以將四字格看作是詞，並試圖對其句法功能進行分析。

四字格詞匯的教學在對外漢語教學的中高級階段尤其重要，是提升學生中文整體水平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我們發現，在實際教學中因四字格詞匯教學难度大，學生有抵觸心理，教師不重視，沒有完整的教學體系，教材編寫不科學，練習不足等多方面原因，導致四字格的教學存在很大不足。本文的研究重點主要是四字格詞匯的句法功能，希望在句法功能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一些四字格教學策略。本文將首先對四字格詞匯進行分類，然後對其句法功能進行分析，特別是與一般詞匯進行比較分析，最後本文還將對各類四字格在具体使用環境下的典型句法功能進行介紹，以期這些分析能夠為四字格的教學體系建立、教材編寫等提供一些參考性信息。

二、四字格詞匯的統計及分類

本文收集了《漢語水平詞匯與漢字等級大綱(修訂本)》里8822個詞匯中的128個四字格詞匯，其中屬於乙級的詞匯1個(1%)，丙級詞匯12個(9%)，丁級詞匯115個(90%)，可以說大部分四字格都是一些習得難度較大的詞匯。

2.1 四字格詞匯的統計分析

本文在北京大學語料庫(以下簡稱CCL)中將這些四字格一一進行了搜索，圖表中括號里的數字，就是在CCL中實際出現的頻次，具體統計結果如下：

表(一) 四字格詞匯的出現頻率

出現 頻率	四字格詞匯	詞匯 總數
3000次以上	實事求是(8531) 千方百計(5632) 前所未有的(5482) 引人注目(5373) 全心全意(4471) 成千上萬(3515) 和平共處(3178)	7
2000- 3000次以內	不正之風(2993) 全力以赴(2948) 不知不覺(2879) 無可奈何(2784) 供不應求(2682) 各行各業(2665) 莫名其妙(2653) 獨立自主(2604) 舉世矚目(2536) 理所當然(2398) 小心翼翼(2315) 四面八方(2285) 想方設法(2235) 自力更生(2157) 顯而易見(2057)	15
1000- 2000次以內	名副其實(1970) 自言自語(1886) 弄虛作假(1836) 自負盈虧(1761) 興高采烈(1583) 家喻戶曉(1552) 層出不窮(1500) 討價還價(1469) 微不足道(1451) 發揚光大(1385) 無能為力(1340) 轰轰烈烈(1332) 理直氣壯(1261) 循序漸進(1210) 顧全大局(1183) 亂七八糟(1164) 不言而喻(1158) 滔滔不絕(1139) 以身作則(1107) 聚精會神(1103) 兢兢業業(1101) 斷斷續續(1053) 爭先恐後(1053) 有聲有色(1049) 熱淚盈眶(1022) 根深蒂固(1000)	26

500- 1000次以内	浩浩蕩蕩(979) 一帆風順(954) 舉世聞名(932) 大有可為(920) 按勞分配(877) 欣欣向榮(860) 隨時隨地(838) 接二連三(819) 津津有味(817) 恰到好處(794) 精益求精(756) 百花齊放(741) 格格不入(736) 可歌可泣(733) 斬釘截鐵(717) 合情合理(689) 朝氣蓬勃(675) 百家爭鳴(674) 無所作為(666) 自相矛盾(652) 不相上下(620) 精打細算(618) 川流不息(589) 無話可說(587) 千軍萬馬(585) 一技之長(577) 從容不迫(569) 大同小異(555) 無微不至(550) 勤工儉學(539) 誠心誠意(537) 恰如其分(515)	32
200- 500次 以內	七嘴八舌(499) 十全十美(488) 得不償失(479) 一干二淨(475) 似是而非(422) 自私自利(393) 半途而廢(375) 如醉如癡(349) 三番五次(319) 美中不足(316) 大公無私(314) 指手劃腳(313) 前赴後繼(284) 粗心大意(283) 永垂不朽(282) 不辭而別(282) 開天辟地(281) 敬而遠之(274) 能歌善舞(264) 一概而論(246) 面面俱到(240) 不卑不亢(224) 損人利己(224) 門當戶對(212) 東奔西走(206) 天長地久(205) 改邪歸正(201) 思前想後(200) 似笑非笑(185) 目中無人(172) 發奮圖強(159) 堅貞不屈(155) 無情無義(155) 探頭探腦(139) 畫蛇添足(137) 萬古長青(136) 大包大攬(151) 奇花異草(127) 半真半假(119) 連滾帶爬(117) 無可奉告(113) 萍水相逢(111) 一哄而散(109) 朝三暮四(100) 斬草除根(96) 一毛不拔(73) 各奔前程(71) 有口無心(29)	28
200次以下	似笑非笑(185) 目中無人(172) 發奮圖強(159) 堅貞不屈(155) 無情無義(155) 探頭探腦(139) 畫蛇添足(137) 萬古長青(136) 大包大攬(151) 奇花異草(127) 半真半假(119) 連滾帶爬(117) 無可奉告(113) 萍水相逢(111) 一哄而散(109) 朝三暮四(100) 斬草除根(96) 一毛不拔(73) 各奔前程(71) 有口無心(29)	20

本文根據統計結果，將上述詞匯分成使用頻率高達3000次以上的，多達2000-3000次以內、1000-2000次以內的，還有500-1000次以內、200-500次以內、200次以下等，共6個層級。從這些層級中我們可以發現，雖然都是四字格，但它們的使用情況其實是不同的，例如“千方百計”出現的頻率為5632次，但“斬草除根”卻只出現了96次，兩者相差懸殊。雖然該統計結果難免受到CCL的書面語和口語這一語體區別的影响，但至少在教授或編寫四字格這一語法點時，首先選取層級中比較高位的詞匯則是不容置疑的。

但我們也發現，高位層級中的一些詞匯（包括低位層級的“按勞分配”），如下列例句中的四字格並不適用於普通漢語學習者。

(1)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也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精髓。

我們發現上述例句中的“實事求是”、“和平共處”、“不正之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負盈虧”、“按勞分配”等7個四字格基本上都用在書面語中的政論體中，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學生在實際生活中是很少能夠用上的，因此本文認為，這些不適宜作為教學重點或編寫在教材中。

(2) 做到熱情和藹，耐心細緻，認真負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另外，例(2)中的四字格“全心全意”，雖處在高位，但分析發現，多用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固定句式中，帶有較明顯的書面語色彩，在日常口語中的使用度較低，如不強調這一點，學生可能就會造出像下面“HSK動態作文語料庫”中收集到的例句一樣句法正確，但語境不符、語用有誤的錯句。

(3) * 第一是我本人是音樂家，我的目的是能夠做出**前所未有的音樂**。

本文認為，四字格的教學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保持連貫性，例如可以參考表(一)，從使用頻率較高的詞匯開始，從口語中常用的詞匯開始一點一點進行輸入，減少學生的習得壓力，降低他們的抵觸及回避心理。

2.2 四字格詞匯的詞性分析

(4) 我與人相處總是以事為主，有事時**全力以赴**，沒事時就不見人影。

(5) 大學生**朝氣蓬勃**、無拘無束。

(6) 現在出去賺錢，她沒有**一技之長**，只能干低工資的活兒。

(7) 刘志艳便三番五次地找连领导磨蹭。

每個詞匯的詞性，按其典型性的程度以及分析目的，分類標準也各有不同，本文先考察了四字格在句中的句法位置及語義，對四字格進行了較為簡單的分類。首先看例4)中的“全力以赴”，在句中充当謂語，且表示動作義，屬於動詞；例5)中的“朝氣蓬勃”在句中充当謂語，體現出了大學生的精神樣貌，屬於形容詞；例6)中的“一技之長”在句中與謂語“沒有”搭配，充当賓語，且表示一類抽象事物，屬於名詞；例7)中的“三番五次”則充当修飾謂語的成分，屬於副詞。可以看出，四字格的詞性也是多種多樣的。當然我們也發現，128個四字格中充当動詞的最多，共75個，占59%，形容詞第二，共40個，占31%，而充當名詞的只有6個，占5%，副詞只有7個，也占5%。

對於四字格的詞性，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一一對學生進行講解，但要注意的是，不要簡單地將四字格的詞性與一般詞匯的詞性等同起來，如動詞可以加“了、着、過”，形容詞可以受“很、非常”的修飾等，也不要將詞性與句法位置等同起來，如動詞一定是謂語，名詞一定是主語或賓語等，因為我們發現，也有一些例外。

三、四字格詞匯的句法特點分析

表(二) 四字格詞匯與一般詞匯的句法特點對比

詞匯分類		句法特點						
動詞		謂語	“不”/“沒”	賓語	重疊	“很”	“了”	補語
	一般動詞	0	0	0	0	X	0	0
	四字格動詞	0	T	X	X	X	T	T
形容詞		謂語	定語	狀語	“很”	賓語	“不”/“沒”	重疊
	一般形容詞	0	0	0	0	T	0	0
	四字格形容詞	0	0	0	T	X	T	X
名詞		主語	賓語	數量詞	“不”/“沒”			
	一般名詞	0	0	0	X			
	四字格名詞	0	0	T	X			
副詞		狀語						
	一般副詞	0						
	四字格副詞	0						

分析發現，四字格詞匯在其最典型的句法功能上與一般詞匯是相同的，如作“謂語”、“主語”、“賓語”（只限於名詞）、“定語”、“狀語”等，但在具體細節上，如與“賓語”結合，受“不/沒”、“很”、數量詞的修飾，添加“了”、補語等的句法功能上卻沒有一般詞匯那樣自如，有些四字格在實現這類具體的句法功能時，或需要滿足一定條件，或只體現在一些四字格的習慣用法上，而這些具體的用法，也是學生們最易出錯的地方，需在教學中強調並進行相關的練習，比如改正錯句，與相似的一般詞匯進行交替練習，根據要求用成語造句等。

四、結語

四字格詞匯包括成語和一些由四音節構成的固定格式，因其言簡意賅、生動簡便的特點，提高了交際的經濟性與藝術性，但四字格也是中高級階段的外國學生習得的難點與重點之一。本文收集了《漢語水平詞匯與漢字等

級大綱(修訂本)》里共128個四字格詞匯, 將其分成動詞、形容詞、名詞和副詞, 通過在CCL的統計分析, 對它們與一般詞匯的句法特點比較, 它們的典型句法功能等進行了分析。具體結論如下:

第一、四字格在CCL中的出現頻率存在差異。頻率達3000次以上的有7個詞匯, 2000-3000次以內的有15個, 1000-2000次以內的有26個, 500-1000次以內的有32個, 200-500次以內的有28個, 200次以下的有28個, 在教學或編寫教材中, 可以按照由高到低的使用頻率有體繫性地進行編排。

第二、128個四字格中動詞有75個, 形容詞有40個, 名詞有6個, 副詞有7個, 動詞、形容詞較多, 名詞、副詞很少。

第三、四字格詞匯在其最典型的句法功能上與一般詞匯是相同的, 如作“謂語”、“主語”、“賓語”(只限於名詞)、“定語”、“狀語”等, 但在與“賓語”結合, 受“不/沒”、“很”、數量詞的修飾, 添加“了”、補語等的句法功能上卻沒有一般詞匯那樣隨便, 需滿足一定條件或只體現在一些四字格的習慣用法上。

第四、每一類四字格詞匯雖然都有其典型的句法功能, 但針對每一個具體詞匯時, 它們所具有的典型功能卻存在差異。有些動詞謂語功能較為典型, 有些則是定語或狀語用法較多, 有些形容詞不但謂語功能典型, 定語、狀語甚至補語的用法也很常用。

四字格教學重點可以分為語義說明、句法功能介紹、語用特點說明等三個部分。本文針對其中句法功能部分, 對HSK中常用的四字格詞匯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本文認為, 四字格詞匯的教學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 由易到難, 由少到多, 要有體繫、有重點地進行編排, 要讓學生通過科學合理的教學大綱, 慢慢去領會與習得四字格, 儘可能解決學生愛出錯, 教師常回避的問題。

【參考文獻】

成寧(2006), 〈探討漢語成語習得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作用〉, 《語文學刊》, 1期。

崔娜(2008), 〈對外漢語成語教學初探〉, 《語言教學研究》, 10期。

附錄：四字格詞匯詞性分類

動詞(75個)：按勞分配、半途而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辭而別、不相上下、不言而喻、層出不窮、川流不息、大包大攬、大有可為、得不償失、東奔西走、斷斷續續、發奮圖強、發揚光大、改邪歸正、各奔前程、顧全大局、供不應求、和平共處、畫蛇添足、家喻戶曉、聚精會神、舉世矚目、精打細算、敬而遠之、開天辟地、可歌可泣、連滾帶爬、門當戶對、名副其實、目中無人、能歌善舞、弄虛作假、萍水相逢、七嘴八舌、勤工儉學、前赴後繼、前所未有、全力以赴、熱淚盈眶、如醉如癡、思前想後、實事求是、似笑非笑、損人利己、探頭探腦、滔滔不絕、討價還價、萬古長青、無話可說、無可奉告、無可奈何、無所作為、显而易见、想方設法、興高采烈、循序漸進、一帆風順、一概而論、一哄而散、一毛不拔、以身作則、引人注目、永垂不朽、有口無心、斬草除根、朝三暮四、爭先恐後、指手划腳、自力更生、自負盈虧、自相矛盾、自言自語

形容詞(40個)：半真半假、不卑不亢、成千上萬、從容不迫、粗心大意、大公無私、大同小異、獨立自主、格格不入、根深蒂固、浩浩蕩蕩、合情合理、轰轰烈烈、舉世聞名、津津有味、兢兢業業、精益求精、堅貞不屈、理所當然、理直氣壯、亂七八糟、美中不足、面面俱到、莫名其妙、恰到好處、恰如其分、十全十美、似是而非、天長地久、微不足道、無能為力、無情無義、無微不至、欣欣向榮、小心翼翼、一干二淨、有聲有色、自私自利、斬釘截鐵、朝氣蓬勃

名詞(6個)：不正之風、各行各業、奇花異草、千軍萬馬、四面八方、一技之長

副詞(7個)：不知不覺、誠心誠意、接二連三、千方百計、全心全意、三番五次、隨時隨地

汉语去及物化句中体助词的句法语义功能分析
郑仁贞 韩国外国语大学

‘可X’형 형용사의 유형과 형용사성 분석*

고영란(숙명여대)

1. 들어가는 말

현대중국어에는 ‘可X’형 형용사가 적지 않지만 이 방면으로의 관심은 부족한 실정이다. 물론 ‘可’의 문법화를 주제로 한 연구는 충분히 진행되었고, 그 과정에서 ‘可X’형 형용사가 거론되는 경우는 있었다. 그러나 기존 연구는 대부분 ‘可’의 통시적 변천에 집중한 나열식 기술이라는 점에서 아쉬움이 있다. 이에 본고는 ‘可X’형 형용사를 어휘적인 측면에서 자세히 고찰하고, 기능적인 측면에서 발견되는 경향성에 관하여 논하고자 한다. 우선, 《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이하 《現漢》)과 《現代漢語規範詞典》(이하 《規範》)에 수록된 총 38개의 ‘可X’형 형용사를 살펴보면 다음과 같다.

《現漢》, 《規範》 공통 30개

可愛, 可悲, 可鄙, 可恥, 可觀, 可貴, 可恨, 可敬, 可靠, 可口, 可憐, 可能, 可怕, 可氣, 可親, 可取, 可人, 可身, 可歎, 可體, 可惡, 可惜, 可喜, 可笑, 可心, 可行, 可疑, 可以, 可意, 可憎

《規範》에만 수록된 8개

可變, 可怖, 可嘉, 可腳, 可樂, 可惱, 可欺, 可信

이상과 같이 《現漢》과 《規範》에 수록된 형용사의 수는 일치하지 않는데, 사전의 출판년도를 확인해 보면 《現漢(第6版)》(2012)는 《規範(第2版)》(2010)에 비해 오히려 2년 후에 집필되었고, 《規範》에만 등재되어 있는 8개의 형용사는 《現漢(第7版)》(2016)에서도 찾을 수 없다. 네이버 사전을 검색하는 과정에서 의문은 한층 증폭된다. 최근 스마트폰이 활성화되어 편의성 면에서 종이 사전보다는 중국어 사전 앱을 더 많이 선호하는 추세이다. 물론 앱 사전에서 제공하는 정보가 정확하다고 확신할 수는 없겠지만 ‘네이버 사전’에서는 ‘可聽, 可看’ 등 통사적 구성이 분명해 보이는 ‘可X’형 형용사가 추가로 검색이 된다.¹⁾ 이는 ‘可X’형 형용사가 언어사용자의 언어적 필요에 의해 지속적으로 파생되고 있으며, 앞으로 증가할 잠재적 가능성까지도 내포하고 있다는 점에서 주목할 필요가 있다. 구체적인 논의를 진행하기 위해 앞서 몇 가지 의문스러운 부분도 지적하고자 한다. 첫째, ‘可X’형 형용사의 유형에 따라 ‘X’ 성분에 따른 ‘可’의 어휘적인 탐색 정도가 다르게 해석된다. 둘째, ‘可X’형으로 어휘화한 사례가 다수 존재하고, 그 형태와 음절의 수가 동일하여 중국어를 일정 수준으로 구사하는 학습자가 아니라면 품사나 의미를 유추하기가 쉽지 않을 수 있다. 셋째, ‘可X’형 형용사는 구성 성분 간의 고착성 정도, 어휘 자체의 사용빈도에 따라 형용사의 보편적인 기능에 차이가 있다.

2. ‘可X’형 형용사의 내적 구조와 유형

2.1 ‘可’의 정의 및 ‘X’ 성분의 특징

吳媛媛(2005), 孫淑娟, 黃國華(2007), 王鳴宇(2010), 董秀芳(2011), 齊菲(2015) 등에서 ‘可’가 어휘 형태소에서 문법 형태소로 변화하는 과정을 다루고 있다. 이들 연구에 따르면 ‘可’의 본래 의미는 ‘准許, 許可’라고 추론되는데, 실사(實詞) ‘可’는 허화(虛化)를 겪으면서 조동사 ‘應該, 值得, 可以, 適合, 滿意’ 등의 다양한 의미로 분화, 발전하게 되었다고 보고되고 있다. 이 과정에서 조동사 ‘可’는 일음절 형태소와 결합하여 하나의 어휘를 형성하는 일이 반복적으로 나타났고, 그것은 결국 연중으로 하여금 형용사를 구성하는 접사(詞綴)처럼 인식하게 만들었다.²⁾

학자들이 주장하는 접사의 설정 기준은 대체로 일치한다. 高名凱(1957), 呂叔湘(1979), 趙元任(1979), 韓陳其(2002), 劉月華(2001)는 접사란 어휘적 의미는 가지고 있지 않고 품사 유형과 같은 문법기능만 가진다는 공통된 견해를 밝혔다. 韓陳其는 접사를 어근으로부터의 유리성(遊離性) 또는 반유리성(半遊離性)의 성격을 가진 형태소, 분명한 군더더기(羨餘) 성분이거나 잠재적 군더더기 성분이라고 정의했다. 邢福義(1991),

* 이 논문은 한국중국어학회 《중국어언어연구》 제 72 집에 투고, ‘수정후계제’ 판정을 받고 10월 8일 최종본을 제출한.

1) 네이버 사전의 하단에 교학사, 진명출판사, 옥룡강조선민족출판사 등이 출처로 나열되어 있는 것으로 보아 국내외 출판사, 기관에서 제공하는 다양한 자료를 기반으로 하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2) 董秀芳(2011:9-10)에 따르면 春秋戰國 시기에 복합어가 서서히 증가하였고, 東漢에 이르러 어휘의 이음절화가 대규모로 진행되었다. 唐 나라 때는 이러한 이음절화가 체계화되었는데 ‘可X’형 어휘도 일음절 단어가 이음절화 되는 추세가 뚜렷해지면서 대량으로 출현하게 된 것으로 추정된다. 그리고 ‘可X’형 형용사는 그 중의 한 부류라고 할 수 있다.

董秀芳(2005)는 접사는 형식적인 측면에서 어근의 앞 또는 뒤에 규칙적으로 결합하는 일종의 접착성 성분이라고 주장하였다. 한편, 呂叔湘(1979), 劉月華(2001) 등은 접사와 비슷하기는 하지만 그보다는 문법화 된 정도가 약하고, 다른 형태소와의 결합에 있어서 어느 정도의 파생력을 지니고 있는 ‘유접사(類詞綴)’ 또는 ‘준접사(准詞綴)’라는 개념도 함께 제시하였다. 학자마다 제시하고 있는 접사와 준접사의 개념과 설정 기준은 어휘적 의미를 부여하느냐 그렇지 않느냐에 따라 다르지만 단어를 파생하는 능력을 가져야 한다는 기준은 비슷하다. 이에 비추어 볼 때 ‘可’는 완전한 접사라기보다는 그에 근접한 준접사로 보는 것이 타당하겠다.

‘可X’형 형용사에서 ‘X’의 특징은 크게 자립성 여부와 그 의미, 음성적 측면으로 구분해서 기술할 수 있다. 먼저, ‘可X’형 형용사는 ‘可’ 뒤에는 일음절 ‘X’ 성분이 첨가되어 하나의 형용사를 만드는 구조이고, ‘X’는 자립형 형태소인 경우도 있고 의존형 형태소도 있어 일정한 규칙을 발견하기는 쉽지 않다. 예를 들어, ‘可愛, 可笑, 可人, 可心’ 중의 ‘X’는 ‘愛, 笑, 人, 心’이고, 이들은 그 자체로 단어가 될 수 있는 자립형태소이다. 이와는 달리 ‘可疑, 可觀, 可惡, 可意’ 중의 ‘疑, 觀, 惡, 意’는 독립적으로 단어가 되지 못하고 반드시 다른 형태소와 결합하여야만 단어를 형성할 수 있는 의존형태소이다. 다음으로 ‘X’의 의미는 의지, 감정, 동작행위, 신체 지칭, 추상 사물 이렇게 네 가지로 분류되는데, ‘X’가 의지, 감정을 나타내는 경우는 65.79%, 나머지 34.21%는 동작행위, 신체 관련 부위와 추상 사물을 의미한다. 이를 바꾸어 말하면 주관적인 감정, 화자의 의지가 개입되는 감정 동사나 형용사가 ‘可’와 더 강한 결속 관계를 나타낸다고 할 수 있다.

마지막으로 음성적인 측면에서 살펴보고자 한다. ‘可’는 문법화 과정을 거쳐 준접사로 기능하게 됨에 따라 ‘可X’형 형용사에서 의미의 중심은 어근 ‘X’에 집중되어 있다. 문법화 이론에서는 한 어휘가 실질적인 의미를 잃고 기능어로 변화할 때 음운적 축약이 일어난다고 주장되는데, 중국어에서는 음절의 강세가 약화되는 현상으로 나타난다. ‘可V/A’류 형용사에서도 준접사 ‘可’의 음운은 약화되고 어근 ‘X’에 강세가 실리는 경향이 뚜렷하다. 다만 ‘可N’류 형용사에서는 그러한 현상이 분명하게 드러나지 않는다.

2.2 ‘可X’형 형용사의 유형

‘可X’형 형용사를 구성하는 ‘X’의 품사는 동사, 형용사, 명사로 나눌 수 있으며, 각각 ‘可V’류 26개/68.42%, ‘可A’류 5개/13.16%, ‘可N’류 7개/18.42%이다. 이들을 나열하면 다음과 같다.

[표1] ‘X’의 품사에 따른 ‘可X’형 형용사의 유형

유형	사전명	‘可X’형 형용사	수량	백분율
可V	《現漢》, 《規範》	可愛, 可悲, 可恥, 可恨, 可敬, 可憐, 可能, 可怕, 可氣, 可取, 可歎, 可惜, 可喜, 可行, 可疑, 可以, 可憎, 可觀, 可笑, 可靠	26개	68.42%
	《規範》	可變, 可怖, 可嘉, 可惱, 可欺, 可信		
可A	《現漢》, 《規範》	可鄙, 可貴, 可親, 可惡	5개	13.16%
	《規範》	可樂		
可N	《現漢》, 《規範》	可口, 可體, 可人, 可身, 可心, 可意	7개	18.42%
	《規範》	可腳		

‘X’의 품사에 따른 ‘可X’형 형용사의 유형별 특징을 다음과 같다. ‘可V’류와 ‘可A’류는 주관적 판단이나 해석이 개입된 평가성 형용사이다. 즉, ‘可悲(슬프다), 可信(믿을 만하다), 可敬(존경할 만하다), 可靠(믿을 만하다)’ 등은 어떤 대상에 대한 화자의 신뢰, 관점을 나타내는 형용사로 ‘可’는 뒤에 이어질 ‘X’ 성분에 ‘X 할 만하다, X스럽다, X할 수 있다’와 같은 판단적 의미를 부여하는 기능을 한다. 여기에는 예외적인 상황도 존재한다. 가령 ‘可愛’, ‘可貴’의 의미는 각각 ‘귀엽다(사랑스럽다)’, ‘소중하다, 귀중하다’로 구성 성분과 의미 사이의 분석 가능성이 다소 떨어지기도 한다.

‘可V/A’류 형용사는 관습화된 정도에 따라 우리에게 익숙한 형용사가 있고, 일부는 쓰임이 낮설어서 ‘可’와 ‘X’가 가진 실질적 의미에 기대어 단어의 뜻을 유추야 하는 형용사가 있다. 후자의 경우에는 ‘可’의 어휘적 의미가 다분히 내포되어 있다고 판단하는데, 예컨대 ‘可變’을 보면 ‘值得(可以)變化’가 연상이 되는 동시에 사용 맥락에 의존하여 그 의미를 유추해야 한다. ‘可取, 可疑, 可敬’도 마찬가지로 할 수 있겠다. 이들이 문장 안에서 쓰인 예를 보도록 하자.

- (1) 似乎是一種傳統模式, 但非常可取. 전통적인 패러다임 같지만 매우 받아들일 만하다.
- (2) 她現在忽然覺得可疑. 그녀는 지금 갑자기 의심스러움을 느꼈다.
- (3) 兩位老人, 實在可敬. 두 분의 노인은 정말 존경을 받을 만하다.

그런데 예(7)~(9)에서처럼 ‘可X’형 형용사는 문맥을 배제한 상황이라면 ‘可’가 단어를 파생하는 준접사인 것 같으면서 구(短語)를 구성하는 접사로 인식될 수 있다. ‘可X’형 형용사가 구의 축약형인지 아니면 하나의 단어인지 판단하기 어려운 상황에 직면하게 되는 것은 ‘可X’형 어휘가 존재하는 양상이 복잡하여 그 방향성을 파악하기가 쉽지 않아서이다. 또한, 인터넷, 신문, TV 등의 미디어에서는 공간이나 지면의 효율을 높이기 위해 동사적 축약형을 추구하는 경향이 보편화되어 있어서이기도 하다.

‘可N’류 형용사는 ‘可V, 可A’류 형용사와는 다르게 그 의미를 유추하는 일이 그리 간단하지가 않다. ‘可’는 ‘~에 맞다(알맞다)’ 내지는 ‘만족하다, 흡족하다’의 의미로 쓰이는데, 뒤에 결합하는 ‘X’ 성분에 의해서 그 의미가 달라진다. 만약 ‘可’ 뒤에 구체적인 신체 부위를 나타내는 형태소가 결합하면 ‘可’는 ‘~에 맞다,

적당하다'라는 의미로 해석이 되고, 추상적인 부위나 대상이 결합하게 될 때에 '可'의 의미는 '만족하다, 흡족하다'로 풀이된다. 구체적으로 말하자면 '可身, 可體'는 '(옷이)몸에 맞다', '可腳'는 '(신발이)발에 맞다'의 의미로서 전자에 해당되고, '可口'는 '입이 즐겁다', '可人, 可心, 可意'에서 모두 '만족하다, 흡족하다'라는 의미로서 후자에 속한다.

한 가지 눈여겨볼 만한 점은 《現漢》에는 '可人'을 제외하고 각각의 '可N'형 형용사의 의미에 상응하는 '合N'형 형용사가 수록되어 있다는 사실이다. 즉, '合身, 合體, 合脚, 合口, 合心, 合意'가 별도로 존재한다.³⁾ 《規範》에는 '合身, 合脚, 合口, 合手, 合意(合心)'가 수록되어 있어 거의 대동소이함을 알 수 있다. 중요한 것은 두 사전에 등재된 '合N'형 형용사의 수적 차이가 아니라 실제 언어생활에서 의 사용 여부이다. 모국어 화자에 의하면 '可口'를 제외한 '可N'형 형용사는 일상에서 거의 사용 하지 않는 추세라고 하며, '可身' 같은 형용사가 서면어에서 더러 쓰일 때도 있지만 일반적으로 구어에서는 '合N'형 형용사를 사용한다고 한다.⁴⁾ 예를 들면 다음과 같다.

(4) 初中校服还很合体. 중학교 교복이 아직 잘 맞다.

(5) 无论什么鞋, 最重要的是合脚. 어떤 신발이든 가장 중요한 것은 발에 꼭 맞느냐이다.

2.3 '可X'형 형용사의 생성 기제와 증가

본고는 Hopper & Traugott가 제시한 '재분석(reanalysis)'이라는 기제로써 '可X'형 형용사의 생성 과정을 설명해보려고 한다. '재분석'이라는 용어는 문법학론에서 오랜 기간 동안 사용되어 온 개념이다. 특히 Langacker는 '통사적 재분석'을 논하면서 재분석을 '어떤 표현 형식의 변화에 있어서 외형상으로는 어떤 직접적이거나 근본적인 변화가 나타나지 않는 변화'라고 하였다. 이것은 다시 말하면 언어 형태의 구조를 인식하는 방법의 변화를 가리키는 것으로 외형상의 변화는 아니라는 뜻이다(이성하, 1998:240). 그렇다면 '可X'형 형용사의 생성 과정을 구체적으로 보자(齊非, 2015에서 예문 발췌).

1단계 • 可(조동사)+ V, A

“女亡人哉! 倆個乎, 汝欲反汝性情而無由入, 可憐哉!” (《莊子》)

• 可(동사)+ 於(개사)+ N

故譬王皇五帝之礼义法度, 其犹口(左“木”右“且”)梨橘抽邪! 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 (《莊子》)

1단계에서 '可憐'은 '조동사+ 동사'의 결합으로 시간이 흐르면서 그대로 어휘화한 것이고, '可於口'는 '조동사+ 개사(介詞)+ 명사'의 순으로 결합한 구조였으나 후에 '可N' 형태로 축약되어 어휘화하였다. 그 다음 단계를 보도록 하자.

2단계 • 可(준접사)+ V, A

吾思遊方野道, 輒言道能成仙, 究其所行, 一無可取, 兼之假結緣以斂財, 誇仙道以惑世…… (《秀雲閣》)

• 可(준접사)+ N

貴四嫂道: “你姐兒們今日受餓, 沒甚麼可口的菜兒管待, ……” (《金瓶梅》 崇禎本)

2단계는 '可'+ 'X'가 결합한 통사적 구조가 '可X'형 형용사로 굳어졌음을 보여주는 것으로, 이 흐름은 동일한 형태의 '可X'를 대하는 언중의 인식 변화에 근거한 것이다. 그리고 준접사 형태소로 재분석된 '可'가 다른 형태소와 결합하여 새로운 어휘를 만들어내는 일이 반복적으로 일어난 데에는 의미나 기능 등 비슷한 언어 형태에 동화하여 새로 생겨나도록 하는 유추적 사고가 작용했다고 판단한다.

'可X'형 형용사의 생성은 의미적, 형태적인 유사성에 기대어 가능했을 것이라고 여겨지는데, '可'가 '愛, 怕, 靠, 信, 敬……' 등의 감정, 행위를 나타내는 일음절 술어성 형태소와 '口, 體, 腳' 등의 일음절 명사성 형태소 앞에서 준접두사로서의 기능을 했다면 이 내적 구조를 공유해가며 '可+X₁, X₂, X₃, X₄……'와 같은 동일한 계열의 단어를 파생해 나갈 수 있는 것이다. 그런데 유추가 활발하게 일어나려면 형태적 유사성과 더불어 의미적인 유사성도 함께 수반되어야만 유추는 활발하게 일어나며, 만약 그렇지 않으면 유추는 일어나지 않는다. 그러나 또 한편으로는 파생 조건을 충족하고 있다고 하더라도 그 자체만으로는 형용사 여부를 확신하지 못하는 난제에 부딪힐 수 있다. 예를 들어 '可說'에서 '可'는 어휘적 의미를 가지고 있고, '說'도 동작을 나타내는 일음절 형태소이지만 단어가 아니라 구(短語) '可以說'의 축약형이며, 형용사의 기능을 가지고 있지 않다. 이것은 새로운 단어의 탄생하고 유사한 계열의 단어가 파생하는데 있어서 그 규칙이 무한히 일어나지 않음을 의미한다.

앞에서 서술했듯이 《現漢》과 《規範》 최신판에 수록된 '可X'형 형용사의 수는 일치하지 않으며, 실제로는 쓰이고 있으나 사전에서는 찾을 수 없는 몇몇의 형용사가 관찰된다는 점에서 이 형태의 형용사가 증가 추세에 놓여있을 것이라고 추정하였다. 본고는 이 점을 객관적으로 밝히기 위해 1版~7版까지 출판된 《現漢》을 살펴보고, '可X'형 형용사의 증가 현상을 확인할 수 있다.⁵⁾

3) 하나의 예로, 《現漢》을 보면 '可心'과 '合心'의 의미와 용법이 동일함을 알 수 있다. ① '可心': 恰合心 願; 合意 예) 買了件可心的皮夾克. ② '合心': 合意 예) 這件衣服挺合心.

4) 이는 몇몇 모국어 화자의 어감에 근거한 것으로 지역, 성별, 나이 등의 다양한 속성에 따라 달라질 가능성을 배제할 수 없다.

5) 《現漢》 第1, 2版은 구할 수 없어서 1992년 3월 한국 東亞出版社에서 발행한 《現代漢語詞典》을 참고하였다. 이 사전은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에서 발행한 第1, 2版 자료를 기반으로 하였고, 東亞出版社와 商務印書館이 공동으로 출판하였다.

출판년월	수량	‘可X’형 형용사
1978.12 第1版 1983.01 第2版	21	可鄙, 可恥, 可觀, 可恨, 可靠, 可口, 可憐, 可能, 可取, 可人, 可身, 可體, 可惡, 可惜, 可喜, 可心, 可行, 可疑, 可以, 可意, 可憎
1996.07 第3版	-	확인 못함
2002.05 第4版 2005.06 第5版	25	可愛, 可悲, 可鄙, 可恥, 可觀, 可貴, 可恨, 可靠, 可口, 可憐, 可能, 可取, 可人, 可身, 可體, 可惡, 可惜, 可喜, 可笑, 可心, 可行, 可疑, 可以, 可意, 可憎
2012.06 第6版 2016.09 第7版	30	可愛, 可悲, 可鄙, 可恥, 可觀, 可貴, 可恨, 可敬, 可靠, 可口, 可憐, 可能, 可怕, 可氣, 可親, 可取, 可人, 可身, 可歎, 可體, 可惡, 可惜, 可喜, 可笑, 可心, 可行, 可疑, 可以, 可意, 可憎

[표2] 《現漢》 1版~7版을 통해 본 ‘可X’형 형용사의 증가

[표3]은 《現漢》 第1, 2版에서 第4版이 출판되기까지 약 20년 사이에 4개의 형용사 ‘可愛, 可悲, 可貴, 可笑’가 파생되었고, 그 이후 第6版이 출판되기까지 7년 사이에 또 다시 5개의 형용사 ‘可敬, 可怕, 可氣, 可親, 可歎’가 새롭게 파생되었다는 점을 보여준다. 비록 第3版은 확인하지 못했지만 시간이 흐르면서 ‘可X’형 형용사가 증가한 것은 틀림없는 사실로 나타났다. 그리고 ‘可X’형 형용사가 앞으로 더 파생될 가능성에 대해서도 논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먼저 의미적 측면에서 볼 수 있다. ‘可X’형 형용사에서 ‘可’는 파생력을 가지고 있다는 점에서 준접사로 정의했지만 ‘可’의 어휘적 의미 ‘~할 만하다, ~스럽다, ~에 적합하다(맞다)’에 의해 그 뒤에 결합하는 ‘X’ 성분은 주관적 판단을 부여받을 수 있는 형태소여야 한다는 제약이 따른다. 이 관점에서 보면 명사성 형태소보다는 술어성 형태소가 ‘可’와의 결합에 있어 더 유리할 것이고, 형용사보다는 동사가 ‘可’와 더 긴밀한 관계를 맺을 수 있다. 그 이유는 형용사는 그 자체가 화자 중심의 주관적인 감정을 표현하는 품사여서 굳이 ‘可’와 결합하여 판단적 의미를 재부여할 필요가 없기 때문이다. 의미적인 조건이 성립한다는 전제 하에 음절적인 측면도 충족되어야 한다. 형용사의 고유한 특징은 사람이나 사물의 성질, 속성, 특징 등을 평가, 해석하는 것이지만 이런 부류의 형용사는 대부분 이음절 단어가 많고, 신체와 관련된 부위와 추상 사물 명사 또한 그 수량이 제한적이다. 그러나 이들에 비해 감정, 행위를 나타내는 이음절 동사는 무수히 많다. 따라서 앞으로도 ‘可’는 동사성 형태소 앞에 준접두어로 붙어 ‘可X’형 형용사를 파생해나갈 가능성이 가장 클 것으로 예상된다.

3. ‘可X’형 형용사의 형용사성

(지면 관계상 생략……) ‘可X’형 형용사는 상용성이 높을수록 형용사의 전형적인 특징을 가지고 있다. 다시 말해 그것들은 대체로 정도부사의 수식을 받아 술어가 되고, ‘的’을 수반하여 한정어 성분이 된다. 또한, ‘不’로의 부정 가능성이 가능한 점으로 볼 때 성질형용사의 범주에서 나타나는 보편적인 기능을 한다고 볼 수 있다. 그러나 ‘可愛, 可憐, 可怕, 可惜, 可笑’처럼 관습성, 구어성이 높은 형용사는 정도보어가 되거나 ‘有點兒’의 수식을 받을 수 있는 반면 ‘可恨, 可悲, 可觀, 可憎’ 같은 형용사는 그러한 기능이 관찰되지 않는다. 대신 이들은 정도부사 ‘很, 非常, 最’ 중에서 ‘最’와의 결속도가 높았다. 《現漢》과 《規範》에 수록되지 않았지만 네이버 앱 사전에서 ‘可X’형 형용사로 보이는 ‘可看, ‘可聽’ 같은 단어도 실제로 사용되고 있는 용례가 관찰되고 있는데, 이들은 형용사성을 부분적으로 가지고 있는 경향이 있기 때문에 완전한 형용사로서의 자격을 갖추었다고 말할 수는 없다.

‘可X’형 형용사의 또 다른 현저한 특징은 ‘最, 更’ 등의 수식을 받고 동시에 그 뒤에 ‘的’을 수반하여 명사화한 후 주어로 기능한다는 점이다. 예컨대 ‘這山坡上最可恨的是雨水’와 같은 문장이 여기에 해당한다. 또한 ‘一切都是可恨的’과 같이 ‘是……的’ 구조에서 술어가 되는 용례가 빈번하게 관찰되는데, 이것은 ‘可X’형 형용사가 ‘可’에 의해 부여받은 판단, 평가성 의미가 판단문과 일정한 관련이 있을 것이라고 여겨진다.

4. 나오는 말

본 연구는 《現漢》과 《規範》에 수록되어 있는 ‘可X’형 형용사를 대상으로 하여 그 구조와 유형을 분석하고, 생성 기제와 증가 현상에 관하여 논의하였다. 또한 이들이 전형적인 형용사성을 가지고 있는가도 검토하였다. (중략……) ‘可X’형 형용사는 ‘可’의 통시적 변천 과정과 관련이 깊으며, 언어사용자의 인식 변화에 의하여 ‘可X’ 틀이 만들어진 후 동일한 계열의 새로운 형용사가 지속적으로 파생되었다. 《現漢》과 《規範》에 수록된 ‘可X’형 형용사의 수가 일치하지 않는 점, 네이버 앱 사전에서 ‘可X’형 형용사로 보이는 ‘可看, ‘可聽’ 같은 단어가 검색되는 점, 특히 《現漢》 第1, 2版에서 第6, 7版으로 올수록 ‘可X’형 형용사의 수가 증가하였다는 점에 비추어 보아 ‘可X’형 형용사의 파생은 현재 진행 중이며 앞으로도 이어질 가능성이 크다고 본다.

从认知语义角度考察“到”与“到X”的语义扩张机制

金 承 賢(延世大學校)

本文以现代汉语常用词“到”为中心，从认知语义角度重点考察“到”与“到X”的语义关系。现代汉语“到”作为常用词通过各种句法组合方式，在句子中的功能也很多样。而且“到”构成“到X”和“X到”形成多种语义关系。本文从认知语义角度先考察“到”的基本义，然后分析已经词汇化的“到X”的语义特征与类型。接着再分析“到X”的语义扩张机制。例如：

- (1) 本人乘火车从南京到达厦门，早晨5点**到站**。
- (2) 方副司令明天下午三点**到会**。
- (3) 尤其李玄伯，他是坚决主张避免出庭，他们同时主张不要单独**到案**。
- (4) 合同是一个季度一签的，这个月正好**到期**。
- (5) 邱晴说“很好，你的功夫很**到家**”。
- (6) 陈东道：“**到处**走走就是不错，能开拓人的视野”。

以上例句都是关于“到X”的例句。例(1)中“到站”是指“到达车站”，这时的“到”表示“到达”义。例(2)，(3)中“到会”和“到案”的“到”，与抽象名词“会”，“案”结合，也表示“到达”义。但是例(4)中“到期”可解释为“到了规定的期限”。其中“到”表达的并不是空间的“到达”，而是时间的“到达”。且例(5)中“到家”并不表示“回到家中”的意思，而属于表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的形容词。例(6)中“到处”也不表示“到达”义，而属于表示“处处、各处”的副词。“到X”的语义与功能如此多样，“到”的语义随着搭配词汇的语义发生变化。那这种“到X”的语义与功能与“到”的基本义有何种联系，“到X”是通过何种途径扩大语义范畴的呢？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从认知语义角度分析现代汉语“到”的基本语义与“到X”的语义扩张机制。

<参考文献>

- 가와가미세이사(1997), 『인지언어학의기초』, 서울: 한국문화사
- 래내커(Ronald W. Langacker, 1987), 김종도 역(1999), 『인지문법의 토대 I -이론적 선행 조건들』, 서울: 박이정.
- _____(Ronald W. Langacker, 1991), 김종도 역(1999), 『인지문법의 토대 II -기술적 적용』, 서울: 박이정.
- 레이코프 & 존슨(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1980]2003), 노양진·나익주 역(2006), 삶으로서의 은유(수정판), 서울: 박이정.



劉月華(2001a), 김현철.박정구.오문의.최규발 역(2005a), 『실용현대한어어법(上)』, 서울: 송산출판사.

劉月華(2001b), 김현철.박정구.오문의.최규발 역(2005b), 『실용현대한어어법(下)』, 서울: 송산출판사.

박정구(1997), <중국어 『到-명사구-래(來)/거(去)』 구문의 분석에 대한 소고, 『中國言語研究』 第 5 輯, 229-554.

박종한(1997), <인지문법에 의한 현대중국어의 다의어연구>, 『중국어언어연구』 第 5 輯. 1997

백지영(2011), <현대중국어 動介詞 ‘在, 到, 給’에 대한 小考>, 『中國語敎育과 研究』 제 13 호, 167-179.

楊月蓉(2003), <論“到”及與“到”有關的結構>, 『重慶工商大學報』 第 1 期, 113-115.

유위(2009), <보어 ‘到’와 ‘著’의 고찰>, 『中國文學』 第 60 輯, 295-313.

임지룡(1997), 『인지의미론』, 서울: 탑출판사.

-기타

BCC(北語漢語語料庫) : bcc.blcu.edu.cn/

CCL(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料庫) : <http://ccl.pku.edu.cn/corpus.asp>

现代汉语系词类动词省略的允准条件

이 슬 기(李晓奇) (世宗大学 全球知识教育院)

[目次]

一. 引言
二. 汉语系词及系词句的重新分析
三. 汉语名词性成分的重新分析
四. 汉语系词类动词省略的允准条件
4.1 现代汉语系词句的系词省略
4.2 现代汉语存在句的动词省略
4.3 汉语系词类动词省略的允准条件
五. 结语
〈参考文献〉 暂略

一 引言

根据普遍语言学的观点,以名词为代表的体词性成分[+N]是不能单独做谓语的。但是,在传统语法学界,都把以[NP1+NP2]构成的句式命名为“体词谓语句”或“名词谓语句”,认为它是口语中最常用的特殊句式之一。本论文主要本着普遍语言学的观点,认为体词性成分不能单独充当谓语,而且人类语言普遍遵守语言递归性和经济性原则等,试图证明[NP1+NP2]和[NP1+是+NP2]是同一个结构,视前者为后者的省略(Ellipsis)式,再加找出里面起作用的允准条件。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可省略系词的系词句和存在句,主要采取理论描写性的研究方法展开论述。

本论文主要以如下三点问题为研究对象加以分析:

- 第一、汉语中,真的存在体词谓语句吗?它是不是真的一种汉语的特殊句式?
- 第二、若所谓体词谓语句是省略动词的省略式,出现省略的具体允准条件是什么?
- 第三、现代汉语中,省略系词而构成[NP1+NP2]的主要例句的具体表现如何?

二 汉语系词及系词句的重新分析

首先,我开始怀疑为什么所谓体词谓语句中能省略的大部分动词都是“是”字,且否定句一定要加“不是”,到底“是”字的性质是什么?从古至今,“是”字作为最常用的动词,语言学界一直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但,学者们对其观点见仁见智,各不相同。其中,最早提出“系词”说的是王力先生,他在《汉语史稿》中把汉语中的“是”字看作系词,说“是字是主语和谓语之间的联系物,它是把谓语介绍于主语的,我们把它叫做‘系词’”。本文支持他的观点,认为汉语中的“是”字为“系词”,由“是”字构成的句子为“系词句”。

在西方语言学界，也很早就关注英语系词“be”动词和系词句，很多学者对它们的定义及特点做了大量研究，获得不少成果。根据普遍的观点，作为连系动词，“系词”主要起着把主语和谓语的连系功能，没有完整的实义，句子中不能单独做谓语，必须与后面的表语（补语）一起构成谓语，形成“主系表”结构。而且，还把系词分为“纯系词”和表感官或状态变化的“准系词”的两种。很多生成语法学家以系词后名词性成分的“指称性”“非指称性”为根据，把系词句主要分为“等值关系系词句”“主谓关系系词句”“特指关系系词句”。（Mikkelsen 2005）

借鉴西方语言学家的相关分析，本文对汉语中的系词“是”和系词句做出如下重新分析：1、汉语中的“是”字为带小句补语的提升动词；2、系词不能指派宾格和语义角色，只起着连系主语和谓词的连系功能；3、不能单独充当谓语，只能跟后面的谓词一起组成谓语，形成“主系表”结构；4、根据系词后名词性成分的有定性等特征，把汉语系词句分为“等值关系系词句(identificational)”“主谓关系系词句(predicational)”和作为倒装焦点结构的“特指关系系词句(specificational)”。在不同类型系词句里面系词的功能不一致，引发系词句中系词省略的不同表现。

三 现代汉语名词性成分的重新分析

通过第二节的分析，我们发现系词句分类名词性成分的句法、语义功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汉语中名词性成分的句法、语义、语用功能加以重新分析。

首先，从句法的角度，借鉴Abney(1978)所提出的“DP假说”¹⁾和国内外学者们的相关分析，本文以表指称和有定的“D”位置有否词汇成分为根据，把汉语中的名词性成分分为“有定DP[DP[D[NP]]]”和“无定DP[DP[D₀[NP]]]”的两种。再加上，我们认为名词性成分的不同语义特征跟其句法内部结构息息相关。因此，本文还根据其生成过程，把表指称、有定的“有定DP”再分为原生成于“D”位置的“原型(Rigid)DP”和通过添加或移位形成的“论元性(Argument)DP”的两种；还有“D”位置以空形式出现的“无定DP”又称为“谓词性(Predicative)DP”。前两者和后者的最大句法功能区别在于前者要求宾格，而后者不要求宾格，因此，它跟不能指派宾格的系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相依关系对系词的省略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根据其不同的内部结构，本文对汉语的名词性成分做出详细分类。

其次，从语义、语用的角度讲，汉语中有不同内部结构的名词性成分之间也有语义程度上的不同等级。也就是说，同样属于“论元性DP”和“谓词性DP”的名词之间也有指称性、有定性等程度只区别。Jespersen(1924)曾指出，两个DP组成一个小句，二者不仅自然形成“主谓”关系，而且还普遍遵守几条语序规则：专有名词等特定性强的成分充当主语；受定冠词等限定修饰的名词充当主语；若二者的形式都不确定，那么根据其外延义确定主语等。此外，专有名词，代名词等指称性很强的成分只表示“个体”，而光杆NP或形容词等只能表示“属性”。而且，Milsark(1974)等学者分析存在句时，提出限定词的强弱区分，认为这些区别与它们所出现的句法环境息息相关。在语用层面，一般拿“唯一性”或“可识别性”等概念来对名词性成分加以分类。

综上所述，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名词性成分有语义、语用程度之区别，而这些程度区别与其句法结构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本文主要借鉴相关理论和研究，对汉语名词性成分的句法、语义、语用特点做出重新分析，把它作为归纳系词类动词省略的允准条件的主要依据。

1) 根据“DP假说”，“限定词(D)”为其最大投射“DP”的核心，把NP当作其补语。

四 汉语系词类动词省略的允准条件

通过语料分析, 本文发现除了可省略系词的系词句和存在句之间有很多详细之处, 而这些相似点跟系词的省略有密切相联。因此, 在此章节本文主要讨论系词句和存在句中动词省略的具体表现, 分析出里面存在的共性和个性, 最后对汉语系词类动词省略的允准条件做出总结归纳。

4.1 现代汉语系词句的系词省略

本文支持Rothstein(2001)等学者所提出的两个系词说的观点, 认为系词有“等值/识别”和“叙述/主谓”的不同语义及功能, 主要根据动后成分的“有定性[+DEF]”“无定性[-DEF]”特征, 把汉语中的系词句主要分为如下两类:

(1) 识别关系系词句(identificational): [_{IP} DP1[_{VP} 是[_{DP} DP2(原型DP/论元性DP)]]

(2) 主谓关系系词句(predicational): [_{IP} $\emptyset$ [_{V'} [_{VP} 是[_{DP} DP1] [_{DP} DP2(谓词性DP)]]]]

在识别关系系词句(1)里面的系词“是”为判断动词, 有“识别/判断”之义, 表示两个DP之间的关系, 跟普通及物动词一样, 把主格和宾格分别指派给主语和宾语DP, 因此在音系层面不能省略。而且, 它的DP位置主要由指称性、有定性强的“原型DP”和“论元性DP”充当, 根据其不同的语义范畴, 把二者再分别命名为“等值关系系词句”和“识别关系系词句”。“等值关系系词句”中两个DP的语义范畴一致, 句子表示“A等于B”, 一般用于表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或同义词等。比如, “张三是James”“这里是天安门广场”等。“识别关系系词句”两个DP的语义范畴不一致, 自然形成主谓关系, 句子表示“A属于B”, 主要表示身份、关系、归类等。比如, “鲁迅是绍兴人”“猫是哺乳动物”“孩子是我们的未来”等。

相对来讲, “主谓关系系词句”中的两个DP之间语义范畴完全不同, 二者自然形成主谓关系, 这里的系词作为“纯系词”, 没有实际语义且不指派宾格, 在主语和谓词之间只做连系功能的功能性成分, 因此在音系层面能被删除。本文借鉴Stowell(1978)的分析, 把这里的“是”字看作是带小句补语的提升动词, 它跟空形式主语共现, 小句主语(DP1)从小句谓词(DP2)获得题元角色, 移至[Spec, IP]的位置而获得主格, “是”字也跟着移至核心“V”的位置。“主谓关系系词句”所带的DP2大部分都是“量化性/描写性DP”, 句子表示存在、时间、年龄、描写等。比如, “今天[是]春天”“身高[是]一米八”“他的皮肤[是]很黑的”等。

4.2 现代汉语存在句的动词省略

本文发现, 可省略系词的“主谓关系系词句”中相当一部分句子表示存在, 带“量化性DP”(本文所说的谓词性DP)——大部分数量短语, 这里的“是”字可跟“有”字互换, 而互换后的“有”字也可以省略。比如, “前面[是]一条河”可换成“前面[有]一条河”。

再加上, 不仅由“有”字组成表纯存在的“纯存在句[DP1+有+DP2]”外, 而且还主要由“V着”组成而表存在方式或状态的“状态存在句[DP1+V着+DP2]”也能用“有”字替换, 替换后动词又能省略不用, 尽管语义上有些不同。比如, “床上[躺着]一个人”可换成“床上[有]一个人”。通过对存在句中动词省略的分析后, 本文发现“主谓关系系词句”与“存在句”之间有句法、语义、语用层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存在动词“有”字在一定环境之下表现

五 结语

总之,现代汉语中出现系词类动词省略现象是句法、语义、语用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2017年度韩国中语中文学秋季联合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 12日 (星期日)

13:00-14:30

语言学 分科 4-2 (202號)

主持：呂炳昌(青雲大學)

金琮鎬(韓國外國語大學)

論語名句裏"原因-結果"事件結構分析

張廷任(嘉泉大學)

分析《詩經》里的例子討論 "以" 的語法化過程

尹淳一(高麗大學)

上古漢語情態副詞的範圍

王啟龍(陝西師範大學)

"吐蕃"音義考辨

李海潤(北京師範大學)

朝鮮字書《經史百家音訓字譜》收字考察

論語名句裏"原因-結果"事件結構分析

金琮鎬 韩国外国语大学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of *yǐ* 以 based on its occurrences
in *The Book of Odes* (*Shijing* 《詩經》)

Chang, Jung-Im (Gachon University)

[Table of Contents]

-
1. Introduction
 2. 以 as a verb
 3. 以 as an adposition
 1. 以 as a conjunction
 2.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and the semantic scope of 以
-

1. Introduc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of *yǐ* 以 in Old Chinese by analyzing all occurrences of it in *The Book of Odes* (*Shijing* 《詩經》, hereafter *SJ*), a pre-classical text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Pulleyblank (1995). This text is chosen because it reflects a key early stage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以. While the original verbal usages of 以 remain in this stage, it has also started to appear much more frequently as an adposition and as a conjunction with a wide range of usages.

以 appears a total of 307 times in *SJ*. Among them, there are 35 occurrences used as a verb, two occurrences used as a noun, 125 occurrences used as an adposition (including both preposition and postposition), and 145 occurrences used as a conjunction.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examples of 以 used as a verb, an adposition, and a conjunction are provided.¹⁾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linking these usages is explained, and the semantic scope of 以 is drawn.

2. 以 as a verb

以 is originally a verb meaning ‘to lead’, and the meaning is extended to ‘to take’, ‘to bring’, ‘to hold’, and ‘to reach’. These verbal meanings of 以 are not

¹⁾ Regarding the two occurrences of 以 used as a noun, one means ‘reason’ and the other means ‘a worker.’ These two occurrences are excluded in this paper because they are very rare usages of 以 derived through lexicalization.

discrete, but interrelated. That is, the semantic feature set of ‘to lead’ can be expressed as [+to hold, +object, +movement, ±toward]. 以 is interpreted as ‘to hold’ when it loses the feature [+movement] and [±toward] as well. As a result, it only has the feature set [+to hold, +object]. ‘To reach’ is the intransitive usage of a transitive verb, whose feature set can be described as [+to hold, -object, +movement, ±toward]. Examples of each usage are as follows.

- (1) 有驪有黃，以車彭彭。 (<駟> 297.1)

There is a black horse and a yellow horse. They are leading a carriage rigorously.

- (2) 之子歸，不我以。 (<江有汜> 22.1)

The young lady went to her permanent home, but she would not take us.

- (3)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谷風> 35.1)

Soft east wind brings clouds and rain.

- (4)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雨無正> 194.1)

Even such innocent people fell into and all reached mishap.

- (5)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大東> 203.6)

Some people hold (=have) wine, but do not hold (=have) congee.

3. 以 as an adposition

From a verb, 以 is grammaticalized into an adposition with a wide range of usages, such as an instrumental marker and a direct-object (DO) marker. It also appears with a factitive verb 為 in the form [以+Obj+為+Comp].²⁾ 以 is also used as a cause marker, a locative marker, and an agent marker.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of 以 into an adposition can be explained as follows. From a verb meaning ‘to take’ or ‘to hold’, 以 developed into an instrumental marker, a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that is well-attested across languages. From an instrumental marker, it is further grammaticalized into a cause marker, in a process similar to the case of English *with*. From its verbal meaning ‘to take’, 以 also grammaticalized into a DO marker. 把 and 將 in pre-modern Chinese are such examples. The form [以+Obj+為+Comp] was also derived from the verbal meaning ‘to take.’ 以 used as a locative marker and as an agent marker developed from its instrumental usage.³⁾

Among 125 occurrences of 以 used as an adposition, there are 72 occurrences used as an instrumental marker, 10 occurrences used as a cause marker, 32 occurrences used as a DO marker, eight occurrences used in the form [以+Obj+為+Comp], two occurrences used as a locative marker, and one occurrence used as an agent marker.

²⁾ Obj: object; Comp: complement.

³⁾ For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and the semantic scope of 以 reflected in *SJ*, see Figure1.

Examples of each usage are provided below.

- (1) 以我覃耜, 俶載南畝. (<大田> 212.1) [instrumental]
With our sharp plough, we started working on the southern acres.
- (2) 涇以渭濁, 湜湜其沚. (<谷風> 35.3) [cause]
The Jing river becomes muddy because of the Wei river, but when the flow slows down and stops, it becomes limpid.
- (3) 黃耆台背, 以引以翼. (<行葦> 246.4) [DO marker]
(He) pulls and supports an old man with a rounded back.
- (4) 不我能慙, 以我為讎. (<谷風> 35.5) [以+Obj+為+Comp]
You do not cherish me. (Rather) you considered me an enemy.
- (5) 曷予靖之? 居以凶矜. (<菀柳> 224.3) [locative]
When can I control him? He stays in misery and pity.
- (6) 釐爾女士, 從以孫子. (<既醉> 247.8) [agent]
It gives you young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will be followed by grandsons and sons.

4. 以 as a conjunction

From its adpositional usage, 以 is further grammaticalized into a conjunction.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 conjunctive 以 was derived from the form [VP1+以之+VP2] through the elision of *zhī* 之. However, I argue that the conjunctive 以 originated directly from its adpositional usage by appearing in the form [[VP1+以]_{AP}+VP2],⁴⁾ where VP1 is used as a nominalized object of the adpositional 以. This argument is supported by the fact that an adposition and a conjunction often share the same form in other languages. English *before* and *after* are such examples.

As a conjunction, 以 has a wide range of usages, such as cause and result, purpose, time sequence, and manner. It is also used as a noun phrase conjunction (NP-AN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can be explained as follows. The conjunctive 以 which expresses cause/result or purpose (all of which are often grouped as ‘consequence’ in the literature) was derived from its adpositional usage expressing cause. 以 expressing time sequence was derived from 以 which expresses cause/result or purpose through the loss of the meaning ‘consequence’. 以 expressing manner and 以 used as an NP-AND were derived from the adpositional usage meaning instrument/comitative, a development which is broadly observed across languages. Examples of each usage are provided below.

4) AP: adposiitonal phrase

- (7) 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蕩> 255.4) [cause/result]
Your virtue is not bright. Therefore there is no companion or minister.
- (8)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卷耳> 3.2) [purpose]
Meanwhile I pour from that bronze Lei vase, in order not to yearn all the time.
- (9)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定之方中> 50.2) [time sequence]
He ascended that large mound and gazed afar at Chu. He gazed afar at Chu and Tang, measured mountains and hills (by using shadow), descended and inspected the mulberry grounds.
- (10)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 28.2) [manner]
The young woman goes to her permanent home. I go far to escort her. I gaze after her, but cannot see her. I weep standing still.
- (11)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皇矣> 241.7) [NP-AND]
God said to King Wen: “I cherish bright virtue. The sound and the color are not shown off. The cane and whip are not frequently used. Yet, unknowingly, you obey the rules of God.”

5.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and the semantic scope of 以

Based on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of 以 and its semantic scope reflected in *SJ* can be illustrated as in Figure 1 be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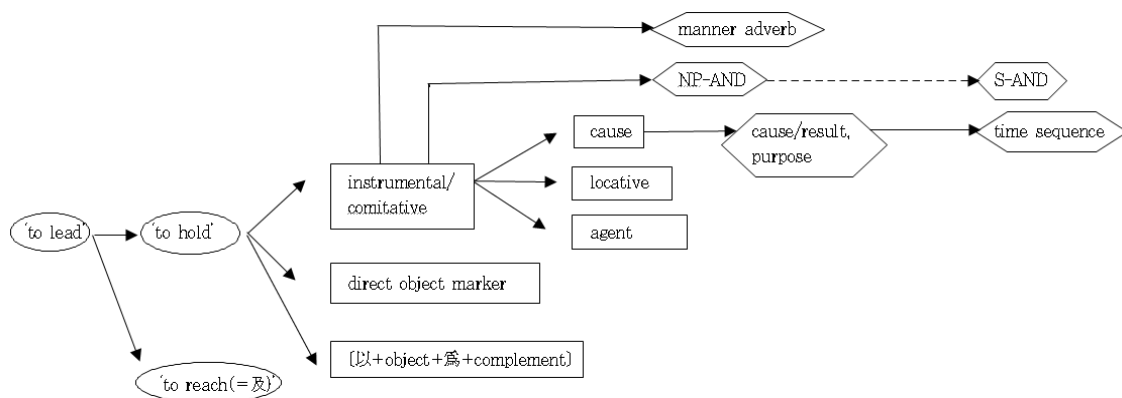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and semantic scope of 以 in *SJ*⁵⁾

⁵⁾ The usages in an oval indicate 以 is used as a verb. A square indicates 以 is used as an adposition. A hexagon indicates 以 is used as a conjunction. 以 used as an S-AND (S: sentence) does not appear in *SJ*, yet it is observed in late Old Chinese texts. Therefore, its grammaticalization is indicated with a dotted line.

상고한어 양상부사의 범위

尹淳一 (高麗大)

[目次]

- 一. 緒論
 - 二. 기존 연구의 검토
 - 三. 양상과 양상부사
 - 四. 소결 : 상고한어 양상부사의 범위와 분류
- <參考文獻>

一 緒論

시제(tense), 상(aspect), 양상(modality) 이른바 TAM 범주는 술어와 직접적으로 관련이 있는 것으로 시간이나 상황에 대한 화자의 관점에 관한 범주이다. 범언어적으로 TAM 범주들은 대개 의미상 서로 밀접하게 연관되어 있어서 하나의 형태가 하나 이상의 범주적 기능을 갖는 경우가 많으며, 각각의 형태가 내포하는 의미는 대개 매우 복잡하고 다양하여 보편적 의미체계를 수립하는데 항상 많은 어려움을 수반한다. 전통적으로 양상의 의미범주는 가능성, 개연성, 필연성, 의도, 희망, 의무 등을 포함하며, 유형학적으로 양상의 문장 내의 실현 방식은 조동사, 동사의 활용(서법), 접사, 부사, 형용사, 부가어, 첨사, 격 등 그 종류가 매우 다양하다. 현대한어의 경우 ‘能’, ‘會’와 같은 양상동사와 ‘大概’와 ‘也許’과 같은 양상부사 그리고 ‘吧’, ‘呢’와 같은 어기사가 대표적인 실현방식이다.

상고한어에도 다수의 양상어휘(modals)가 존재한다. 하지만 현대한어와는 달리 상고한어의 전형적인 양상의미들은 달리 대부분 부사나 어기사와 같은 비양상동사에 의해 실현된다. 그러나 지금까지 학계의 상고한어 양상부사에 관한 연구는 개별 어휘의 의미향을 분류하는 목적의 일환으로 양상의 개념을 일부 사용하였을 뿐, 양상부사 전체를 총괄하는 체계적인 연구는 사실상 全無하였다. 이로 인하여 이중 양상어휘간의 連用, 시상표지와 共起, 시상표지로의 발전 등의 거시적인 문제들을 체계적으로 논의할 수 없었고, 대개의 경우 개별 어휘의 語源을 밝히는데 그치는 경우가 많았다.

본 연구는 먼저 양상부사를 양상연구의 직접적인 연구대상으로 확장시켜 보다 완전하고 체계화된 상고한어 양상의 의미체계를 수립하는데 이론적 근거를 제시하고자 한다. 이를 위하여 기존의 연구 성과를 바탕으로 상고한어 양상부사의 의미체계를 정립하고, 문헌 검토를 통하여 개별 양상부사의 구체적인 의미를 귀납하고자 한다.

二 기존 연구의 검토

중국어에 있어 양상(modality, 情態)의 의미기능과 그 체계성에 대한 논의는 최근 彭利貞(2007), 朱冠明(2008), 李明(2001) 등에 의해 많은 성과가 있었다. 하지만 연구의 대상이 대개 조동사라는 품사에 국한되어 토론되었으며, 또 다른 양상의 실현방식인 양상부사나 양상어기사에 대한 연구는 부사와 어기사의 하위분류로서 분절적으로 언급되는 경우가 대부분이었다.

양상(modality)은 일반적으로 ‘命題에 대한 話者の 態度’를 일컫는데, 이 개념은 중국어로 통상 ‘情態’로 번역된다. 양상과 밀접한 관련이 있는 개념으로 서법(mood)이 있다. 중국어로 는 ‘語氣’로 번역되는데, 영문법의 직설법, 가정법, 명령법 등이 모두 서법에 해당된다. 그런

데 중국어에서 ‘語氣’라는 용어는 서법 외에 ‘화자의 태도나 어조’를 가리키기도 한다. 《現代漢語詞典》의 ‘語氣’ 항목에도 두 개의 의미항이 설정되어 있다. 그 중 첫 번째는 ‘발화의 어조(說話的口氣)’이고, 두 번째는 ‘진술, 의문, 명령, 감탄 등의 각 문법 범주’이다. 胡裕樹(1981:379)는 ‘어조(口氣)’에 대하여 ‘긍정, 부정, 강조, 완곡, 활발함, 주저함 등과 같이 사상과 감정 방면의 여러 성향의 표현’이라고 설명하였다. 이러한 뜻의 ‘語氣’는 ‘명제에 대한 화자의 태도’인 ‘情態’와 중복될 소지가 있다.

하지만 기존의 연구는 ‘語氣’가 내포하는 ‘서법’과 ‘화자의 태도’ 두 개념을 뒤섞어 적용하거나, ‘語氣’ 혹은 ‘情態’등의 용어를 사용하면서도 해당 개념에 대한 구체적인 정의와 설명이 결여되어 적용 범위가 불분명하고 하위 분류가 체계적이지 않은 경우가 많았다. 현재 학계에서는 조동사가 나타내는 능력, 가능, 의무, 허가과 같은 의미를 양상(情態)이라고 표현한다. 양상의미의 특수성을 부각하기 위해 조동사 대신 양상동사(情態動詞)라는 용어를 사용하기도 한다. 그런데 조동사와 유사한 의미기능을 담당하는 부사의 경우 그 명칭으로 어기부사와 양상부사(情態副詞)가 모두 통용된다. 일반적으로 ‘어기’는 명제에 대한 화자의 관점이나 태도 이외에도 명령, 완곡, 겸손, 존경과 같이 화자의 사상이나 감정과 관련한 다양한 의미를 모두 포함한다. 환언하면 사실상 어기부사는 양상부사를 포함하는 범주로 사용되고 있다. 그러나 학자마다 어기조사 혹은 양상부사에 대한 정의와 설정 기준이 동일하지 않아서 구체적인 적용 범위는 매우 상이한 상황이다.

어기부사라는 용어는 王力の 《中國現代語法》(1943)에서 최초로 사용되었는데, 본서의 저자는 어기부사를 어기조사와 같이 ‘문장 전체의 情緒를 나타내는 부사’로 규정하고 각각이 나타내는 의미를 기준으로 ‘詫異’, ‘不滿’, ‘輕說’, ‘頓挫’, ‘重說’, ‘辯駁’, ‘慷慨’ 등 8종의 하위분류를 제시하였다. 하지만 王力の 정의와 분류 기준은 주관적이고 경계가 모호하여 전반적으로 체계성이 결여되어 있다. 이후의 연구자들도 ‘語氣副詞’를 매우 빈번하게 사용하였으나, 이와 같은 개념의 모호성과 비체계성은 여전히 계속되었다.

최근의 연구에서 張誼生(2014[2000])은 허화의 정도에 따라 현대한어 부사 전체를 묘사성부사(描摹性副詞), 제한성부사(限制性副詞), 평주성부사(評註性副詞)로 대분류하였다. 이 가운데 묘사성부사가 일반적으로 논의되는 어기조사에 해당된다. 張誼生은 어기부사는 고층위술어(高層謂語)로 통사적으로 문장에서의 위치가 비교적 자유로워 문중과 문두 모두 출현할 수 있으며, 의미적으로는 화자의 사건, 명제에 대한 주관적 평가와 태도를 나타낸다고 하였다. 史金生(2003)은 어기부사와 양상의미와의 관련성에 주목하여, 어기부사를 인식(知識)류와 의무(義務)류로 크게 양분하고, 인식류에 證實, 斷定, 指明, 或然, 必然을 포함시키고, 의무류에는 指令, 意願, 疑問, 感歎, 關係, 特點을 포함시켰다. 齊春紅(2008)은 어기부사를 판별하기 위한 9개의 형식적 기준을 제시하였다. 이에 근거하여 어기부사의 전형범주(典型範疇)와 주변범주(邊緣範疇)를 각각 확정하였으며, 주관량의 정도에 따라 主觀感量, 主觀估量, 相對主觀大量, 主觀大量으로 크게 4분류하였는데, 그 중 主觀大量에 7개의 하위분류를 추가로 설정하였다.

고대한어의 양상부사와 관련한 기존의 연구는 대부분 현대한어의 분석 방법을 답습하였다. 대부분 ‘어기조사’라는 용어로 해당 범주를 총괄하였는데 이에 대한 명확한 정의와 하위 분류의 기준을 제시하는 경우는 많지 않았다. 학자마다 서로 다른 분류체계와 범위를 설정하고 있는데, 이는 고대한어의 어기조사를 분석하는 과정에서 학자들이 양상, 어기, 서법 등에 대한 개념들을 명확히 정의하고 균일한 기준을 적용하지 않았기 때문이다. 向熹(1993)의 분류를 보면, 祈使, 疑問 등은 서법으로 肯定, 必要, 揣測 등은 양상 의미로 反詰은 의문문의 화용적 의미기능으로 볼 수 있는데, 이들을 모두 어기조사라는 하나의 범주에서 함께 논의하고 있다. 예컨대 反詰에 쓰이는 ‘豈’, ‘庸’과 같은 부사들은 대부분 疑問으로도 쓰이기 때문에 중복 분류의 소지가 크다. 李佐豐(2005)의 경우 사실상 서법 범주로 보이는 疑問과 祈使만을 설정하였다. 그러나 祈使에 포함된 ‘必’, ‘其’와 같은 부사들은 도의양상 의미로 볼 수 있으며, 별도로 설정된 決斷副詞에 ‘必’, ‘庶幾’와 같이 인식양상을 나타내는 부사들이 포함되어 있다.

한편 楊伯峻·何樂士(1992[2001])는 어기부사를 별도로 설정하지 않고, 전체 부사의 하위 범주로 상태부사, 추측(推度)부사, 판단부사, 권유·명령(勸令)부사, 겸양·존경(謙敬)부사 등을 별도로 설정하여 여타 연구의 어기조사에 해당하는 단어들을 각각의 부류로 귀속시켰다. 이러한 방식은 어기부사 내부의 구성원들이 질적으로 균일하지 못한 점을 보완시킬 수 있다는 점에서 장점이 있다. 하지만 부사의 하위분류의 수가 과도하게 많아지는 점과 화자의 태도나 관점을 표시하는 것과 같은 동일한 속성을 갖는 부사들이 각각 독립되어 상호관련성을 상실하게 된다는 점에서 단점이 있다.

본고는 해당 범주의 명칭으로 우리말로는 ‘양상부사’, 중국어로는 ‘情態副詞’를 사용하기로 하고 그 정의를 ‘命題에 대한 話者の 주관적 態度나 觀點을 나타내는 부사’라고 제시한다. ‘情態’라는 용어의 사용은 문말의 어기사가 주로 담당하는 직설, 가정, 명령, 의문 등의 서법(mood)과의 혼동을 피하기 위한 것이며 동시에 양상조동사 혹은 양상동사 등이 나타내는 의미체계와의 상호연관성을 강조하기 위한 것이다. 이상에서 논한 ‘情態副詞’와 관련한 정의와 분류는 劉月華(2001), 呂叔湘(1980) 등에서 ‘情態副詞’라고 명명하고 그 구성원으로 ‘依然’, ‘親自’와 같이 상황(情狀), 방식(方式) 등을 나타내는 부사로 정의하는 방법과는 근본적으로 다른 것이다.

三. 양상과 양상부사

양상의 개념을 정의하고 그 하위개념을 정리하는 문제는 양상부사의 전체 범주를 어떻게 설정하는가의 문제와 매우 직접적인 관련이 있기 때문에 양상부사의 연구에 있어 매우 중요하고 필수적인 작업이라 할 수 있다. 일반적으로 최근 학계는 Palmer(1986, 2001)의 견해에 따라 양상의 의미를 크게 동력(dynamic), 도의(deontic), 인식(epistemic)으로 3분하고 각각의 분류에서 3단계로 정도의 차이를 구분하여 분석하는 경우가 많았다. 아래는 拙稿(2015)에서 李明(2001), 彭利貞(2007), 朱冠明(2008), 謝佳玲(2002, 2006) 등의 선행연구를 검토하여 귀납한 중국어 조동사의 양상의 의미 체계이다.

類型 程度	인식양상	도의양상		동력양상	
		평가류	의무허가류	중성류	주어지향류
可能性	[추측]	[평가]	[허가]	[조건]	I. [능력]
蓋然性	[개연]		[의무]		II. [의지]
必然性	[필연]		[필요]	[필요]	III. [용기]

그러나 이상의 분류체계를 중국어의 양상부사에 바로 적용시키기에는 다음과 같은 문제점이 존재한다. 첫째, 조동사에 비해 양상부사가 인식양상 혹은 도의양상의 의미를 나타내는 경우, 개별 어휘가 나타내는 양상 의미의 정도성은 그 차이가 현저하지 않다. 그래서 정도의 단계를 기존의 3단계에서 2단계로 줄여, 認識類의 경우 [개연]과 [필연]으로, 義務類의 경우 [허가]와 [의무]로 단순화할 필요가 있다. 다만 상고한어 문헌에 한정하여 살펴보면 [허가]를 나타내는 양상부사가 사용된 용례는 현재까지 발견되지 않았다. 그러므로 상고한어의 [허가]는 삭제해도 무방하다고 판단된다. 둘째, 중국어 조동사가 나타내는 評價類 양상의 의미는 매우 제한적으로 실현되었다. 하지만 부사에서는 매우 다양한 방식으로 실현되기 때문에 評價類를 대분류로 독립시키고 그 하위분류를 좀 더 세분화할 필요가 있다. 셋째, 동력양상의 能力類와 勇氣類는 중국어에서 부사의 형태로 실현되지 않기 때문에 조정이 필요하다. 넷째, 조동사와는 달리 [확인], [강조] 등의 의미를 나타내는 判斷類 부사는 매우 높은 빈도로 사용되므로, 별도의 대분류가 필요하다. 이상을 종합하여 본고는 다음과 같이 상고한어의 양상부사의 의미체계를 새롭게 제시하였다.

類型 程度	判斷	認識	道義	動力	評價
可能性	[확인] (確實, 其實)	[추측] (也許, 幾乎)	[의무] (務必, 千萬)	[의지] (寧可, 索性)	[평가] (竟然, 幸虧)

必然性	[강조] (的確, 才)	[필연] (必然, 未必)	[허가] (不妨, 無妨)		
-----	-----------------	------------------	------------------	--	--

위의 표에 대한 설명은 다음과 같다. 위의 표는 전술한 바와 같이 조동사의 의미체계에서 도의양상의 하위분류에 속하던 판단류와 평가류를 각각 대분류로 독립시켰다. 그 중 판단양상은 화자의 명제의 사실성에 대한 확인이나 강조를 포함한다. 판단양상은 화자 스스로가 이미 해당 명제를 참이라고 전제한다는 점에서 인식양상과 본질적인 차이가 있다. 판단양상의 하위분류로는 [확인], [강조]의 두 항목을 설정하였다. 평가양상은 화자가 이미 알고 있는 사실의 가치 혹은 특징에 대한 평가를 말하며 증거성(evidentiality)과 관련이 깊다. 인식양상과 도의양상이 사실 여부를 판단할 수 없는 즉, [±사실성]의 특징을 갖는 명제에 대한 화자의 주관적 판단 혹은 관점이라는 점에서 차이가 있다. 현대한어의 경우, 그 하위개념으로 [각성(醒悟)], [요행(僥倖)], [의외(意外)] 등으로 보다 세분화될 수 있다.

그밖에 본 연구는 史金生 (2003) 과 郭新雨 (2003) 에서 제시한 [의문(疑問)]과 [감탄(感歎)]의 기능은 화용적 측면에서 발생하는 것으로 간주하여 본고의 설정 대상에서 제외하였다. 또한, 谷峰(2010)에서 제시한 [겸양(謙敬)]은 화자의 명제에 대한 관점이나 태도라기 보다는 화자가 청자에 대하여 취하는 태도에 해당되기 때문에 양상에 대한 본고의 정의에 완벽히 부합하지 않다고 판단하고 제외하였다. 다만, 이들을 광의의 양상의미로는 인정하고 공기제약이나 어순의 문제를 함께 고찰할 필요는 있다고 판단한다.

四 小結：상고한어 양상부사의 범위와 분류

아래는 이상의 논의에서 도출된 기준에 따라 상고한어 양상부사를 분류한 표이다.

認識情態	推測	其, 將, 且, 殆, 庶, 庶幾, 意, 意者, 或者, 其諸, 得無, 無乃, 蓋
	必然	必, 固, 斷, 決, 要
道義情態	義務	尚, 其, 式, 殆, 請, 姑
動力情態	意願	尚, 其, 式, 苟, 庶, 庶幾
判斷情態	確認	允, 慎, 亶, 展, 施, 詢, 孔, 信, 誠, 固, 實, 果
	強調	方, 正, 適, 乃, 即
評價情態	意外	曾, 僭, 寧, 一, 乃

<參考文獻>

- 谷 峰. 2010. 『先秦漢語情態副詞研究』. 南開大學博士論文.
 李佐豐. 2004. 『古代漢語語法學』, 北京:商務印書館.
 齊春紅. 2008. 『現代漢語語氣副詞研究』,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史金生. 2003. 「語氣副詞的範圍、類別和共現順序」. 『中國語文』
 謝佳玲. 2002. 『漢語的情態動詞』. 台灣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
 楊伯峻·何樂士. 1992. 『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 北京:語文出版社.
 張誼生. 2014. 『現代漢語副詞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

“吐蕃”音义考辨

王启龙 陕西师范大学

朝鮮字書《經史百家音訓字譜》收字考察

李海潤（北京師範大學 漢語言文字學 博士研究生）

一、緒論

韓國朝鮮後期正祖十六年（1792年）由李宇炯（1731-1803）所編的《經史百家音訓字譜》（以下簡稱《字譜》）是一部專門解釋經史百家書籍中的文獻用字形、音、義的一部字書。全書共收錄了10,200字。此書共六卷，以天文門、地理門、人事門、物產門四個門目分類。每個門目又按照物類分為幾個小類，小類再次分為幾個事項。我們從序和凡例得知《字譜》在編纂過程中主要參考了歷代中國和朝鮮的字書及韻書，如《爾雅》、《說文》、《古今韻會舉要》、《字彙》、《御定奎章全韻》（以下簡稱《御定全韻》）、《華東正音通釋韻考》等，有著一定的傳承脈絡。¹⁾本文主要探討的是《字譜》的收字情況。我們通過與前代字書韻書的比較，看它的收字來源、新收字、字頭選取等。這些都是我們要探討的主要內容。

二、收字來源

關於《字譜》的收字來源問題，我們得先理清《字譜》與前代字書之間的傳承關係，然後從中看出一些端倪。據我們的研究，《字譜》在吸收很多前代字書、韻書的基礎上編纂。這包括中國的和當時朝鮮的一些字書和韻書。我們從序文裡可以窺見一斑：

“余之留意字學有年，博究字書，用《爾雅》之例，而參考《說文》，不以聲之平仄而品節之，如《韻會》；不以形之偏旁而次第之，如《字彙》。”

除此之外，作者在凡例亦提到相關的幾種字書。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中國的字書或韻書如《爾雅》、《說文》、《古今韻會舉要》、《字彙》等對作者的影響相當大。在韓國韻書和字書當中，對《字譜》影響比較大的主要是《御定全韻》。《御定全韻》是當時朝鮮最為權威的官撰韻書，由正祖親自下命，以李德懋為中心編纂，成書於1792年。起初，正祖對入聲安排在後的三段式韻書體例不滿，從而新編了一部平上去入的四段式的韻書，該書在當時朝鮮後期的影響巨大。李宇炯在《字譜》凡例中也三次提到《御定全韻》，其內容如下：

“凡字不見於經史百家，隱僻古怪不適於日用文字之用者，雖在《韻會》《字彙》不載，而惟《御定全韻》所載，殆無遺漏。此外有見於子史者，添入若干字。”

“天下同文，華音亦不可不知。故依《御定全韻》所載華音及《正音通釋》，參互攷之。先於東音而錄之。”

“字義雖同而字體各不同者，臆之為囟、為窓。杯之為盃、為栝。災之為灾、為裁。欣之為忻、為訢。疆之為量、為壘。氣之為炁、為气。盤之為槃，無之為无者甚多，必曰古某俗某。《御定全韻》雖列書，而此編皆註附。”

由此可見，《字譜》作者無論是在收字或是字音方面，還是在註釋的體例方面都非常重視《御定全韻》。因此，收字方面受《御定全韻》的影響相當大，同時參考了《韻會》（古今韻會舉要）和《字彙》。總之，《字譜》收錄字頭的主要來源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歷代字書韻書和經史百家的常用字，然後不見於經史百家的雖然在《韻會》《字彙》沒有記載，只要在《御定全韻》有的話都收錄。二、有見於子史的再添加若干字。

¹⁾ 拙稿，朝鮮後期《經史百家音訓字譜》解題，中語中文學 第67輯，2017.3，韓國中語中文學會

三、新收字研究

《字譜》所受影響的朝鮮官撰韻書《御定全韻》共收了13,638字。²⁾但由於是韻書，13,638字當中有重複字。我們把這些重複字去掉，共得10,791個字種。我們把這10,791個字和《字譜》的收錄字輸入電腦之後做比較。經統計，我們發現《字譜》和《御定全韻》的重複字占89.16%，也就是說《字譜》的89.16%字頭是和《御定全韻》吻合的。而不重複的字占10.84%。《字譜》中收錄但不見於《御定全韻》的字共1,104個。那麼，這些新收字來源於哪裡？作者參考了哪些字書？這裡，我們試圖對這個問題作一探討。

我們採取的方法是隨機抽取30個字頭，然後將他們與上文所提到的相關字書進行比較。我們用以比較的字書主要有《說文》、《玉篇》、《廣韻》、《古今運會舉要》（簡稱《韻會》）、《字彙》等。之所以選擇這五本辭書作為比較對象，主要考慮到兩個方面：第一個是跟《字譜》有學術源流關係，第二是照顧到各個歷史階段的代表著作。由於篇幅，我們只舉幾個例子如下：

①【𪔐】以火耕而種也。（卷二·田·9b）

字書	解釋
《說文》	𪔐， 燒種也 。《漢律》曰：‘𪔐田祿艸。’从田麥聲。
《玉篇》	力周切。田不耕燒種也。
《廣韻》	𪔐，田不耕而火種。
《韻會》	《說文》 燒種也 。漢律𪔐田祿艸。
《字彙》	𪔐，力求切，音流。 以火燒田而種也 。

②【巖】山崛起。夏俎，夏后用一。（卷二·山·18b）

字書	解釋
《說文》	（無）
《玉篇》	（無）
《廣韻》	（無）
《韻會》	概， 夏俎名 。通作巖。《禮記》夏后氏以巖注巖之言麗也
《字彙》	居胃切，音貴。 山崛起貌 。又居月切，音厥。 夏俎名 。《禮·明堂位》俎用椀巖。

③【𪔐】胡神，唐官品有一正，从天。一作𪔐，从夭，妖也。（卷五·禮典·73a）

字書	解釋
《說文》	胡神也 。从示天聲。
《玉篇》	（無）
《廣韻》	胡神 。《官品令》有𪔐正。呼煙切。
《韻會》	（無）
《字彙》	虛延切，音軒。 胡神名，又唐官品有𪔐正 。从天與从夭者不同。

我們在從上面舉的例子，通過對比不難發現，《字譜》的釋義與《字彙》、《韻會》、《玉篇》、《說文》多有重合。我們把重合的部分用粗體表示。其中，與《字彙》的釋義相同的例子共12處，其次是《韻會》6處。釋義相似的《玉篇》7處，《說文》和《廣韻》5處。因此，我們認為這些不見於《御定全韻》的字，應當主要來源於《字彙》，其次是《韻會》、《玉篇》、《說文》。

²⁾ 鄭卿一（2008）認為是 13,345 字。和作者有些差異，或許是因為一些重複字。[韓]鄭卿一·奎章全韻·全韻玉篇[M]·신구문화사, 2008. p. 65

四、字頭的選取

有關《字譜》字頭字形選取的問題，我們看它在選取字形時，有什麼樣的規律性或潛在標準。因此，我們從《字譜》作者所選取的字母字及第一到六卷的字形中，舉取一些典型的部首或多次重複出現具有代表性、有特色的字形。把它們和同時代中國的《康熙字典》、《說文》字形及朝鮮的《御定全韻》進行比較。

我們發現《字譜》所選擇的字頭字形的一部分有從古的現象。如“日，旁，縣，設，𠂔，思，正，正，畱，用，鼎，其，具，止，虫”字是《說文》小篆字形的楷化。這種字形也多出現在《御定全韻》。這些從古的現象是怎麼產生的，對此趙成德（2015:252, 260, 280）指出“韓國文集當中真正開始使用古字是朝鮮後期。朝鮮後期古字的使用這麼多樣，我們能看是因為當時正祖極力推廣的“書體反正”文字政策及這政策下編的《御定全韻》的影響。…朝鮮後期的字形有‘康’‘憂’‘睂’‘傍’‘奔’‘𦵏’‘患’‘𦵏’‘宿’‘申’‘𦵏’‘身’‘用’‘選’‘𦵏’‘寅’‘周’‘瀑’‘疾’等接近於《說文》的字形。”³⁾而在《康熙字典》這些《字譜》的古字都是現在的楷書字形。因此，比較結果《字譜》字形多從《御定全韻》的現象。但同時，“更，暴，死，康”等字並沒有如《御定全韻》從古寫作“𦵏，暴，死，康”。

總而言之，我們整理以上的現象大致得出以下的結論：第一、《字譜》的字形明顯和《御定全韻》一致，有從古的現象。和《說文》小篆的楷化字形相同。第二、《字譜》字形在從古的同時，也有靈活變通，反映當時實際用字的面貌。在字形選取上，兼顧從古與實用兩個方面。另外，字頭中也有一些異體字，其字形變化不是很大，多半是異寫字，在此先不詳細說明。

五、結論

以上，我們初步地探討了《字譜》收字方面的問題。作者在收字過程中參考歷代中國和朝鮮的字書韻書和經史百家，選取了其中的常用字。然後不見於經史百家的雖然在《韻會》《字彙》沒有記載，只要在《御定全韻》有的話都收錄。並且，有見於子史的再添加若干字。《字譜》作者在注重《御定全韻》的同時，新收字方面多參考了《字彙》，釋義多有吻合。字頭字形的選取上和當時的《御定全韻》一致，有從古的現象。但由於是私撰字書，也有不完全和《御定全韻》相同，也有反映現實用字的面貌。有關《字譜》的收字方面希望進一步進行研究，將有助於彌補朝鮮後期的漢字學及字書學史。

3) [韓]趙成德. 韓國文集所在異體字研究[D], 成均館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 2015.

2017年度韩国中语中文学秋季联合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 12日 (星期日)

13:00-14:30

语言学 分科 4-3 (203號)

主持：朴錫弘(東國大學)

李圭甲(延世大學)

筆劃變化異體字的偏旁生成與解體現象考察

河永三(慶星大學)

《古今釋林》的文字學的價值

康惠根(忠南大學)

雙音節單純詞裡義符相同形聲字的來源及其組合

金愛英(安養大學)

佛經音義書引說文考

劉元春(上海交通大學)

《韓國金石文集成》釋文商榷

金玲敬(慶星大學)

《新撰字鏡》異體字類型考

1. 绪言

由笔划变化而成的异体字中有很多是仅通过笔划的增减或变形,使得字形有别于原有的正字形的。而笔划的增减或变形,也会形成一些完全不同的新形态的偏旁。但由于这样的偏旁与原有的字形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不会给正字的字义带来影响。下面来看一下这样的异体字是通过什么方法产生的、这样的异体字有哪些类型、其原因及特征又是什么。

2. 生成与解体方法

由笔划变化而成的异体字形的新形态偏旁,其生成或解体方法有很多,但大体上可分成四种。即由笔划增加而成的、由省略而成的、由变形而成的以及综合这几种因素而成的。下面对其按类型进行简单的分析。

2.1 由笔划增加引起的偏旁生成与解体

在异体字中有些是通过笔划的增加而生成之前没有的新形态偏旁。如“宰(宰)”,原本是由“宀”和“辛”构成,但在“辛”上添加横划,“辛”变成了偏旁“幸”。即这不是添加了新偏旁,而是由于添加了横划,之前的偏旁消失,生成了新的偏旁。与此类型相同的还有“駒(駒)·矜(矜)·託(託)·準(準)”,这些字都是通过笔划的增加,“駒(駒)”中的“同”变为“向”,“矜(矜)”中的“今”变为“令”,“託(託)”中的“乇”变为“毛”,“準(準)”中的“十”变为“升”,偏旁都有所改变。

与此不同,像“兄(兄)·允(允)”这样的情况原本是两个偏旁连接而成的形态,但中间添加横划后,两个偏旁分离,并且其中一个偏旁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偏旁。即上面两个字原来的偏旁都是“儿”,添加横划后,形成了新的偏旁“兀”。另外“匡(匡)”,原来的偏旁是“二”,添加竖划后,形成了新的偏旁“匚”。

随着笔划的改变,也会发生偏旁解体的情况。如“宙(宙)”,在下面的部分添加笔划后,原来的偏旁“由”变得不成偏旁。“𠂔(白)”也是在下端添加了竖划,使得偏旁失去了原有的模样。除此以外像“訝(訝)·𠂔(力)·育(百)”这样的字也都属于该类型。

2.2 由笔划省略引起的偏旁生成与解体

一般情况下,随着笔划的增加或变形,完全有可能生成新的偏旁。但在异体字中也有一些是随着笔划的省略,生成了完全不同的偏旁。这也是一种将原有偏旁换成其他偏旁的情况,这样的字有“宮(宮)·束(束)·係(係)·絲(絲)”。其中“宮(宮)”,原来的偏旁是“吕”,但偏旁中间省略了一个笔划后,变成了两个“口”的偏旁。“束(束)”中间的横划省略后,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偏旁“束”。另外,像“係(係)·絲(絲)”这样的情况,“糸”上端的撇划省略,生成了偏旁“糸”。

与此相反,也有存在一些随着笔划的省略,原有偏旁解体的情况。如“𧯛(𧯛)”,右侧偏旁“世”原本是正字的偏旁之一,但省略了两个笔划后,失去了偏旁的功能。“商(商)”下端内部的笔划省略后,原来的偏旁解体。“絃(絃)”和“𧯛(𧯛)”也都是随着笔划的省略,原有偏旁发生改变。

2.3 由笔划变形引起的偏旁生成与解体

仅由笔划变形便可生成新的偏旁。如“𧯛(𧯛)”,原来“𧯛”内部的笔划“𠂔”通过变形,形成偏旁“𠂔”。“𧯛(寮)”也是随着原来下端的“寮”笔划变形,变成了“木”和“貝”两个新的偏旁。除此以外“𧯛(耐)·𧯛(弘)·組(組)·配(配)·勁(勁)”这样的字也是通过笔划的变形,生成了新的偏旁。即“𧯛(耐)”中的“寸”变为“彡”,“𧯛(弘)”中的“厶”变为“口”,“組(組)”中的“且”的笔划发生变化成为“旦”,“配(配)”中的“己”变为“巳”。另外“勁(勁)”中的“𠂔”变为“至”,“力”变为“刀”,两个偏旁都发生了变形,生成了新的偏旁。

由于笔划改变使得偏旁解体的情况有“𧯛(虎)”,原来的偏旁“𧯛”随着笔画的改变,偏旁解体。“𧯛(九)”由于笔划发生变化,很难找到原有的字形。另外“𧯛(常)”由于上面的偏旁“尚”中的“口”发生改变而失去了偏旁的形态。“𧯛(去)”和“𧯛(市)”也都属于该类型。

2.4 由综合因素引起的偏旁生成与解体

作为偏旁生成的方法,虽然上面三种分别成为引起偏旁生成或解体的因素,但也有综合了上面三种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方法的情况。如“𧯛(俱)”,原来的偏旁“具”中间省略了一个横划,竖划的一部分变成了较短的形态,同时中间又增加了点划,使整体成了由“日”和“六”两个偏旁构成的形态。对于“𧯛(近)”,“后”上面的笔划通过省略和变形这两个方式,变成了偏旁“石”。“𧯛(勢)”上端左侧的偏旁“𧯛”通过省略和变形的方式变成了“丰”这样的偏旁,并且上端右侧也变成了“刀”,下端的“力”也变成了“乃”。还有“𧯛(兆)”,中间的撇划省略后,两边的笔划都变成“土”,生成了新的偏旁。

偏旁的解体在会综合运用上面的各种方法。如“錢(錢)”右侧偏旁综合地运用了省略和变形,形成了新的字形,失去了偏旁的功能。“𧯛(卓)”随着省略和变形,偏旁发生了解体。“𧯛(夢)”也是经过变形和笔划的重复过程,失去了原有的偏旁。

3. 生成与解体类型

异体字由于笔划的变化,形成的新偏旁的类型十分多样:原本仅是笔划但变成偏旁的、原本是一个偏旁后变成另一个偏旁的、在变成其他偏旁的同时,一部分笔划被分离开来当作笔划使用的情况等,十分复杂。

下面将其按类型进行分析。

3.1 由笔划变为偏旁

有一种情况是原本很难被视作偏旁，但随着笔划的变换，却形成了新的偏旁。如“鼎·𩺰（鼎）”，该字原本是由一个偏旁构成的字，但一部分笔划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新的偏旁。即“鼎”中包起上面“目”的笔划仅不过是笔划而已，但字形发生变化，变成了“句”和“斤”或“勿”和“斤”的形态。另外，“容(害)”上面的偏旁字形发生改变而变成了“告”，“奈(棄)”下端的笔划发生改变而生成成了“木”，“乳(乳)”下端的笔划发生变化，生成了新的偏旁“手”，“乳(乳)”上端的偏旁是独立的偏旁，但字形发生了改变而形成了偏旁“用”。除此以外，像“拘(刑)·束(來)·座(座)·衆(衆)·彬(形)·宜(直)·麗(麗)”这样的字也都是笔划发生改变，原本不是偏旁的部分变成了偏旁的形态。

3.2 由偏旁变为笔划

也有与上面相反的现象，即原来的偏旁由于字形发生变化，使得偏旁解体成笔划。如“𨾏(個)”，随着右侧偏旁“固”下端的一个笔划省略，偏旁解体成为笔划。“禮(禮)”右侧偏旁的上端添加了一个笔划，使其不能起到偏旁的作用，而回到笔划阶段。“𦏧(羿)”上端的偏旁“羽”随着字形的改变，变成了起不到偏旁作用的笔划。“𦏧(突)”上端的偏旁解体后，不再发挥原来的作用。除此以外，像“跂(跂)·鮑(鮑)·闌(闌)·闌(闌)·闌(闌)”这样的字也都是随着字形的改变，原来的偏旁解体不再是偏旁。另外，“顛(顛)”也属于这一类型，是一个两个偏旁都发生解体，仅由笔划组成的异体字。

3.3 由一偏旁变为另一偏旁

对于一个偏旁变为另一个偏旁的情况，有由偏旁增加或省略而成的，有偏旁变形而成的，也有综合以上因素而成的。首先由笔划增加而成的例子可说到“寒(寒)”，原本是由两个点构成的偏旁，后添加两个笔划，从而产生了偏旁“心”。“匠(匠)”则是在“斤”的下端添加了一个横划，变成了新的偏旁“丘”。“盟(盟)”是下面的“皿”添加了一个点，变成了“血”，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偏旁。“矜(矜)”是右侧偏旁“今”下端添加了捺划变成了“令”。除此以外，运用此方式而成的还有“𠂔(巨)·𠂔(𠂔)·抑(抑)·局(局)·𠂔(奔)·𠂔(男)”。

还有一些是由于笔划变形，原来的偏旁变成了其他偏旁的。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如“𠂔(公)”，下端的“厶”变为“口”。除此以外“𠂔(儼)·諺(諺)·彈(彈)·參(參)·邑(邑)”也是由“厶”变为“口”，或是发生与之相反的变化，这在异体字中都是十分常见的现象。

如此由笔划变化而生成其他偏旁的还有“𠂔(訴)”，即原来的偏旁“斥”变形为“片”。另外“𠂔(安)·安(安)”中上端的偏旁“宀”随着书写方法的改变，字形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小”或“山”的形态。“𠂔(覓)”上端的偏旁“爪”变成了字形相似的“不”，“𠂔(刷)”中的“尸”变为“又”，“𠂔(記)”中的“己”也变为“弓”。还有“𠂔(詣)”右侧上端的偏旁发生了变化，这样的例子也十分常见。此外，通过字形的变形而变为新的偏旁的还有“𠂔(最)·𠂔(詆)·胃(胃)·𠂔(宜)·𠂔(耐)·𠂔(辱)·𠂔(密)·𠂔(須)·𠂔(弘)·𠂔(雪)·𠂔(雲)·𠂔(倭)·𠂔(駮)·𠂔(呪)·𠂔(列)·𠂔(刹)·𠂔(魚)·𠂔(鳩)·𠂔(互)·𠂔(氏)·𠂔(禽)·𠂔(鳩)·𠂔(底)·𠂔(譯)·𠂔(貢)·𠂔(近)·𠂔(還)·𠂔(試)·𠂔(筓)·𠂔(索)·𠂔(終)·𠂔(絳)·𠂔(蘭)·𠂔(思)·𠂔(思)·𠂔(思)·𠂔(王)·𠂔(抑)·𠂔(是)·𠂔(春)·𠂔(勢)·𠂔(質)·𠂔(諫)”。

该类型中还有很多是综合了上面的笔划增减或变形而成的。如“𠂔(孔)”中的“乚”通过增加和变形，变成了“人”。“𠂔(兄)”中通过笔划的增加以及变形，生成了完全不同的偏旁“九”。“𠂔(舛)·舛(舛)”中也是综合了笔画的增加和变形，变成了新偏旁。除此以外，属于该类型的还有“𠂔(豐)·𠂔(魅)·𠂔(惡)·𠂔(截)·𠂔(俳)”。

3.4 由一个偏旁变为两个偏旁

偏旁中有一些本为独体字，是不能再分解的最小单位的偏旁，而这样的偏旁之间经过合并，会形成单位大一些的偏旁。但异体字中有一些由于笔划的改变，最小单位的偏旁或是相对大一点单位的偏旁会变成与原来的偏旁不同的新偏旁，最终再拆分成两个小单位的偏旁。如“𠂔(共)”本来被看作是一个偏旁，笔划增加后字形分离，拆分成偏旁“廿”和“刀”。“𠂔(誅)”中的“未”本来是一个偏旁，随着笔划的增加、字形分离，形成了偏旁“丰”和“木”。“𠂔(駮)”中的“允”也本是由“厶”和“儿”两个偏旁结合而成的偏旁，笔划增加后，字形分离，分成了“厶”和“兀”两个偏旁。“𠂔(競)”本来是由“儿”和“古”结合而成的偏旁，随着笔划的增加，分离成了偏旁“土”和“兄”。“𠂔(驢)”右侧上端的偏旁“丰”通过字形的变化，变成了“土”和“一”两个偏旁。“𠂔(克)”随着笔划的增加以及变形，生成了偏旁“右”和“兀”。

另外，相比于笔划的增加，有很多是通过变形使得原有的偏旁经过解体与再结合的过程，形成了两个偏旁。如“𠂔(去)”，分离后形成了“大”和“厶”两个偏旁。“𠂔(具)”分离成“目”和“六”。“𠂔(肉)”原本也是独体字，但随着字形的变化，字形解体，结果形成了偏旁“一”和“六”。除此以外，“𠂔(兌)”随着一个偏旁变形后，便由“公”和“儿”构成，“𠂔(充)”也是通过变形的过程，形成了偏旁“一”和“兄”。与此相似的还有“𠂔(克)·𠂔(剋)·𠂔(兗)·𠂔(兗)·𠂔(統)·𠂔(交)·𠂔(紋)·𠂔(紋)”。而“𠂔(克)·𠂔(克)”的字形变形较为严重，新生成的偏旁形态与原有字形相差较远。

另外，“𠂔(迄)”右侧偏旁“乞”也是上端的笔划发生变化，分离成了偏旁“上”和“乙”，与此相同的还有“𠂔(乞)·𠂔(訖)·𠂔(訖)”。 “𠂔(兇)·𠂔(罵)·𠂔(罵)”上端原本也是一个偏旁，但分离后，形成了两个“口”。“𠂔(容)”的偏旁“谷”再次组合成了“欠”和“厶”。

而“𠂔(拆)”左侧偏旁“斥”的上端增加了点划后，又将其拆分，变成了“广”和“千”两个偏旁，从而很难认出原来的字形。像这样很难认出原来字形的还有“𠂔(馬)·𠂔(隄)·𠂔(達)”。这些都是在原来的字形上添笔划，使已经复杂的字形变形，再将其拆分成几个偏旁，因此很难认出原来正字的字形。

此外，由一个偏旁分成两个偏旁的异体字还有“𠂔(帝)·𠂔(逃)·𠂔(彪)·𠂔(蹄)·𠂔(仰)·𠂔(及)·𠂔(亟)·

夫(赤)·駁(駁)·匈(匈)·蔽(蔽)·罵(罵)·騫(騫)·詩(詩)·跚(跚)·鄉(鄉)·平(平)·序(序)·府(府)·外(升)·低(低)·亦(亦)·仕(仕)·候(候)·蹕(蹕)·譚(譚)·顛(顛)·勞(勞)·劉(劉)·劉(劉)·對(對)”。

3.5 由一个偏旁变为其他偏旁和笔划

既然有原本是一个偏旁,随着笔划的增加或变形等原因,生成与原有偏旁不同的其他一个或两个偏旁和笔划。如“迨(迨)”,右侧偏旁“后”上端笔划变形后,变成了“右”和撇划。即原来“后”是一个偏旁,在异体字中变成了一个偏旁“右”和不能构成偏旁的笔划的结合体。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字中也经常发生。如“亡(亡)”经过字形的变形,变成了偏旁“工”和笔划点划的结合体。“亡(己)”也在变形的过程中,从一个偏旁变成了偏旁“亡”和横划的结合体。“假(假)”右侧偏旁“段”也是随着笔划的变形,变为了“長”和其他笔划的结合体,与此相同的还有“假(假)”。除此以外,“覲(覲)”左侧偏旁变成了“工”和其他几个笔画的结合体,“全(全)”下端的偏旁“王”变成“工”和点画的结合体,“野(野)”中的“予”变成了“口”和剩余笔划的结合体。属该类型的还有“凝(凝)·弧(弧)·矣(矣)·購(購)·講(講)·愈(愈)·諱(諱)·飢(飢)·兆(兆)·役(役)”。

另外,像“匹(匹)”这样的情况,原本正字是“正”,“匹”为异体字,但现在“匹”被视为正字。对于该情况,正确地来讲并不是从“匹”变成的“匹”,而是“正”经过“匹”变成了“匹”。即经历了“正·正→匹→匹·匹→匹→匹”的过程。但是现在“匹”是正字,结果上看只能说“匹”的异体字是由“正”和其余笔划构成的结合体。然而与此相似的形态在其他异体字中也经常出现,这些异体字与上面的过程正好相反。如“匠(匠)”或“匠(匠)·匠(匠)·匠(匠)·匠(匠)”这样的字的正字从一开始便是“匠·匠·匠·匠”,它们都和“匹”一样具有偏旁“匚”。即“匹”是后来才变化出来的,而它们从一开始便具有了这样的字形。因此它们的异体字形都是“正”和横划的结合体,呈现出了与上面相反的过程。这一点可以从“匠(匠)·匠(匠)·匠(匠)·匠(匠)”上得到论证,其展示出了上面的异体字中用偏旁“正”而建的中间过程。

原有的偏旁不但通过变形,还有很多综合了笔画的增加、减少、变形,结果变成了其他偏旁和笔划的结合体。如“伸(伸)”,原来的偏旁“申”是一个偏旁,字形变形,并且增加了撇划和点划,形成了由“曳”和点划构成的字形。“是(是)”下端的“疋”变成“疋”,且添加了横划。“廷(廷)”的偏旁“王”变为“丰”,并增加了点划。“京(原)”经过变形和省略的过程,变成了“京”和横划的结合体。此外“克(克)·壺(壺)·呪(呪)”也都属于该类型。

3.6 由一个偏旁和其他笔划变成另一偏旁

有一些字原本是由一个偏旁和笔划构成,随着笔划的变化,却结合成了一个新偏旁。如“弓(局)”,下端的“口”以外的部分是由偏旁“尸”和仅为笔划的“丿”构成。但是通过笔划变化,结合成了新偏旁“弓”。与此相同的还有“跬(跬)”,其也经过了相同的过程,形成了偏旁“帛”。另外,“隆(隆)”右侧下端的“生”是由横划和偏旁“生”构成,发生改变形成了“厶”这个新偏旁。“諷(諷)”也是“風”内的偏旁“虫”和横划结合变形,在异体字中生成了新偏旁“百”。

3.7 其他

还有一些原本是两个偏旁,经过字形变化,变成了一个新偏旁的形态。如“兇(兇)”原本是由“宀”和“元”两个偏旁组成,但“宀”和“元”上端的两个横划连接,且“宀”上面的点划位置发生改变,成了新形态的偏旁“兇”,与此相同的还有“兇(兇)”。而“蹶(蹶)”原来的正字右侧偏旁由几个偏旁构成,后经过字形的结合与分离的过程,变成了“放”与其他笔划结合的形态。

除此以外,也一些是原本是两个偏旁,经过字形的分离和结合的过程,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偏旁。如“鷓(鷓)”,左侧的偏旁由两个偏旁构成,后经过变形和分离过程,形成了“上”和“貝”不同于之前的两个偏旁。还有“崇(崇)”,原来是由两个偏旁构成,但经过分离和变形,组合成了“上”、“宀”、“云”这三个偏旁。“遂(遂)”上端的偏旁“火”变成了三个偏旁,“侯(侯)”也变成了“亡”和“大”。但是,这些字即使原来是由两个偏旁构成,但由于其已经可以从一个正字看成一个偏旁,因此很难说它们是两个以上的偏旁变成的,将它们说成是一个偏旁也并不能算错。

4. 生成原因

众所周知,异体字生成原因中最重要的追求书写的便利性与均衡或是稳定性。对于由笔划变化使得偏旁解体或生成的异体字,上述原因也是此类异体字生成的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但是体现出偏旁解体和生成现象的异体字中,除了以上原因外,还存在其他原因,下面对包含以上两个重要原因在内的原因进行举例说明。

第一,为了字形的均衡或稳定性。为了实现字形的均衡,大部分会通过增加笔划或变形将原有的偏旁变成其他偏旁。如“矜(矜)”,在右侧偏旁“今”的下端添加一个笔划,使其变为“令”,字形从整体上看便具有了均衡感。“奔(奔)”下端添加了横划,提高了字形的稳定性,“匠(匠)”也是相同的现象。另外“府(府)”通过改变字形的结构,变成了新的偏旁形态,使其整体上具有了稳定性。除此之外,“兇(兇)”增加了笔划使字形分离,以求得均衡之美。

第二,为了寻求书写的便利性。如“虎(虎)”和“九(九)”都是为了寻求书写便利,在笔划变形或增加的过程中丧失了原来偏旁所具有的偏旁功能。“羿(羿)”为了书写便利,而将上端的偏旁“羽”变形。“覓(覓)”也是为了将“爪”写得容易些,而将其变为“不”。“仰(仰)”右侧偏旁“仰”将左右分开的部分结合成“巾”。“兇(兇)”将上面的偏旁“宀”和下面偏旁的上端结合变形,结果变成了“兇”的形态,可以说这也是为了书写的便利性。除此以外,“講(講)·京(原)·壺(壺)·安(安)”也都属于此。

像这样为追求书写便利性而成的异体字在偏旁方面上最终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即原来的偏旁随着其解

体,变成止于笔划的结合体,或是变成了另一个偏旁。上面论述的字中“𧈧(虎)·𧈧 (九)·𧈧 (羿)”属于前者,“覓(覓)·仰(仰)·講(講)·兒(完)·烹(原)·壺(棄)·安(安)”则属于后者。

第三,与以往的其他异体字不同,由笔划变化造出偏旁的异体字所具有的最特别的因素中,有一点正是具有将不是字的变成字的需求。即原本仅是笔划的结合体,并不能构成独立的偏旁,通过笔划增加或变形而将其变成偏旁形态的需求。一般来讲合体字是偏旁的结合体,并且偏旁从相应的合体字分离时,大部分也是可单独使用的字。但对于部分合体字,构成该异体字的部分成分若单独来看,事实上并不能单独使用。而這些字在识字与使用上比起其他合体字较为不便。因此將这样的部分变成一般使用的偏旁形态,以此有助于对该字的认知及使用。这样便有了將这部分变成其他偏旁的需求,从而造出了这一类型的异体字。如“害(害)”,单独看下面的偏旁,事实上是绝对不能使用的字。因此将其变为“告”,好像变成了一般合体字的形态,一个由任何时候都可独立使用的偏旁构成的结合体。还有“𣎵(棄)”位于下面的偏旁事实上并不能独立使用,因此将其变形为一般都会使用的偏旁“木”的形态。此外,“𧈧(驢)”不但右侧偏旁不能单独使用,右侧偏旁的上端更不能使用,因此将该部分变成了更加常用的偏旁形态。

这样的需求不仅仅适用于合体字。有些独体字字形复杂,便将其分离变形形成好似由几个偏旁构成的合体字。如“𧈧(鼠)”,原本整体是一个独体字,是不能分开的。但异体字将字形下面的部分变形成了“用”这样的形态,造出了一个可独立使用的字。“𧈧(龍)”本来是一个独体字,经过几次字形的变化过程,右侧部分变成了“尤”的形态,整个字形好像变成了一个偏旁的结合体,即合体字。

此外,还有一些字,其偏旁原本是可单独使用的字,但事实上却几乎不单独使用,而异体字中将其变形为实际也经常使用的偏旁。如“𧈧(勢)”,左上角的偏旁“壺”确实是一个偏旁,但其主要经常作为合体字的一部分偏旁使用,几乎不单独使用,因此异体字中将其变为经常单独使用的字形“幸”。

第四,具有将单个偏旁或两个偏旁相接如同一个的字形分成较小单位的需求。如“宀(肉)”,分明是一个独体字,通过字形的变化变成了由“宀”和“六”两个偏旁构成的合体字的形态。“𧈧(身)”原本也是独体字,其同样经过字形的变化,分离成了与原来字形毫无关联的偏旁“尸”和“弓”。此外,“𧈧(去)”分离成“大”和“厶”的形态,“𧈧(帝)”变成了好像“土”和“手”的结合体形态,“𧈧(鼎)”也变形分离成“目·句·斤”的形态,像是变化出了偏旁。

不但在这样的独体字中出现这样的现象,在合体字中也同样出现。即构成合体字的一个偏旁字形发生变化,该偏旁分离成两个偏旁。如“𧈧(拆)”,右侧偏旁“斥”原本是一个字,但经过字形的变化,分成“广”和“千”两个偏旁的形态。“𧈧(誅)”右侧偏旁“未”原本是一个偏旁,字形发生变化后,分成了“丰”和“木”两个偏旁的形态。

与上面有所不同,有些原本是由两个偏旁构成的字,但这两个偏旁相接,可能会将它们认成是一个字,于是便将其明确地分成了两个偏旁。如“𧈧(赤)”,原本是两个偏旁,但两偏旁相接,可能会被误认成是一个偏旁,因此明确地将其分成“土”和“火”两个偏旁。此外,像“𧈧·𧈧·𧈧·𧈧(克)·𧈧(兕)·𧈧(既)·𧈧(統)·𧈧(交)·𧈧(充)”虽然不是由两个偏旁构成,而由一个偏旁和其他笔划的结合体构成,这里也将上面的偏旁和下面的部分分离,明确地展示出其为一个偏旁。

5. 结语

本文对由笔划变化而成的异体字中正字的解体以及生成完全不同偏旁的方法和类型进行了考察。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知道,由正字的笔划增减或变形而成的异体字中,经常会出现生成新偏旁或解体的现象。下面看一下该现象中显示出的几个特点。

第一,正字原有的偏旁在异体字中变为其他偏旁形态时,与由笔划增加而成的相比,经过变形过程生成的明显更多。这是因为由笔划增减引起的字形变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由笔划变形引起的字形变化相比,其范围理应会小。

第二,与仅止于偏旁解体的情况相比,原来的偏旁解体后,生成其他偏旁或分离成偏旁和笔划的结合体的情况更为常见。虽然没有必要通过笔划变形造出其他偏旁,但实际上却经常发现会生成其他偏旁或偏旁与笔划的结合体。

第三,偏旁增加笔划,再经过变形和分离后,生成两个偏旁的字形与其他情况相比,较难推断出其正字。如“𧈧(馬)·𧈧(隄)·𧈧(達)”,由于与正字字形相差得太多,所以很难推断出其正字。

第四,有一种情况经过偏旁的结合和再分离的过程,生成完全不同形态的偏旁。这应是为了字形的均衡

第五, 笔划中像“台(公)·来(來)·座(座)·簾(簾)·諺(諺)·彈(彈)·采(采)·邑(邑)”中的“厶”和“人”这样的形态经常会变成“口”, 而且与此相反的情况也十分常见。这也应是为了书写的便利和字形的均衡。

李圭甲 / 笔划变化异体字的偏旁生成与解体现象考察 ● 339

《古今释林》的文字學的價值
河永三 慶星大學

雙音節單純詞裡義符相同形聲字的來源及其組合

康惠根（國立忠南大學校中語中文學科）

[目次]

-
- 一. 緒論
 - 二. 雙音節單純詞的類型和定義
 - 三. 由兩個後起形聲字所組成的
 - 四. 由一個假借字和一個後起形聲字所組成的
 - 五. 由兩個假借字所組成的
 - 六. 結論
-

一. 緒論

雙音節單純詞往往一詞多形。後來為詞形統一、明確詞義，就把同樣的義符加在原来的兩個漢字上面，產生後起形聲字。可是實際調查的結果，却不難發現並非那麼單純和簡單。從詞義和字義的關係來看，構成雙音節單純詞的義符相同形聲字來源不外乎“後起形聲字”和“假借字”。雙音節單純詞裡義符相同形聲字的組合有如下三種情況：1)由兩個後起形聲字所組成的，2)由一個假借字和一個後起形聲字所組成的，3)由兩個假借字所組成的。

本論文以現在使用的雙音節單純詞為主，並且根據《現代漢語詞典》所收錄的雙音節單純詞，分析和考察了雙音節單純詞裡義符相同的形聲字。雙音節單純詞的不同寫法大部分是從《新編聯綿詞典》（2001年4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為高文達）和《漢語大詞典》裡找出來的。

二. 雙音節單純詞的類型和定義

1. 多音節單純詞有四個類型：1) 聯綿詞（指兩個音節連綴成義而不能拆開的詞）、2) 疊音詞、3) 音譯的外來詞、4) 擬聲詞。¹⁾由兩個義符相同的形聲字組成的雙音節單純詞在上述的四個類型裡都出現。可是裘錫圭先生在《文字學概要》裡却說：“漢字記錄具有兩個以上音節的語素，有用假借字和造專用字這兩種方法。……造專用字的辦法通常只用在雙音節語素。所造的字絕大多數採用形聲結構，例如古代的‘蟬螭’（虹的別名）、‘徜徉’，現代的‘咖啡’、‘噶啞（一種有機化合物）’”。²⁾由此可見，‘同時造兩個後起形聲字’的現象很可能只在‘聯綿詞’和‘音譯的外來詞’裡發生。因此本論文將圍繞‘聯綿詞’和‘音譯的外來詞’進行討論。

2. 鄭明友在〈“狼狽”源流考論〉一文裡說：“纵观‘狼狽’的源流，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联绵词往往一词多形。联绵词以音为主，所用字只是记音符号，因而往往出现用不同的字记同一个词。二、联绵词不可分训。联绵词只有一个语素，是用兩個字记词的两个音节，字与词义并无直接联系。古人往往分训联绵词，为其找本字、造本字或作出俗词源解释，这是夸大了汉字因形示义的特点，拘泥于看字认词的观念所致。三、注意联绵词的音变。由于古今地域之别，同一个联绵词会有音变，派生出的新词也会有音变，自然也会用不同的字來记。四、俗词源说虽不能科学地考察词源，但在词汇发展中却可以起促进作用，同时丰富了汉语词汇。”³⁾他還恰如其分地指出：“字与词义并无直接联系”的就是聯綿詞（雙音節單純詞）。

3. 徐振邦先生在《聯綿詞概論》中指出：“现今界定联绵词为双音节单纯词，也称作单纯性双音词。具体的说，联绵词中的两个字仅是一个词素，不能分拆为两个词素。1) 凡是一个复音结构连用时的意义与这个复音结构的两个字单独使用时的意义毫不相关；2) 或者一个复音结构其中一个字单独使用的意义与这个复音结构连用时的意义相同或相近，而另一个字不能单独使用；3) 或者一个复音结构的两个字都不能单独使用，单独使用便各自无义这三种情形的复音词便是联绵

1) 黃伯榮、廖序東主編，《現代漢語·上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258頁。

2) 裘錫圭著、許銀輝校訂，《文字學概要》，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3月，第24頁。

3) 鄭明友，〈“狼狽”源流考論〉，通化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11月，第30卷第11期。

詞。”⁴⁾他的這些主張中1)和3)可以說是沒問題的，可是2)的情況就比較複雜。我認為假如“一個復音結構其中一個字單獨使用的意義與這個復音結構連用時的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話，這應該看作是單音節詞的雙音節化或偏義複詞。

比如‘螞蟻[mǎyǐ]’和‘迤邐[yǐlǐ]’，一般來說是屬於聯綿詞（雙音節單純詞），

3.1 對於‘螞蟻[mǎyǐ]’，《現代漢語詞典》裡解釋說：“螞蟻（名）昆蟲，體小而長，黑色或褐色，頭大，有一對複眼，觸角長，腹部卵形。……”。《說文》裡有‘蟻’字，而沒有‘螞’字。它在‘蟻’字下面解釋說：“蚍蜉[pífú]也”，是“一種大螞蟻”。所以《漢語大詞典》也解釋說：“本指大蟻。後亦為蟻的通稱。……”。對於‘螞’字，《康熙字典》引用《玉篇》解釋說：“音馬。蟲名也。”，又引用《正字通》說：“馬蟻，俗作螞。”可是查看《正字通》原文卻發現不像《康熙字典》裡說的那麼簡單，它的解釋為：“螞，俗字。蜺[xián]名馬陸、馬蠲；蜺[zhì]呼馬蟻、馬蟻。因作螞。舊注音馬，汎訓蟲名，誤”，顯然跟‘螞蟻’的意思無關。由此可見，‘螞’字是假借字，而‘蟻’字則是‘蚍蜉’的引申義。另外，《現代漢語詞典》對‘蟻’字解釋說：“（名）昆蟲，種類很多，一般體小，呈黑、褐、紅色，……。”由此可見，‘螞蟻’跟‘蟻’字的意思有關，‘螞蟻’不能看作是聯綿詞（雙音節單純詞）。現在的‘螞’字的用例，除了‘螞蟻’以外，還有另外的四個詞，《現代漢語詞典》裡‘螞’字有三個聲調，並且都解釋說：“見下”，下面各有“螞蟻[mǎláng]，螞蟻[mǎyǐ]、螞蜂[mǎfēng]、螞蟻[mǎhuáng]，螞蚱[mǎzha]”等。

3.2 對於‘迤邐[yǐlǐ]’，《現代漢語詞典》裡解釋說：“〈書〉（形）曲折連綿：隊伍沿著山道～而行。”又解釋‘迤’字說：“（介）往；向（表示在某一方向上的延伸）：天安門～西是中山公園，～東是勞動人民文化宮。”又解釋‘邐’字時卻只說：“見1539頁[迤邐]。”，表明沒有單獨的意義。可是《漢語大字典》裡的‘迤’字則有兩個義項，分別解釋說：“1）斜行，地勢斜著延伸。2）介詞。”《漢語大字典》裡‘邐’字有三個義項，分別解釋說：“1）[邐迤]地勢曲折連綿。2）迂曲貌。3）過。”由此可見，‘迤邐’的‘曲折連綿’跟‘邐’字的兩個義項即‘1）地勢曲折連綿。2）迂曲貌’有關，同時跟‘迤’字的第一個義項‘1）斜行，地勢斜著延伸’也有關。因此‘迤邐’不能看作是聯綿詞（雙音節單純詞）。

4. 我認為還有一些詞很像是同一個‘聯綿詞（雙音節單純詞）’的異形詞，然而《現代漢語詞典》卻把它當成三個詞，比如‘朦朧’、‘蒙朧’、‘矇朧’。‘朦朧’：〈形〉1）月光不明。2）不清楚，模糊：暮色～、煙霧～。‘蒙朧’：〈形〉快要睡着或剛睡醒時，兩眼半開半閉，看東西模糊的樣子：睡眼～。‘矇朧’：[書]〈形〉日光不明。而《漢語大詞典》裡的解釋則有點兒不一樣，‘蒙朧’：“1）眼睛欲閉又開。形容醉態或睡態。2）模糊、不分明。”‘矇朧’：“模糊不明貌”‘蒙朧’、‘矇朧’這兩個詞包含的‘模糊不明’的意思跟‘朦朧’幾乎完全一樣。我認為還有很多類似的同音詞都是‘聯綿詞（雙音節單純詞）’的異形詞，如蒙朧，蒙龍，蒙籠，濛朧，濛籠，矇朧等，它們都收錄在《漢語大詞典》裡。

三. 由兩個後起形聲字所組成的

後起形聲字是指“為雙音節語素造的形聲字，往往是通過加偏旁或改偏旁等辦法，由假借字改造而成的。例如上面舉過的‘徜徉’，就是由假借字‘尚羊’（也作‘常羊’）改造而成的。……上面舉過的‘倉庚’，後來也有了‘倉鶯’、‘鶯鶯’等寫法。”⁵⁾這樣可以消除很多異形詞，可以統一詞形。

可是也有一開始就造兩個專用形聲字的，如橄欖。《現代漢語詞典》對聯綿詞（雙音節單純詞）的解釋方式是不注明字義、而只說“見下”或者“見00頁[00詞]”。比如‘橄欖’，‘橄’字下面只說：“見下”，‘欖’字下面只說：“見424頁[橄欖]”。與此相反，韓國漢字字典對聯綿詞（雙音節單純詞）的注釋大部分都是一樣的。比如對‘橄’和‘欖’兩個字的解釋完全一樣，都注明說：“橄欖樹”。芙蓉、蝌蚪、轆轤、瑪瑙、茉莉、蜈蚣等詞也是一樣。

⁴⁾ 徐振邦，《聯綿詞概論》，大眾文藝出版社，1998年7月，第15頁。

⁵⁾ 裘錫圭著、許銀輝校訂，《文字學概要》，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3月，第24頁。

1. 一開始就造兩個專用形聲字

這種形聲字也是為雙音節語素而造的，可是找不到其他異形詞，它跟“後起形聲字”不同。

“橄欖[gǎnlǎn]（名）常綠喬木，……，花白色，果實長橢圓形，……，可以吃，也可入藥。”‘橄’字最早見於《玉篇》：“橄欖，果木。出交趾。”‘欖’字也見於《玉篇》的‘橄’字下面，只說：“橄欖。”‘橄欖’這個詞到現在沒有其他不同寫法。

2. 由假借字加偏旁或改偏旁而成的後起形聲字

後起形聲字的絕大部分都屬於這類形聲字。

2.1 聯綿詞

“芙蓉[fúróng]（名）荷花。”‘芙’和‘蓉’二字都見於《說文》，都說：“芙蓉也。”可是‘夫容’見於《漢書·司馬相如傳上（子虛賦）》：“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夫容菱華，內隱鉅石白沙。”以前的不同寫法有：夫容。

“蝌蚪[kēdǒu]（名）蛙、蟾蜍或鯢、蠓螈等兩棲動物的幼體，黑色，橢圓形，像小魚，有鰓和尾巴。……”《說文》裡沒有收錄‘蝌蚪’這兩個字。《廣韻》在‘蚪’字下面解釋說：“蚪，蟲名。《爾雅》曰：‘科斗，活東’，蛤蟆子也。《字林》從虫。”《廣韻》又在‘蚪’字下面解釋說：“蚪，蟲名。”以前的不同寫法有：科斗，蚪斗等。

“轆轤[lùlu]（名）利用輪軸原理製成的一種起重置，通常安在井上汲水。機械上的絞盤有的也叫轆轤”。《說文》裡沒有收錄‘轆轤’這兩個字。‘轆’在《廣韻》裡是‘轆’的異體字，並且解釋‘轆’字說：“轆轤，圓轉也。或作轆。”對於‘轤’《廣韻》則解釋說：“轤，圓轉木也。”以前的不同寫法有：鹿盧，鹿樞，樞樞（《集韻》轤）等。

“蜈蚣[wúgōng]（名）節肢動物，身體長而扁，……，軀幹由許多環節構成，每個環節有一對足。……吃小昆蟲。可入藥”。《說文》裡沒有收錄‘蜈蚣’這兩個字。《玉篇》在‘蜈’和‘蚣’兩個字下面同樣說道：“蜈蚣也。”《廣雅·釋蟲》：「蜈蚣[jíjū]，吳公也。」顯然為了表明‘吳公’是昆蟲，所以在兩個字上面各加義符‘虫’，就產生‘蜈蚣’這個詞。以前的不同寫法有：吳公。

2.2 外來詞

“茉莉[mòlì]（波斯語）常綠灌木，葉子卵形或橢圓形，有光澤，花白色，香氣濃。供觀賞，花可用來窰製茶葉，……。亦指這種植物的花。”《說文》裡沒有收錄‘茉莉’這兩個字。‘茉’字收錄在《康熙字典》，它引用《正字通》說“彌葛切，音末。茉莉，花名”。‘莉’字也收錄在《康熙字典》，它引用《玉篇》說：“草名。又音利。茉莉，花名。詳茉莉字註”。以前的不同寫法有：末利，末麗，抹利，抹厲，抹麗，沒利等。音譯的外來詞。

“瑪瑙[mǎnǎo]（名）一種玉石，……，也用來做貴重的裝飾品”。《說文》裡沒有收錄‘瑪瑙’這兩個字。‘瑪’字收錄在《康熙字典》，它引用《集韻》說“母下切，音馬。瑪瑙，石之次玉者”。‘瑙’字也收錄在《康熙字典》，它引用《博雅》說：“瑪瑙，石次玉也”。《字彙》在‘瑙’字下面解釋說：“瑪瑙，此寶色如‘馬腦’，因以為名”。可是唐慧苑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裡對‘馬腦’解釋說：“案馬腦，梵音謂之阿濕嚩揭波。言阿濕嚩者，此云馬也。嚩音符何反。揭波者，腦也、藏也。若言阿濕摩揭波，此云石藏。案此寶出自石中，故應名石藏寶。古來以馬聲濫石，藏聲濫腦，故謬云馬腦”。也就是說，‘馬腦’是梵語‘阿濕嚩揭波’進行意譯的外來詞，不管這種翻譯對不對，顯然為了表明‘馬腦’是寶石，所以在‘馬’字上面加義符‘玉’，同時把‘腦’字的義符‘肉’換成‘玉’，從而產生‘瑪瑙’這個詞。以前的不同寫法有：馬腦、馬瑙、碼瑙、碼腦等。意譯的外來詞。

四. 由一個假借字和一個後起形聲字所組成的

這種雙音節單純詞的兩個形聲字當中的一個是假借字，也就是說，這個字在《說文》等字書裡都能找到。可是這不能證明這個字百分之百是假借字，也有可能是“同形字”。另外，譯音用字也包括在後起形聲字內。

1. 由一個假借字和一個後起形聲字所組成的聯綿詞

“伶俐[línglì]（形）聰明；靈活”。《說文》裡有‘伶’字，而沒有‘俐’字。《說文》

在‘伶’字下面只說：“弄也”，跟‘伶俐’的意思無關。《康熙字典》對‘俐’字，引用《字彙》說：“力至切，音利。今方言謂點慧曰伶俐。”由此可見，‘伶’字是假借字，而‘俐’字是為‘伶俐’而造の後起形聲字。以前的不同寫法有：伶利，靈俐。※ 令利（清楚、明白）雖然發音跟‘伶俐’一樣，可是跟‘伶俐’（聰明、靈活）的意思無關。⁶⁾《現代漢語詞典》在‘伶’字下面解釋說：“舊時指戲曲演員”，而在‘俐’字下面只說：“見823頁〔伶俐〕。”

“駱駝[luòtuó]（名）哺乳動物，反芻類，頭小頸長，背上有駝峰，……”。《說文》裡有‘駱’字，而沒有‘駝’字。它對‘駱’字解釋說：“馬白色黑鬣尾也”，顯然跟‘駱駝’的意思無關。《康熙字典》對‘駝’字，引用《玉篇》說：“駱駝也。一作駝駝。”由此可見，‘駱’字是假借字，而‘駝’字是為‘駱駝’而造の後起形聲字。可是‘駝’字跟其他後起形聲字不同，也可以單用表示‘駱駝’，比如駝峰，駝鈴，駝毛，駝絨等。‘佛陀’的‘佛’字也跟‘駝’字一樣，也可以單用表示‘佛陀’。以前的不同寫法有：駝駝，駝駝，駝駝（=駝）等，大部分屬於異體字關係。《現代漢語詞典》對‘駱’字解釋說：“①古書上指黑鬣的白馬。②姓。”，而對‘駝’字解釋說：“①指駱駝。②〈動〉（背）彎曲。”

“螞蟥[mǎhuáng]（名）蛭的通稱。”《說文》裡沒有‘螞’字，而有‘蟥’字。‘螞’字收錄在《康熙字典》，它引用《玉篇》說：“音馬。蟲名也。”，它又引用《正字通》說：“馬蟥，俗作螞。”可是查看《正字通》原文却發現其解釋不像《康熙字典》那麼簡單，它的解釋為：“螞，俗字。螞名馬陸、馬蠲；蛭呼馬蟥、馬蟥。因作螞。舊注音馬，汎訓蟲名，誤”，我們從中可以發現‘螞’字是從假借字‘馬’字加義符‘虫’的後起形聲字。對於‘蟥’字，《說文》裡說：“螞蟥也。”‘蟥’的本義是‘金龜子’，跟‘螞蟥’的意思無關。由此可見，‘螞’字

是後起形聲字，而‘蟥’字是假借字。《現代漢語詞典》在‘螞’字下面只說：“見下”，而在‘蟥’字下面只說：“見864頁〔螞蟥〕。”

2. 音譯的外來詞

“咖啡[kāfēi]（名）①常綠小喬木或灌木，……。②熱炒的咖啡種子制成的粉末。③……的飲料。”《說文》裡沒有收錄‘咖啡’這兩個字。對於‘咖’字，《漢語大詞典》裡說：“[kā]譯音用字。參見‘咖啡’。[gā]譯音用字。參見‘咖喱’。”對於‘啡’字，《康熙字典》裡說：“《集韻》鋪枚切，音胚。《玉篇》睡聲。又《集韻》蒲皆切，音排。吹也。又《廣韻》匹愷切，……出唾聲。……又滂佩切，音配。臥息。又一曰吐聲。”由此可見，‘咖’字是譯音用字，而‘啡’字是假借字。《現代漢語詞典》在‘咖’字下面只說：“見下。”，而在‘啡’字下面只說：“見716頁〔咖啡〕。”韓國漢字字典在‘咖’字下面注釋說：“咖啡”，而在‘啡’字下面注釋說：“鼾聲”。日本用‘珈琲’這個詞形，而韓國用‘珈琲’和‘咖啡’這兩個詞形。

“葡萄[pútáo]（古大宛語）（名）落葉藤本植物，……漿果球形或橢圓形，……，味酸甜，多汁，是常見水果，也用來釀酒”。《說文解字》裡沒有‘葡’字，而有‘萄’字。‘萄’字下面只說：“草也”，跟‘葡萄’的意思無關，可以說是假借字。可是，《康熙字典》沒有引用《說文解字》的解釋，我認為，《說文解字》裡的‘萄’字是後來加進去的，而且只看“草也”這一解釋，我們也無法知道跟‘葡萄’有沒有關係。我猜想，可能先有‘蒲陶’這個詞，後來因為‘葡萄’是植物，所以把‘陶’字的義符換成‘艸’，這樣就產生了‘蒲萄’這個詞。另外，‘蒲’字本來有‘香蒲’的意思，由於怕混淆，所以又造了一個字，這時‘萄’字影響到‘蒲’字的結構，把‘彳’換成‘勹’，就產生了‘葡’這個後起形聲字。以前的不同寫法有：蒲陶、蒲萄、蒲桃等。

五. 由兩個假借字所組成的

“癩痢[làlì]〈方〉（名）黃癬（頭癬的一種，在頭部發生黃色斑點或小膿疱。常見於毛髮部位，呈圓形斑點狀，會發出惡臭，並引起毛髮掉落，久之則成禿頭。不易治療，而且會傳染。亦稱為「禿瘡」。）也作癩鬚、癩痢。”《說文》裡有‘癩’字，而沒有‘痢’字。它在‘癩’字下

⁶⁾《漢語大詞典》第1卷，第1120頁

面解釋說：“楚人謂藥毒曰痛痢”，顯然跟‘痢痢’的意思無關。《廣韻》解釋‘痢’字說：“病也”，《集韻》則說：“下病”，也就是‘痢疾’，也跟‘痢痢’的意思無關。《現代漢語詞典》在‘痢’字下面只說：“見下”，而在‘痢’字下面解釋說：“痢疾：赤痢、白痢。”以前的不同寫法有：刺梨，臘梨，痢黎，也作鬍鬚、癩痢。‘鬍鬚’的義符‘髟[biāo]’表示頭髮下垂的樣子，就是頭髮和頭部有關。‘癩痢’的‘癩’字是‘痢’的異體字。

“襤褸(藍縷) [lǎnlǚ] (形)(衣服)破爛”。‘襤褸’這兩個字都收錄在《說文》裡。對‘襤’字解釋說：“裯謂之襤褸。襤，無緣也。從衣監聲。”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裡說：“……方言曰：‘裯謂之襤’。……按說文‘褸’字疑衍。祇裯亦名‘襤’耳。”由此可見，《說文》裡的‘襤’字是指‘無邊飾的衣服’，所以‘襤褸’的‘襤’字是假借字。它又對‘褸’字解釋說：“衽也”，‘褸’字無疑也是假借字。從另一個方面看，‘襤褸’的‘襤’字和‘褸’字很可能都是同形字，因為造這兩個字時可能沒意識到早就有‘襤’字和‘褸’字。只是為了表明‘藍蕒’和‘藍縷’都跟衣服有關，才在兩個字上面各加義符‘衤’，就產生了‘襤褸’這個詞。《現代漢語詞典》在‘襤’字下面只說：“見下”，而在‘褸’字下面只說：“見772頁[襤褸]。”以前的不同寫法有：藍蕒，藍縷，藍褸，襤褸，縷褸等。

“螞蚱[mázha] <方>(名)蝗蟲。”《說文》裡沒有‘螞蚱’這兩個字。《康熙字典》收錄了‘螞’字，它引用《玉篇》說：“音馬。蟲名也。”，又引用《正字通》說：“馬蟻，俗作螞。”可是查看《正字通》原文却發現其解釋不像《康熙字典》那麼簡單，它的解釋為：“螞，俗字。螞名馬陸、馬蠲；蛭呼馬蟻、馬蟻。因作螞。舊注音馬，汎訓蟲名，誤”，顯然跟‘螞蚱’的意思無關。對於‘蚱’字，《康熙字典》裡解釋說：“《玉篇》蚱蟬，七月生。又《本草》蚱蟬。詳蟬字註。又《集韻》側駕切，音詐。義同。又助駕切，音乍。與蚱同，海魚名。別詳魚部。”通過《玉篇》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蚱’字本來跟‘螞蚱’的意思無關。《現代漢語詞典》在‘螞’字和‘蚱’字下面都只說：“見下。”‘蚱’字下面列有‘蚱蟬’和‘蚱蟬’兩個詞。以前的不同寫法有：麻札、馬札、蟬蚱等。

“玫瑰[méi•gui] (名) 落叶灌木，……刺很密，……，花多為紫紅色，也有白色的，有香氣，……。”。‘玫瑰’二字收錄在《說文》裡。它對‘玫’字解釋說：“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又對‘瑰’字解釋說：“玫瑰也。一曰圓好珠也”，這表明‘玫’和‘瑰’這兩個字顯然跟‘玫瑰花’的意思都無關，這兩個字無疑都是假借字。《現代漢語詞典》在‘玫’字下面解釋說：“<書>一種玉石”，而在‘瑰’字下解釋說：“<書>①一種像玉的石頭。②珍奇：瑰麗、瑰異。”

六. 結論

總而言之，構成雙音節單純詞的義符相同形聲字來源不外乎“後起形聲字”和“假借字”。雙音節單純詞（“聯綿詞”和“音譯的外來詞”）裡義符相同形聲字的組合有三種情況，它們分別如下：1)由兩個後起形聲字所組成的（“形聲直接結合的形聲字”也包括在內）、2)由一個假借字和一個後起形聲字所組成的、3)由兩個假借字所組成的。

它們雖然說是‘假借字’，但可能是當時造詞者或者用詞者並不了解‘構成雙音節單純詞的義符相同形聲字’本來有其他本義。比如‘葡萄’的‘萄’字收錄在《說文解字》裡，而且本來有“草”的意義。‘咖啡’的‘啡’字本來有“睡聲”、“吹”、“出唾聲”、“吐聲”等意義。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些字在這之前有沒有本義和‘假借字’等，他們考慮的只是怎麼樣才能使這些字符合‘達意’的目的，換句話說，他們考慮的只是怎麼樣才能統一‘雙音節單純詞’的義符，以此來提高‘雙音節單純詞’詞形的表意效果。

佛經音義書引說文考
金愛英 安養大學

《韩国金石文集成》释文商榷*

刘元春** (上海交通大学)

金石文于语言文字研究具有其他材质不可比拟的价值。域外汉字文献又是汉字发展史、汉字传播史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然而作为汉字文化圈成员之一的韩国,其金石文字的整理和研究,并未得到中国大陆学界足够的重视和利用。相比之下,韩国自上世纪日据时期,就多次展开金石文献调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集成性的资料整理和学术论文大量出现。新世纪以来,以任世权和李宇泰合编的《韩国金石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较有影响。《集成》共35册,收录金石文献333篇。《集成》编纂体例合理,拓片与释文对应,于拓片而言,既有各碑石文物全拓或整体照片,也有高清晰放大后的分拓;于释文而言,既有编著者自己整理的释文,又有已有研究中相抵牾之处作为备注,实用性非常强。然而成绩之外,该书也存在大量值得商榷之处。整理者略归为三类:

1. 文字识别问题

1) 识别失误 2) 未加识别 3) 文字脱漏

2. 句读失误

3. 技术性操作失误

下文依次举例14条陈述,以见一斑。

一 字形识别问题

《集成》文字识别中存在三方面的问题:识别失误、未加识别和文字脱漏。

1. 识别失误

①武周天授二年(691)《高玄墓志》:“公志懷雅,聰有先見之明。”(《集成》第二册p66)

《集成》所识别之“聰”字,原石拓片作“”,该字形当为“略”字。且该句标点有误,当为“公志懷雅略,有先見之明。”盖《集成》受碑刻文献常见四六句式影响,且字形识别失误后,误以为墓主人“志向”“怀雅”,同时因为“聪明”所以有“先见之明”。同一时代墓志中,常见“志懷某某”或“公志懷某某”“君志懷某某”表述格式,如长安三年(703)《关俭墓志》:“公志懷猛銳,氣冠風雲。”景龙三年(709)《王操墓志》:“惟君志懷忠烈,養性丘園。”“雅略”连用,虽未见于其他典籍文献,但词通义顺,《集成》当据改。

②新罗真兴王开国元年(551)庆州雁鸭池《明活山城碑》:“大工尺侏兮之□尺豆婁知干支。”(《集成》第六册p22)

《集成》所释之“侏”,原碑拓形体为“”。该字为“徙”字异体。该形体右边构件上半部分实际上是“止”字常见写法,中古文献用字常见,如唐抄本《篆隶万象名义》也作此形(“徙,思紫反。還也。”形体作“”)。

该形体下半部分《集成》识别为“儿”形,不确。六朝隋唐碑刻中,“止”构件形体往往简写、俗写作“乚”或“乙”(《集成》原碑拓形体看似“”形,实际上是“乚”或“乙”,皆因磨泐之故)。该写法用例如:隋大业十一年(615)《张志相妻潘善利墓志》:“将恐封樹遷徙山川改易”作“”;唐麟德二年(665)《张运才墓志》:“追徙範於平居”作“”。后一用例形体与

* 基金项目:韩国高等教育财团(KFAS) In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cholar Exchange Fellowship 2017-2018: *The resource construction about ancient stone inscriptions at Korea and the communication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中期成果;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课题“唐代字样学与石刻用字比较研究——以语料库为基础”(项目编号:13YJC740062) 中期成果。

** 作者简介:刘元春(1982-),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汉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域外汉字学、字样学、碑刻文献研究。(liuyuanchun@sjtu.edu.cn)

《明活山城碑》字形完全吻合。《明活山城碑》中同一行的“之”和后半句的“徒”字形亦可作參照，二字分別作“”“”。相反，《集成》所釋之“仇”字，其“儿”构件簡寫、俗寫時並不作“乚”或“乙”，蓋《集成》受現代漢字手寫體影響致誤。

上舉兩例出現識別之誤，多半因碑石磨泐致誤。下舉二例，則純系《集成》整理人員並不認真。

③高句麗長壽王二年（414）《好太王碑》：“還破沙溝城、婁城、□住城”。（《集成》第一冊p30）

《好太王碑》原石巨大，四面環刻文字，本例出現於原碑第3面第5行，《集成》所釋之“住”字，原拓字形作“”，顯然為“伯”字，《集成》應據改。

④唐開元二十一年（733）《泉嶽墓志》：“高墳岑岩，望二室於雲端；茂栢蕭森，俯三川於掌內。”（《集成》第二冊p72）

《集成》所識別“岑岩”二字，原碑拓字形為“”，應識別為“崑崙”或“崑崙”。該詞意為高聳貌。中古時期典籍用例如：《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屹山峙以紆鬱，隆崑崙乎青雲。”張載注：“崑崙乎青雲，言此物上逮青雲。”唐盧照鄰《釋疾文·鬱若》：“鬱律崑崙兮，似崑陵之玉石；泮渙粲爛兮，象星漢之昭回。”《集成》應據改。

2. 未加識別

韓國碑刻大都磨泐嚴重，文字識別較為不易。《集成》釋文識別，由於參考已有成果，正確率整體較高，但仍然存在多處能識但尚未識的情況。

①北魏太和十三年（493）《太和十三年銘 石佛像》：“□□太和十三年，歲在己巳九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集成》第二冊p17）

北魏太和年間大量造像記流傳至今，尤以十三年為著名，而在古代韓國地區，也出現了署“太和十三年”的佛像及造像記。《集成》所整理的這篇造像記，碑文部分漫漶。然而根據造像記的行文程式和太和十三年其他造像記，以及本篇造像記磨泐文字的構形分析，《集成》所未加識別的部分，實際上仍可識別若干字形。上述所引字例中“庚申”之後的六個未識字應為“比丘尼惠□身”。其中“丘”“惠”“身”三字原石拓片字迹尚可辨識，分別作“”“”“”。“丘”字最後一橫筆所處的位置、“惠”字上半部分构件、“身”字周框輪廓，在原石中均較為明顯。雖然“比”字“尼”字磨泐嚴重，但通過與太和十三年其他造像記文字互堪，可知不誤。例如，云岡石窟曇曜五窟之一的17窟明窗東側的太和十三年（489）《比丘尼惠定造像題記》：“大代太和十三年，歲在己巳，九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比丘尼惠定身愚（遇）重患，發願造釋加多彌勒像三区。”是為證。

②高句麗長壽王二年（414）《好太王碑》：“因便抄得莫□羅城”“古□耶羅城一家為看烟”。（《集成》第一冊p29-30）

按，“因便抄得莫□羅城”為《好太王碑》第2面第6行，“□”字原石拓片作“”，是為“新”字；“古□耶羅城一家為看烟”為《好太王碑》第3面第11行，“□”字原石拓片作“”，是為“家”字，該字的識別也可參照同句話中的後一個“家”字。只需逐字認真識別，類似許多字形，均可得以識別出來。

3. 文字脫漏

由於碑石磨泐不清，以及鐫字之初雕刻章法不嚴，導致《集成》存在大量文字脫漏的情況。試舉三例。

①新羅真興王二十九年（568）《磨云嶺 真興王巡狩碑》：“亘人喙部難大舍”，“本部加良知小舍”。（《集成》第六冊p45）

按,“𠂔人喙部”与“難大舍”之间有一字,形体为“𠂔”,该字当识别为“与”。“与”字形体在同时代韩国碑石中,常常见到。然此处尚不能确定是否为“與”字簡省形式。而“本”与“部加良知小舍”之间亦有一模糊形体“𠂔”,虽然尚无法识别出具体字形,然而识别中应在该字位置加以缺字符“□”。因此,本例应据之改作“𠂔人喙部与難大舍”,“本□部加良知小舍”。《磨云岭 真兴王巡狩碑》原碑碑文多有漫漶不清处,《集成》整理时应逐字校对。

②新罗神元王元年(681)《文武王陵碑》第二石:“.....朝野懽娛蹤以無為□”。(《集成》第七册p12)

《文武王陵碑》部分碑文磨泐严重,倘不审慎,识别失误难免。核本例,原石在“以無為”与“□”(“𠂔”)之间,仍有一字符“𠂔”,图片虽然不清,但与前一“無”(“𠂔”)字,略具相似轮廓,可识别为“無”。虽然本碑下一行的前半部分字形全部残缺,但因本例处于一行之末尾(“𠂔”为行末标志),即使下一行的开始部分无法补全,甚至字数也无法统计,也不能省略本例句中的残泐字符。此外,本例“蹤”字原石字形作“縱”。《集成》应遵照原石用字,不要轻易改动形体。

③武周延载元年(694)《金仁问墓碑》:“ 其日 祖文興大王知機其神多”。(《集成》第七册p12)

按,《集成》本句空白处为未识字符或缺漏字符。“其日”之前空余一字,符合原石该字残泐的事实,但“其日”后面的空格与前后句释文的排列并不规整统一,处于4-5个字符位。核对原石,该处空格部分为四个字符位。细审四个字符位中的后面三个,虽然有磨泐,但是磨泐部分并不在字符位的中间部分,换言之即不影响对字符位中间位置上的字形的识别,而三个字符位中后面二字可以确定并未刻字。细审四个字符位中最上面的一个“𠂔”,从字符位置中残存情况来看,应该还有一个字形。唯有如此,方能符合为君主或祖上避讳时空出三个字符位的行文程式。欲使今人的释文能够更好反映原石面貌,本例可做如下处理:“□其日□□□祖文興大王知機其神多”。“□”为空字符标志。

二 句读失误

为古代文献句读或添加新式标点,极易出现错误。《集成》句读方面,失误颇多。试举两篇碑文为例。

①百济武王四十年(639)《弥勒寺址石塔 金铜舍利奉安记》:“又願王后,即身心同水鏡,照法界而恒明身,若金剛等虛空而不滅。”(《集成》第三册p23)

按,本例词汇多为佛教用词,用语方式也带有很强的佛教色彩。然《集成》如此断句,使原本就不是日常用语的词句,变得更加难通了。理解该句的关键在“即身”一词上。“即身”在此处是“即身成佛”的省略,按照密宗的观点,“即身成佛”即是不须改变现在的肉体,就能够成为正知正觉的佛。本例《奉安记》中发愿王后“即身(成佛)”,然后“心同水鏡”“身若金剛”,“心同水鏡”能“照法界而恒明”,“身若金剛”则“等虛空而不滅”。因此,《集成》当句读作“又願王/后即身,心同水鏡,照法界而恒明;身若金剛,等虛空而不滅。”

②武周圣历3年(700)《高慈墓志》:“廿代祖密當提戈,獨入斬首尤多.....”“忝跡中權,立功外域,既等耿恭之寄旋,霑來歙之榮。”“桓子之狄臣千室,比此為輕,武安之拔郢三都,方茲豈重。”(《集成》第二册p53-54)

第一句“廿代祖密當提戈,獨入斬首尤多.....”,按《集成》断句,虽然句意尚可理解,但却做不到文从字顺,语气停顿上也不太顺畅。倘将“,”至于“獨入”之后,断句作“提戈獨入,斬首尤多”,整句话便豁然通释。

第二句“忝跡中權,立功外域,既等耿恭之寄旋,霑來歙之榮。”本句问题出在“寄旋”二

字上。本句是用来歌颂墓主人功勋卓著，以东汉抗击匈奴名将耿恭的历史事迹来类比。《后汉书》等记载耿恭曾被匈奴围困，坚守不屈，奋战数月，直到最后所部仅剩十三人。因此，《集成》有可能联系耿恭之史实，以“寄旋”为出征在外而又最终班师回国，故而句读在“旋”字之后。又或者《集成》整理者误将“寄旋”与“寄旅”混淆一起而致误（本墓志“旋”字作“旋”）。所以，本句话应该句读作“既等耿恭之寄，旋需来歛之榮。”此处“旋”字非凯旋义，实指时间短暂，与对句之“既”形成副词对仗。

第三句“桓子之狄臣千室，比此為輕，武安之拔郢三都，方茲豈重。”《集成》在排比句的处理上，往往不能按照汉语标点符号的规范来处理。比如本句“桓子之狄臣千室，比此為輕”与“武安之拔郢三都，方茲豈重”是非常明显的排比，故而在“比此為輕”后加上“；”，是比较稳妥的处理方式。一味以逗号处理，则会让原文情感色彩和文辞达意大打折扣。

三 技术性操作失误

大凡大型集成性工具书，最易出现技术性操作失误。《集成》正是如此，失误类别繁多。试举几例。

①《平壤城石刻第2石》：“己酉年三月廿一日，此下向東十二里，物苟小兄排湏百頭作節矣。”（《集成》第二册p13）¹⁾

本刻石上的汉字共七行，按照行文格式，本刻石中间的四行都是四个字一行，最后一行因是句末，故不是四个字。因此，前面一行和缺失的第二行，也应该是四个字一行，比较符合格式。所以，《集成》在“日”“此”之间漏了一字。尽管第二行残泐，但是最后一字尚留有一部分字形作“日”，当为“日”字。因此，第三行的第一个字，就不可能为“日”字，况且该字形作“自”，非常清晰，当为“自”字。此外，此碑前三次年份明显为人所刊改，从其残笔形体来看，似乎为“己酉年”三字。

②百济武宁王(501-523)《武宁王陵出土铜镜》：“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壽如金石兮。”（《集成》第三册p15）

《集成》所识别文字，位于该铜镜倒数第二层外圈，恰好形成一个圆周。然而由于铜镜工艺复杂，不仅有铭文带，还铸有鸟兽纹、波型文带、锯齿文带、圆纽等，在中央的圆纽与五只环绕的神兽图案之间，有四方形区域，上有两个正方形嵌套方框，均匀点缀12颗圆乳状凸起，而就在嵌套方框与圆乳状凸起之间，均匀分布着12地支用字（见下图，12字均头向中央排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辛酉戌亥，《集成》释文中并未释出，应据补。此外，本铜镜使用“竟”字来代表“镜”，也颇具韩国古代汉字使用特征。



《武宁王陵出土铜镜》中间部分12地支用字

1) 本例也可以看作是文字脱漏，而置于相应错误类别中。

本句话意在陈述墓主人年纪不大时以地籍授予达率二品之衔。古代汉语中未见“弱官”一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和海东地区的分分合合，韩国古代金石文与中国古代金石文献中，往往会出现重复的篇目，这原本应该是可资利用的地方，但是如《集成》一类，实际上并不能利用中国已出研究成果，如《唐代墓志汇报》及《全唐文补遗》等。这类问题，大大影响了韩国古代金石文献的使用价值，寄希望俟后改正。

《新撰字鏡》異體字類型考
金玲敬 庆星大学

2017年度韩国中语中文学秋季联合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 12日 (星期日)

15:00-16:30

语言学 分科 5-1 (201號)

主持：鄭素英(光云大学)

徐时仪(上海师范大学)

文白转型与雅俗合璧

黄仁瑄(华中科技大学)

《高僧傳》之慧琳“音義”的訛、脱、倒問題

王继红(北京外国语大学)

汉译佛经中的时间词语及其对中国时间观念的影响

潘薇薇(复旦大学)

古人名、字语义相反现象探微

冯予力/潘海華(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再论“都”的语义:从穷尽性和排他性谈起

苏金智(江苏师范大学)

当代中文发展的大方向

文白转型与雅俗合璧

徐时仪（上海师范大学）

一、文白的融合互补

清末民初文白的转型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涉及到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价值观念的更新等诸多方面，不仅体现了“言语意义 $\leftrightarrow$ 语言意义”和“口语 $\leftrightarrow$ 书面语”整合融合的动态演变，而且也体现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必然发展趋向，即典雅的精英文化与通俗的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融合的价值取向。语言是人的语言，总在不断地发展着，新词的产生、旧词的衰亡、词语的兴替、语音和语法的演变，使得语言系统的新旧质素总是处于变动不居之中。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五四时期，语言的变革是势在必然，大势所趋，但如何变革？如何既适应社会的发展又能保持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当时来说，实际上有三种选择。一是改造文言文，即在古汉语中增加西学东渐产生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但文言反映的中国传统思想和西学东渐带来的西方思想从根本上是两种思想，文言和西方语言是两套语言系统，二者并不能轻易地相容。文言作为一个封闭而超稳定的系统，仅靠增加一些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是不可能改变传统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二是废汉字而改用西方的拼音文字，即全盘西化论，但废除汉字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彻底废除古汉语，这在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和文化自成体系的中国，当然也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第三种就是借用白话，同时吸收西学东渐的先进的话语方式、思想方式和思维方式，把西学东渐产生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改造为民族化、中国化的语言形式。因为相对来说，当时的白话还处在文言的附庸的地位，还未构成一个完整的语言系统，不具备独立的思想体系，而又最具有工具性，可以按照一定的意志进行改造，既可以和反映中国传统思想的文言兼容，又可以和反映西方思想的话语方式兼容。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这一时代的背景下，白话正好适合于表达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提倡白话文，以新的语言体系取代旧的语言体系，主张从人民大众的口语中吸取更多更具表现力的成分，更好地反映我们民族的特色。白话文就是在这样强烈的民主意识驱使下取代了文言文，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同时又不致于割裂民族的文化传统。既突破了文言的限制，克服了文言的缺陷，又适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强烈的民主意识要求。“五四”时期的白话运动实际上就是传统白话的改造运动，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书面语有意识地选择白话的必然结果。从历史的眼光看，白话是与新的社会相适应的一种新兴话语方式，表现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汉语文白转型的动因在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的发展要求语言的同步发展，然而白话与文言同属汉语，在语言交际中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而白话取代文言不仅仅是简单的替而代，而是同一语言一脉相承的既有舍也有取。

“五四”时期的现代白话文运动由于当时民族危机的深重、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急功近利的心态等因素的影响，一味否定文言，没能恰当地处理好传承与开拓的关系，带有新时代伊始的局限性，而当时欧化的白话文虽然促使汉语精细化和明确化，扩大了汉语的表现能力，但也导致了传统文化内涵的某种失落。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关系不是断裂的，现代汉语是在文言和白话此消彼长而又融合互补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仅吸收了欧化的外来成分，而且更沿用了不少文言词语和语法结构。就汉语词汇的古今演变而言，既有单音词的文白兴替，如畏 - 怕，窃 - 偷，食 - 吃，饮 - 喝等；又有已有单音词为后起复合词所取代，如疆 - 边疆，文 - 文字，翼 - 翅膀，膝 - 膝盖等；也有多音节凝固为单音词或复合词，如切中肯綮 - 中肯（肯綮），杀青竹 - 杀青，象牙装饰的床 - 牙床，剪断彩绸 - 剪彩，电风扇 - 电扇、风扇，自己学习 - 自习、自学，学校学习的经历 - 学历，指导教师 - 导师等。疆 - 边疆，文 - 文字，翼 - 翅膀，膝 - 膝盖等可以说是文言的白话化，切中肯綮 - 中肯（肯綮），杀青竹 - 杀青，象牙装饰的床 - 牙床，剪断彩绸 - 剪彩，电风扇 - 电扇、风扇，自己学习 - 自习、自学，学校学习的经历 - 学历，指导教师 - 导师等可以说是白话的文言化。在结构和韵律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古时已有的单音词与后起复合词往往共时并存，一个词的单音节形式与双音节形式可以根据交际的需要而自由使用，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如学 - 学习，美 - 美丽，舞 - 舞蹈，真 - 真实，现代汉语中可以说学汉语、心灵美、跳集体舞、这是真的，也可以说学习汉语、美丽心灵、学舞蹈、这是真实的，从而形成汉语词汇古今文白相互转换通融和相互制约补益的自组织机制。

二、文白的异曲同工

语言的演变发展与社会文化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语言这个社会现象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语言的结构系统，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是语言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这个系统的运用。语言正因为包含有这一内容才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在演变发展中，一方面是口语成分被吸纳到书面语中，另一方面书面语成分有时也会被口语采用，尤其是文人的日常用语和经文人整理加工的民间通俗文学作品很自然地会受书面语的影响。文言与白话作为同一语言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也一直在互相吸纳，互相渗透，无论是文言占统治地位时还是白话取代文言后，二者之间都有

一部分通用的基本词汇，因而二者关系中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粗有涯界而又不易截然两分。在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可以分别采用文言与白话这两种形式而达到异曲同工的目的。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胡适曾就拒绝朋友推荐工作一事请学生们拟一份电文，意在比较文言和白话的优劣。学生所拟文言电文中用字最少的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所拟白话电文是“干不了，谢谢”。胡适所拟白话电文确实比学生所拟文言电文要简约精到，但这样说只适合胡适或与他身份相似的社会名流，因为白话“干不了”出自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胡适之口，大家会认为是一种调侃或一种谦辞，而“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出自学生之口，则比“干不了”更能表达初出茅庐的莘莘学子诚惶诚恐的心态，体现出自尊而又谦和的学识修养，如果学生也用“干不了”来拒绝朋友的推荐似乎就太直白了。由此可见文言与白话这两种表现形式只要运用的得体，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互补的关系。

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交际的成功不仅要求人们正确地使用语言，而且更取决于人们能否得体地运用语言。如“眼里没人”是口语体，“目中无人”是书面语体；“改改这句话”是口语俗白体，“此句欠妥，宜酌情删改”是书面典雅体，而“这个句子必须修改”则介于口语俗白体和书面典雅体之间，口语和书面语都用。¹⁾又如我们可以说“这件事我考虑再三”，也可以说“这事儿我想来想去”；可以说“以此为戒”，也可以说“拿这个来作为警戒”，可以说“光临”“莅临”，也可以说“来了”“到了”。这些说法中的“考虑再三”“以此为戒”“光临”“莅临”与“想来想去”“拿这个来作为警戒”“来了”“到了”表达形式的不同形成不同的表达效果，体现了文白不同的表达功能。由此可见文白因不同表达功能的需要而在现代汉语中互补共存并用。

文言和白话各有自己杰出的作品和语言巨匠，无论在表达深刻的哲理、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还是在语言的运用、体裁的构思上二者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文言多用单音词，单音词一般都承载着多重意义，且这些意义在思维中映现的意象也是多重和复杂的，许多单音词都具有广义性，可能会与白话中数个甚至数十个复合词的词义范畴相对应。如“见”、“望”、“视”在白话中作为词素分别构词113个、86个、79个。文言中词与词间多为意合，且多用成语典故，凝聚着历史文化的积淀，语义融入篇章和段落及上下句中，具有一种意会的语境氛围，有赖于整体的感知和理解。这形成文言凝练含蓄的特色。白话多用日常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且多为双音节的复合词，不刻意雕章琢句，而代之以随意的直白，往往是多个词义外化了文言中一个词义所内蕴的丰富意象，具有一种生动自然的亲和力和语境氛围。这形成白话实在平白的特色。文言的凝练、典雅、含蓄和充满言外之意的空灵，在表情达意上有其自己的语言魅力，这是白话所不能代替的；白话则以其明白如话的显豁、强烈的现代思想和鲜活的生活气息，充实了书面语，成为书面语富有活力的支柱，这又是文言受时代的局限而不能企及的。双音词和多音词的大量增加，词义发展的明晰化使白话在表意上趋于精细确切，在不需揣测不同词义的可能性时也排斥了文言词义内蕴的言外之意。文言中的一个词义常常对应着白话中相应的几个近义词的词义，而又不是简单地等于这几个词义之和。文言中的这一个词无论与白话中这几个词中的哪一个对应都会有顾此失彼的不足。这也是文白对译总会有一点语义走样不到位的无奈。白话的直白也自有清丽别致的意蕴，但不似文言凝重，而是明朗豁达的隽永。文言凝练典雅的风格、意合的含蓄和精细的韵律是直白如话的白话难以重现的。

三、从俗与趋雅

语言一般都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表达形式。书面语和口语二者各有不同的功能，口语是诉诸听觉的“说”的语言，书面语是诉诸视觉的“看”的语言。从语言本身的发展而言，语言不仅通过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而且文字产生以后也通过书面的记录得以传承。今天的口语实际上是前人的口语和书面语的融合体。语言在演变发展中，一方面是口语成分被吸纳到书面语中，另一方面书面语成分有时也会被口语采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雅俗间的互相吸纳，互相渗透。如我们面对一些具体的诗文时，往往难以断定其性质究竟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究竟文言是什么，白话是什么呢？大家都苦于心知其意而不容易定下明确的界说，²⁾实际上都是用“一炉而冶之”的办法“杂会过去各时代的语文”。³⁾张中行《文言和白话》在谈到文白界限时曾例举了六种文白混用的情形，涉及乐府诗、佛经译文、曲子词、话本、章回小说、文人笔记等多种文体。⁴⁾由文白界限的模糊亦可见雅俗间“口语语辞”与“书面语文辞”彼此影响渗透的互动交融。一般来说，官方政府的文书多为正式规范体，学术研究的论著多为书面典雅体，文学艺术的创作则或钟情典雅或青睐俗白或兼有二者，而人们在家说自己的方俗口语，在外使用通语，在正式公共场合则使用雅语，由此形成庄雅与俗白之别。

语言交际是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人们用彼此约定俗成的符号表达意义。约定俗成是特定时空中特定人群无需言明的“集体无意识”默契，而交际既发生在同一阶层间也发生在不同阶层间。什么符号表达

1) 口语体适应俚俗的语境，如顺口溜和二人转等；书面语体则适应高雅的语境，如外交辞令和政论文等。

2) 《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

3) 朱光潜《谈美谈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222页。

4) 张中行《张中行作品集》（第一卷）《文言和白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201页。

从交际过程中的编码和解码来看,说写者和听读者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对词语、句式等的选择都有影响和制约作用。语言既是精英文化的载体,也是平民文化的载体,既是本土文化的载体,也是外来文化的载体,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各自使用的不同词语在交际中自然会互相影响。不同文化群体使用的词语虽有文白雅俗的不同,但交际使用中如果没有形成对方语言的认知语境就会出现交际障碍,交际中彼此间都有自我调节过程中的互相作用。正如说不同语言的人们为了交际的需要,在交谈时在语言上彼此都会包涵和容忍一些,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迁就靠拢对方,出现双向的“语言调节”现象,不同阶层的人们为了交际的需要,在交谈时也必然会在语言的有些方面作些迁就和让步,进行语言调节,日积月累,这就促成了语言的交融和演变。如《红楼梦》中刘姥姥和贾母、王夫人、凤姐的交谈,互相间在用词上都自然而然地迎合对方以便于对方的理解。因而语言的演变既有俗词雅化的从俗,又有雅词俗化的趋雅。俗词雅化的从俗如网络流行语“给力”“接地气”等由民间用语进入报刊社论语。又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篇》中所说始拘于《说文》而不能下笔,继之见广而通变,顺应新造字的产生和已有字的讹变。雅词俗化的趋雅如很多原本用于帝王等特定人群的词语,后来范围扩大而用于普通官吏百姓。如隋唐科举及第者称秀才,明清时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又如“郎”最初是宫廷侍卫人员所在地,引申而称宫廷侍卫人员,后用作官职名或作为奖励性的封赠。由一种殊誉而为世人趋从,词义渐泛化为男子的美称和通称。再如“博士”最初也是古代学官名。汉武帝时置“五经”博士,职责是教授、课试,或奉使、议政。后用来称呼具有某种技艺或专门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如《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管》:“张胜回头看时,是一个酒博士。”《警世通言·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家里一个茶博士,姓陶,小名叫做铁儒。”这些称谓词最初地位尊贵,后渐由雅趋俗,从众泛化而雅俗合流。

社会中每一个成员言语能力中存在的通语和方言成分也可能相互影响而进入会话交际,使得一些语言成分产生变化,一旦某个变化的语言成分在某一特定阶层中扩散传播,就意味着变化的开始,由某一特定阶层内的扩散传播扩展到此特定阶层与其他阶层间的扩散传播。如果这一变化在不同阶层的扩散传播中渐为人们认同,这就导致了对此一变化的约定俗成。如先秦汉语中的“日”和“月”,后又可称为太阳和太阴。⁵⁾“太”形容极大,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最初称“日”和“月”为“太阳”和“太阴”可能是在某一特定阶层内,后在不同的阶层扩散传播,“太阳”一词渐为人们认同,今口语仍沿用以称“日”。“太阴”未为人们认同而某一特定阶层又以“月亮”一词称“月”。“月亮”本为主谓词组,意谓月光明亮。唐李益《奉酬崔员外副使携琴宿使院见示》:“庭木已衰空月亮,城砧自急对霜繁。”清李光庭《乡言解颐·月》:“月者,太阴之精。然举世乡言无谓太阴者,通谓之月亮。唐李益诗……以‘繁’对‘亮’,言其光也。相习不察,遂若成月之名矣。或曰月儿。”据李光庭所说,“举世乡言无谓太阴者,通谓之月亮”,“月亮”本是乡言这一特定阶层所称,而历代文人吟诗作文又称“月”为“玉兔、夜光、素娥、冰轮、金轮、玉轮、玉蟾、桂魄、蟾蜍、银兔、玉兔、金蟾、银蟾、蟾宫、顾兔、婵娟、玉弓、玉桂、桂月、桂轮、桂魄、玉盘、银盘、玉钩、玉镜、金镜、冰镜、嫦娥、姮娥、素娥、广寒、清虚、望舒”等。“太阴”和文人吟诗作文所用“月”的雅语在某一特定阶层内扩散传播,而乡言所称的“月亮”在不同阶层的扩散传播中渐为人们认同,今口语仍沿用以称“月”。

5) 陈士元《俚言解》卷一：“俗呼日为太阳。”“但俗呼月为太阴者少。”

雅、博雅、庄雅、风雅、文雅、古雅、儒雅、雅致、秀雅。典雅和通俗又是相对而言的，社会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使雅与俗相应而变。雅与俗不在于文之古今。《诗经》、《楚辞》出自民间，在当时大体也是白话，具有先秦时期野丫头活语言的生气，经文人加工后，去除粗俗的成分，而成为比较典雅的诗文。⁶⁾后世出自民间或采用口语的作品同样具有当时野丫头活语言的生气，经文人加工去除粗俗成分后也可以说是比较典雅的创作。大致而言，无论多么时髦的流行用语，隔代不用则可变俗为雅；无论多么优雅的古典用语，滥用无度也会俗不可耐。俗都以民间随意的下层性为依归，雅则以历史传承的上层性为依归，雅俗相互影响，雅与俗之间可相互转化。

约定俗成可以是趋雅也可以是趋俗。交际场由说写者、听读者、话语和语境构成，说话对象、场合和内容不同，用词也随之而异。⁷⁾古往今来，人们生活的社会和交际的语境大致可分为物理世界、心理世界、语言世界和文化世界。一个完整的交际场是由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心理世界、文化世界组合而成的，表达者和接受者在编码与解码时都要受到“四个世界”的影响和制约。语言世界不是直接对应于物理世界，而是有心理世界和文化世界作为中介。人们通过心理世界和文化世界来运用语言世界，同时又通过语言世界来认识物理世界和创造文化世界，反映文化和传播文化，而文化世界是制约表达者和接受者编码与解码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社会上层的精英多用雅语，社会下层的平民多用俗语，那么趋雅是雅为俗所崇尚而向雅趋同，认同雅的优势，模仿雅进而包容一些雅语成分，而趋俗则是雅为俗所触动而向俗趋同，认同俗的鲜活，吸纳俗进而融入一些俗语成分，尤其是在正式场合即使是平民说话时也尽可能趋雅用典雅的词语，而在非正式场合即使是士人或官员也一定趋俗用俗白的口语。如一位校长对办公室秘书可以说“下周的作息时间要进行一些调整”，而不会在家里对妻子这样说。又如某位老师在教室里对学生可以说“中午用餐时不宜大声喧哗”，而不会在家里对自己的孩子这样说。又如正式场合可以说“考虑再三”，非正式场合则可以说“想来想去”。再如正式场合可以说“光临”“莅临”，非正式场合则可以说“来了”“到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交际是趋雅←→趋俗双向的融合，既有雅，也有俗，且雅中有俗，俗中有雅。如通俗文学中的白话小说和经文人整理加工的民间说唱文学往往按照雅文化的标准作有雅化，提升了俗文化的品位，具有雅与俗的双重性格。例如明代的世情小说《金瓶梅》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比较完好地保留了明代中后期都市群众口语、客厅用语、说书人套语和隐语黑话、行业语，以及文言公文用语等多元语言的自然面貌。万历丁巳（1617）年间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词话》本是说话人的口讲述录，呈俗文化形态；而崇祯年间的《金瓶梅》则经过文人的加工，呈文人文化形态，往往把常俗之语改铸为文人之言。两个版本系统大致反映了其时口语与书面语的异同和雅俗融合的价值取向。又如日常生活用语和新词新义为雅俗所共用，不仅出现在各阶层人们的口中，而且也出现在文人的笔下。例如《红楼梦》第十回：“金荣的母亲听了，急的不得了。”又如《三刻拍案惊奇》第十九回：“既是央他换，怎的分量晓不得？”例中“了不得”、“晓不得”都是当时口语词。

如果说文人间交谈时多用雅语，平民间交谈时多用俗语，那么文人与平民间交谈时就会是雅俗并用。文人吸纳俗语且日常生活中也说俗语，在写作时或作加工或直接写进书面语，化俗入雅，俗语渐为书面语吸纳又成为雅语。如由根据三国正史及民间传说唱曲的“说三分”写成的《三国志平话》到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原有的口语往往被改写成书面语。又如北宋诗人陈师道吸取当时的谚语，把“巧媳妇做不得没面馃饽”、“远井不救近渴”和“瓦罐终须井上破”等改写成“巧手莫为无面饼，谁能留渴须远井”、“瓶悬瓮间终一碎”等七言诗。与此相同，文人的雅语有时也会被平民口语采用，融雅入俗。如姜子牙“直钩垂钓”的故事本为文人士笔下津津乐道的典故，经元人编《武王伐纣平话》和明人改编《封神演义》的加工而进入平民口语，形成“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一妇孺皆知的歇后语。又如“披星戴月”可说成“披星星，戴月亮”，“杀鸡骇猴”可说成“杀鸡给猴看”等。化俗入雅与融雅入俗相辅相成，形成雅俗合流。如《三国志平话》流传之时，三国故事仍然以口头讲述的方式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生成诸多说唱性质的口头文本或文字文本。口头文本如现存清乾隆元年（1736）抄本弹词《三国志玉玺传》，既是弹词艺人对由“写—读”关系生成的《三国志演义》的口头化改写，也是抄本写定者对由“说—听”关系生成的弹词唱本所做的书面化改写。文字文本如集元末以来一百多年三国故事口头讲述与文字传录之大成的《三国志演义》。无论是口头文本还是文字文本，二者都有“说—听”的融雅入俗和“写—读”的化俗入雅。

四、雅俗的相融互补

从汉语古今词汇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有大量的词汇成分既适用于口语，也适用于书面语，而雅俗的相

6) 如《诗经·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当时不过是“漂亮的好女孩，正派男孩的好伴儿”的应时口语，后来成为古雅的文语。

7) 章太炎《正名杂议》指出：“有通俗之言，有学术之言”，“有农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

无论是文言中的古雅成分还是白话中的方口语成分，其实都是汉语词汇的外围成分。随着时代的发展，文言中的古雅成分有的已经罕用或不用，有的至今还在使用或用得较多。白话中的方口语成分也是如此，有的已经普遍使用，开始进入常用范围，有的则只用于一定范围，还有一些用了一段时间未能沿用下来。如《红楼梦》创作时的清代正处于文白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其中既有文言词“负暄”、“针黹”，又有口语词“晒日阳儿”、“针线”；既有通语词“客人”、“下流”等，又有方言词“人客、下作、促狭、边派、待见、寻趁、尺寸、地方”等，⁹⁾从中可见文白雅俗方言口语交融共存的特征。又如民国至今的现当代小说也与《红楼梦》类似，文白雅俗方言口语多并存共用。因而白话取代文言的变革虽然在表面上是废弃了文言文这样一种书面语系统，但在话语生态的意义上，文言文所赖以生存的原有话语生态不可能被完全废弃，而是变成了白话文话语生态的一部分，且通过文化传承和教育的方式内在地影响着人们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乃至思维、认知和话语方式。文言文中的经典诗文、成语、名句和一些经典人物形象及史实融入了白话文中成为白话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白话文在言文一致的发展中具有古今传承的纵深感。从现当代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文言与白话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就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演变轨迹而言，在先秦口语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文言文可以说是由俗到雅，在秦汉以后口语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古白话则可以说是口语和书面语交融碰撞互为影响的雅俗合流，白话文最终取代文言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化交流和文学创作的基本工具，大致上可以说是口语和书面语互动共存整合融和的雅俗合璧。

汉语书面语发展至现代汉语,反映秦汉至明清汉语口语的白话替代了秦汉时定形的文言,而白话作为现代汉语书面语定形后,在某种程度上又可能会逐渐变为新的文言。即使是我手写我口,但写下来的书面语毕竟要经过一定的加工形式,与口语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距离,如我们现在口说的话写成文章时总会有一些改动,这也就是为了适于书面语的表达,尤其是用白话来写作文学作品,除了清楚明白和精密严谨外,还需要生动、形象,具有诗情画意的艺术美。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口语和书面语是完全一样的,因而提倡言文一致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言文一致只是文学描写人生的一个方面,文学语言还有其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艺术性。而这日积月累也就可能会形成新一轮的文白不同。有鉴于此,如果我们要保持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白话特点,那么就应该科学地理解言文一致的含意,在把口语写成书面语时既要注意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艺术性,又要注意书面语随着口语演变而不断发展的同步性。口语丰富生动,与时俱进,口语的不断与时俱进是词汇发展的重要源泉,书面语规范精细,富于表现力,书面语对口语的精雕细刻是词汇规范化的重要手段,只有口语和书面语的共存和交融,词汇才能不断扩展充实而丰富多彩。如果我们能使作为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词汇继续随着口语的演变不断发展,既保持“文”向“语”的不断靠拢,也注意到“语”向“文”的提升,“阳春白雪”和“里巴人”相融互补,那么就可以不仅正确地使用语言,而且得体地运用语言,在保持白话通俗、亲切、明快特点的基础上达到口语和书面语的雅俗合璧,不会凝固成新的文言,而始终具有既传承文言底蕴又近口语的白话色彩。¹⁰⁾

10) 参拙著《汉语白话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高僧傳》之慧琳“音義”的訛、脫、倒問題

黃仁瑄（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語言研究所，中國 武漢）

〔目次〕

一. 訛

二. 脫

三. 倒

<參考文獻>

- 班固撰、顏師古注 《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
顧野王 《大廣益會玉篇》，中華書局1987年版。
郝懿行等 《爾雅 廣雅 方言 釋名》（清疏四種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黃仁瑄 2012 慧琳《一切經音義》再校勘舉例，《語文研究》第2期。
馬瑞辰 《毛詩傳箋通釋》，中華書局1989年版。
阮元校刻 《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
[梁]蕭統編 《六臣注文選》，[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中華書局，1987年。
許慎撰、徐鉉校定 《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版。
徐時儀 2008 《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時儀 2012 《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余迺永 2000 《新校互注宋本廣韻》（增訂本），上海辭書出版社。

《高僧傳》之慧琳“音義”見慧琳音義卷八十九—九十，凡約8万字，其中存在訛、脫、衍、倒等種種文字問題（參見徐時儀2012：2046上—2069下）。勘正這些謬失，對深化慧琳音義研究有著積極的意義。

一 訛

89.027 淵粹

上一玄反，下雖醉反。王弼注《周易》云：“精純也。”《廣雅》云：“純也。”《說文》云：“粹，不雜也。從米，卒聲。”或從目作睪，音訓同。（《高僧傳》卷二，89，59p0152a 1）

案：“精純也”疑見《易·乾》（頁17上）：“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詳文意，例中文字有脫倒，宜據補正作“純粹精也”。慧琳音義凡五引《易》釋“粹”，卷十四“澄粹”注引《周易》（57p0667a）：“純粹精也。”卷三十一“精粹”注引《周易》云（58p0010 b）：“純粹精也。”卷七十五轉引之玄應音義“純粹”注引《易》云（58p0974a—0974b）：“純粹精也。”²⁾卷九十二“奧粹”注引《周易》（59p0197b）：“純粹精也。”各例皆作“純粹精也”，可為補正之旁證³⁾。

89.032 忘倦

上音亾。顧野王云：“忘，不憶也。”下權眷反。孔注《尚書》云：“倦，猶懈也。”《蒼頡篇》云：“倦，約也。”《廣雅》云：“極也。”亦亾也。《說文》云：“疲也。從人，卷聲。”《聲類》從力作勞。《博正》作勑，亦通。（《高僧傳》卷二，89，59p0152b）

案：“亦亾也”之“亾”，獅本（頁3415）作“止”。考慧琳音義卷四“疲倦”注引《玉篇》（57p0466a）：“倦，止也。”卷十三“疲倦”注引顧野王云（57p0645a）：“（倦）[倦]，止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慧琳《一切經音義》整理與研究”（17BZJ002）；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玄應《大唐衆經音義》校注”（1629）

作者簡介：黃仁瑄，男，1969年生，貴州思南人，文學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是漢語史、語料庫語言學。

1) 括號中文字表示被釋字目的出處，“p”前數字分別指慧琳音義的卷次和中華書局版《中華大藏經》的冊數，“p”後數字指頁碼，a、b、c分別表示上、中、下欄。為方便計，引文文字原則上仍其舊。

2) 粹精，原作“精粹”，今據磧本（460p052b）乙正。

3) 《易·乾·文言》“純粹精也”孔穎達疏（頁17上）：“純粹不雜，是精靈，故云‘純粹精也’。”

也。”卷二十七添補之大乘基音義“倦”注引《玉篇》（57p0966b）：“懈也，絢也，極也，止也。”各例皆作“止”，知“亾”字訛，宜據改。

89.046 詭滑

上歸委反。《毛詩》云：“無縱詭隨。”鄭箋云：“無聽放詭而隨人為惡也。”《淮南子》云：“蘇秦以百詭成一信。”許叔重曰：“詭，猶慢也。”《說文》：“責也。從言，危聲。”下還八反。《說文》云：“滑，利也。從水，從骨聲也。”（《高僧傳》卷二，89，59p0153b）

案：“無聽放詭而隨人為惡也”，今本作“王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⁴⁾。詳文意，知例中“聽放”之“放”為“於”訛，且“詭”而“而”間至少脫“人之善”三字，今據《詩箋》改、補。《文選·左思〈魏都賦〉》“而徒務於詭隨匪人”李善注引《毛詩》“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萇曰（頁96上）：“詭隨，詭人之善，隨民之惡。”“詭”後宜著“人之善”三字，可為據補之旁證。

89.066 克捷

上克，猶能也。《爾雅》云：“勝也。”傳文從刀作剋，同。下潛葉反。《毛詩傳》云：“捷即勝也。”杜注《左傳》云：“捷亦克也。”《考聲》云：“戰勝曰捷。”《說文》云：“捷，櫜也。從手，走聲。”走音同。（《高僧傳》卷三，89，59p0155b）

案：（1）“櫜也”，今本作“獵也”⁵⁾。考《初學記》卷二十二引蔡邕《月令章句》：“獵，捷也，言以捷取之。”《左傳·隱公五年》“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孔穎達疏引蔡邕《月令章句》（頁1726下）：“獵者，捷取之名也。”《爾雅·釋魚》“後弇諸獵”郝懿行義疏（頁300下-301上）：“獵之言捷也，捷謂接續。”《說文·犬部》“獵，放獵，逐禽也”段玉裁注（頁476上）：“獵，引伸為凌獵，為捷獵。”《詩·齊風·南山》“衡從其畝”毛傳“衡獵之，從獵之”馬瑞辰傳箋通釋（頁305）：“獵之言捷獵也。”其中理據甚明，可為據改之旁證。（2）“走音同”表意未足，其後宜據文意及文例補一“上”字。

89.117 鏗鏘

上客羹反。《禮記》：“子夏曰：‘鍾聲鏗鏘，撞擊之聲也。’”孔注《論語》云：“鏗，舍瑟之聲。”下鵠良反。《毛詩傳》云：“鏘鏘，鑣聲。”⁶⁾《說文》鏗鏘二字並從金，堅、將皆聲⁷⁾。鑣音彼苗反。（《高僧傳》卷四，89，59p0160a）

案：“鏗”前後無據。考《論語·先進》“鏗爾，舍瑟而作”何晏集解引孔曰（頁2500中）：“鏗者，投瑟之聲。”知“鏗”訛，宜據改作“鏗爾”。《論語·先進》“鏗爾，舍瑟而作”皇侃疏：“鏗，投瑟聲也。”表意與何晏所引同，可為據改之旁證。

89.163 淪湑

上音倫，下息余反。鄭玄注《儀禮》云：“湑，清。”孔注《尚書》云：“淪，汲也。”《考聲》：“湑，沈也。”《廣雅》：“流也。”《說文》：“淪，沒也。從水，胥聲。”淪音峻。（《高僧傳》卷六，89，59p0163b）

案：“汲也”，今本作“沒也”⁸⁾。考慧琳音義卷十八“淪滯”注引孔注《尚書》云（57p0749a）：“淪，沒也。”卷五十一“沈淪”注引孔注《尚書》（58p0448b）：“沈，沒也。”卷九十四“淪湑”注引孔注《尚書》云（59p0232a）：“淪，沒也。”各例皆作“沒”，知“汲”字訛，宜據改。

二 脫

4) 《詩·大雅·民勞》“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鄭玄箋（頁548上）：“王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

5) 《說文·手部》（頁257下）：“捷，獵也。軍獲得也。从手，走聲。《春秋傳》曰：‘齊人來獻戎捷。’”

6) 《詩·大雅·烝民》“八鸞鏘鏘”鄭玄箋（頁569中）：“鏘鏘，鳴聲。”

7) 鏗，《說文》作“鏗”。《說文·車部》（頁303上）：“鏗，車輶鉤也。从車，貞聲。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又讀若擊。”

8) 《書·微子》“今殷其淪喪”孔安國傳（頁177中）：“淪，沒也。”

89.077 水齊

下情細反。鄭注《周禮》云：“以量節之曰齊。”《考聲》云：“分段之劑。”從刀傳文作，借用也。（《高僧傳》卷三，89，59p0156b）

案：“從刀傳文作”不辭，詳文意，當是“傳文從刀作劑”之脫、倒，宜據補正。慧琳音義卷二十九“齊限”注（571015a）：“上宗麗反，去聲字。鄭注《周禮》云：‘節量也。’俗從刀作劑。《字書》無此字。”卷三十五“心齊”注（580100b）：“下音齊。《說文》：‘臄齊也。從肉，齊聲。’經文從月作臄字，非也。”行文同此例，可為補正之旁證。

89.101 秉二兆

上兵皿反。《毛詩傳》云：“秉，操也。”又云：“抱也。賈逵注《國語》云：“秉，猶執也。”《廣雅》云：“持也。”《說文》云：“秉，禾也。從又持禾。”會意字也。傳文作乘，書誤也。（《高僧傳》卷四，89，59p0158b）

案：（1）“抱也”，今本作“把也”⁹⁾。考慧琳音義卷十七“無秉作”注引《毛詩傳》云（57p0731b）：“秉，操也。亦把也。”亦作“把”，知“抱”字訛，宜據改。（2）“禾也”，今本作“禾束也”¹⁰⁾。考慧琳音義卷二十九“秉大”注引《說文》（57p1019a）：“禾束也。從又持禾。”《文選·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宿秉停菑”張銑注（六臣本，頁1101下）：“秉，禾束也。”皆作“禾束”，知例中引文脫“束”字，宜據補。

89.173 僑爽

上遵峻反。《尚書》云：“克明僑德。”杜注《左傳》云：“僑，謂材絕異也。”《白虎通》云：“禮別名也。記賢百人曰僑。”《古今正字》：“從人，僑聲。”僑音泉充反。或作俊，亦通。下霜兩反。孔注《尚書》云：“爽，明也。”郭注《方言》云：“貴也。”¹¹⁾《說文》：“從爻，從大。”爻音隸。（《高僧傳》卷六，89，59p0164a）

案：“禮別名也記賢百人曰僑”不辭。考《白虎通義·聖人》引《禮別名記》曰（疏證本，頁334-335）：“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詳文意，知例中“禮別名也”之“也”為“記”訛，“賢”“百人曰僑”乙倒，且“賢”前脫“千人曰英倍英曰”七字，宜據補、正作：“《禮別名記》：‘百人曰僑，千人曰英，倍英曰賢。’”慧琳音義卷八十一“稱僑”注引《白虎通》云（59p0016b）：“百人曰僑，千人曰英，倍英曰賢。”引文略同，可為補正之旁證。

89.180 盥洒

《漢書》云：“凡洗物曰盥。”《說文》：“澡手也。從白、水臨皿。”會意字也。澡音早。白音菊。下洗西礼反。《字書》：“從水，從西。”傳文從先作洗，俗用字。（《高僧傳》卷六，89，59p0164b-0165a）

案：（1）“白”為“𠂔”訛，宜據《說文》改¹²⁾。獅本（頁3243）亦作“𠂔”。（2）“下洗西礼反”表意突兀。考“或作”二字原闕。考慧琳音義凡十五釋“洒”，卷十六轉引之玄應音義“洒除”注（570713b）：“先礼反。《廣雅》：‘滌也。’亦作洗，義同。餘音不取。”同卷轉引之玄應音義“湔洒”注（570714a）：“子仙反，下西礼反。”卷三十六“洒濯”注（580120a）：“上西礼反，下音濁也。”同卷之“盥洒”注（580124a）：“下西礼反。或作洗。《說文》：‘洒，滌也。’”“洒滌”注（580130a）：“上西礼反，下音狄。”卷三十七“洒浴”注（580140a）：“先礼反。《周易》云：‘洒，濯也。’《說文》：‘滌也。從水，西聲。’經作洗浴，亦通也。”卷四十“洒漱”注（580198a）：“上西礼反。韓康伯注《周易》云：‘洒，濯也。’《說文》：‘滌也。從水，西聲。’經文作洗，音先演反，非也。”同卷之“洒馭”注（580199a）：“上西礼反。已釋上文。下疎劣反。”卷五十五“刮洒”注（580535b-0536a）：“下西底反。韓康伯注《周易》云：‘洒濯其心也。’《說文》云：‘（降）[滌]也。從水，西聲。’或作滷，古洗字也。”卷六十三“洒塗”注（580739a）：“上西禮反。韓康伯注《周易》云：‘洒，濯其心也。’《說文》：‘洒，滌也。從水，西聲也。’”卷七十九“洒馭”注（581064a-1064b）：“西礼反。或

9) 《詩·小雅·大田》“彼有遺秉”毛傳（頁477上）：“秉，把也。”

10) 《說文·又部》（頁64下）：“秉，禾束也。从又持禾。”

11) 《方言》卷十三（頁963下）：“爽，過也。”郭璞注（頁963下）：“謂過差也。”

12) 《說文·皿部》（頁104下）：“盥，澡手也。从白、水臨皿。《春秋傳》曰：‘奉匱沃盥。’”

作洗，亦通。《韻英》云：‘浴也。’卷九十“洒漱”注（590175a）：“上西礼反。正體洗字也。傳文作洗，俗字也。”同卷之“洒漱”注（590178b）：“上西礼反。《說文》：‘洒，濯也。從水，西聲。’傳從先作洗，俗字也。”卷九十一“盥洒”注（590183b）：“下星礼反。或作洗。”詳文意，知例中“下”“洗”間脫“或作”二字，宜據補。

90.141 王奐

音喚。人名也。奐，文彩兒也。《玉篇》：“光明炳煥。”《說文》：“從拱也。”（《高僧傳》卷十，90，59p0174b）

案：“從拱也”表意不明。考慧琳音義卷八十三“輪奐”注引《說文》（59p0059a）：“（一曰犬）[一曰大]也。從（双）[収]音拱，奐省聲。”卷八十七“輪奐”注引《說文》云（59p0129b）：“大也。從升，奐省聲。”詳文意，知例中引文“從”“拱”間脫“升音”二字，宜據補¹³⁾。

三 倒

89.056 噤戰

上琴飲反。《楚辭》云：“噤閉口而不言也。”王逸注《楚辭》云：“閉口為噤也。”《說文》：“從口，禁聲也。”亦作噤。（《高僧傳》卷三，89，59p0154b）

案：“噤閉口”，今本作“口噤閉”¹⁴⁾。考《文選·潘岳〈西征賦〉》“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李善注引《楚辭》曰（頁151下）：“（口）噤閉而不言。”潘岳《馬汧督誅》：“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李善注引《楚辭》曰（頁786下）：“口噤閉而不言。”《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慮噤閉而無端”李善注引《楚辭》曰（頁835上）：“口噤閉而不言。”各例皆作“口噤閉”，知例中文字有倒乙，宜據乙正作“口噤閉”。

89.085 庚斂

下艾孩反。穎川高士名也。《左傳》云“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隤斂之類”是也。《說文》：“斂，所有治也。從文，豈聲。”（《高僧傳》卷四，89，59p0157a）

案：（1）“所有治”，今本作“有所治”¹⁵⁾。考《玉篇·支部》（頁85上）：“斂，有所治。”《廣韻·哈韻》（頁101）：“斂，有所理。”或言“有所治”，或言“有所理”，皆文意暢達，知例中字有乙倒，宜據乙正。（2）“從文”之“文”為“攵”訛，宜據文意改。

89.094 賻錢

上扶務反。鄭注《周禮》云：“賻喪家謂補助不足也。”《穀梁傳》云：“歸死者贈，生者曰賻。”《古今正字》：“從貝，專聲。”專音普。賻音豐諷反。（《高僧傳》卷四，89，59p0157b）

案：（1）“賻喪家謂補助不足也”不辭。考《周禮·秋官·小行人》“則令賻補之”鄭玄注引鄭司農云（頁894中）：“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詳文意，知例中文字當是“謂賻喪家補助不足也”之訛倒，宜據補正。慧琳音義卷八十四“給賻”注引鄭注《周禮》云（59p0082b）：“謂賻喪家補助不足也。”卷九十三“慰賻”注引鄭注《周禮》云（59p0211a）：“謂贈喪家死衣助不足也。”或言“賻喪家”，或言“贈喪家”，可為補正之旁證。（2）“歸死者贈，生者曰賻”，今本作“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¹⁶⁾。考慧琳音義卷八十四“給賻”注引《穀梁傳》云（59p0082b）：“歸死者曰（贈）[賻]，歸生者曰賻。”卷九十七“賻贈”注引《穀梁傳》曰（59p0280a）：“贈死曰賻。”卷九十三“慰賻”注（59p0211a）：“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小爾雅·廣名》（集釋本，頁282）：“饋死者謂之賻。”詳文意，知例中引文有訛脫，宜據補改作“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

90.018 鎔鈞

上勇鍾反。《漢書音義》云：“鎔，錢之摸也。”《說文》：“冶器法，銅屑之鎔也。從金

¹³⁾ 《說文·升部》（頁59上）：“奐，取奐也。一曰大也。从升，奐省。（臣鉉等曰：奐，營求也。取之義也。）”

¹⁴⁾ 《楚辭·九歎·思古》（頁307）：“心嬋媛而無告兮，口噤閉而不言。”

¹⁵⁾ 《說文·支部》（頁68上）：“斂，有所治也。从支，豈聲。讀若狠。”

¹⁶⁾ 《穀梁傳·隱公三年》（頁2368上）：“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

案：(1)“錢之摸也”之“摸”爲“模”訛¹⁷⁾(徐時儀 2012：2060 上)，宜改。(2)“說文治器法銅屑之鎔”不辭。考慧琳音義卷六十二“鎔銅”注(58p0705b)：“上勇鍾反。《漢書》：‘猶金之在鎔，唯冶之所鑄也。’亦云：鎔，鎔也，銅屑爲鎔。《說文》：‘治器法也。從容聲也。’詳文意，‘銅屑之鎔’之‘之’爲‘爲’訛，且‘說文治器法’‘銅屑爲鎔’乙倒，宜據乙正：‘銅屑爲鎔說文治器法。’”(3)“十斤”，今本作“三十斤”¹⁸⁾。考《玉篇·金部》(頁 83)：“鈞，三十斤也。”《周禮·秋官·大司寇》“入鈞金三日”鄭玄注(頁 870 下)：“三十斤爲鈞。”《左傳·定公八年》“顏高之弓六鈞”杜預注(頁 2141 下)：“三十斤爲鈞。”皆作“三十斤”，知例中脫“三”字，宜據補。

佛典音義校勘需要遵循內外結合的原則（黃仁瑄 2012），文中所論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18) 《說文·金部》（頁296下）：“鈞，三十斤也。从金，勻聲。𠄎，古文鈞，从旬。”

一. 前言

中国的佛经翻译始自东汉。在东汉译经中,时间词语主要分为时点词语和时段词语两类。时点词语由时点词与时点结构组成,时点词又可分为绝对时点词与相对时点词,绝对时点词如“时”“是世”等,相对时点词如“过去”“来世”等,时点结构与本土文献中的类似,分为数量式、介宾式、偏正式、方位式和谓词性结构五种。时段词语亦分为时段词和时段结构,时段词根据表达时间的长短分为长时词、短时词和定量词,长时词如“日夜”“夙夜”等,短时词如“斯须”“弹指”等,定量词如“一日”“一夕”等,时段结构又可分为确量时段结构和约量时段结构,确量时段结构有数量式和线段式两种,约量时段结构主要有极大夸张式、相邻数字连用式、动(介)宾式、时段标记结构、框式结构、“几/若干/数”+数量式时段等形式。

总体来说,与本土文献中相比,东汉译经中的时间词语在形式上没有本土文献丰富,时段词的数量也没有本土文献中的多。但不能否认的是,东汉译经中新出现了一批对后世影响很大、得到广泛应用的时间词语,如“过去”“现在”“未来”“弹指”等,还有表示约量时段的极大夸张式结构,也是东汉译经中首创。

二. 汉译佛经中时间词的类型

音译词即把外族语言里的词连音带义都借用过来,是纯粹的外来词,汉字成为了记音符号,音译时间词一般都是时间名词。音译词分为全译和节译两大类,节译词一般是全译词的简缩。如东汉译经中常见的“劫”这个时间词,就是节译词。“劫”的全译是“劫波”,意为天地的形成到毁灭,引申为很长的一段时间。

意译词,是指放弃了外语词汇原有的语音形式,而用汉语的构词材料、据汉语的构词方法创造一个新词,以表示外语词汇的概念。大多数佛教词语是通过意译的方法创造的。意译产生的佛经词汇可以从比喻造词这一造词法和全面运用汉语词结构的构词法这两点来考察。据考察,此类时间词在东汉译经中出现比较频繁。如“念”是“刹那”的意译,意为最短的时间单位。“一劫”“三生”“三世”“六天”“六时”都是偏正式构词法的例子,均为数词加时间单位词的结构,用数量对事物进行说明、修饰。像“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现代汉语中使用非常频繁的时间词也是意译词。根据何亮(2006)的研究,“过去”“现在”“未来”是因为佛教宣传教义的需要,受汉语对时间的认知方式影响,大致采用的汉语中已有的构词语素,从“将来”“方来”类推而来的汉语新造词,是基于汉语本身而产生的新词,且这几个词在使用上都经历了“佛典→与佛典有关的文献→一般文献”的演变过程。

佛化汉语,就是指用汉语固有词表示佛教意义,可以分为借用和引申两大类。借用是指从汉语词借用来表示佛教意义的词,这个词的汉语义(旧义)与佛教意义(新义)无关。而通过汉语词引申得到的佛教词,这些词的汉语义(旧义)与佛教意义(新义)相关。如东汉译经中的“弹指”为引申的佛化汉语词。“弹指”旧义为弹击手指,在佛典中,这个动作表示许诺、欢喜的心情、或警告别人,都只需极短的时间,故引申为极短的时间,《摩诃僧祇律》卷七:“二十年名为一瞬,二十瞬名为一弹指。”可见,“弹指”,在佛典中有了确定的量,成为了佛教专词。“须臾”旧义为“时之不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在佛典中,也有了确定的量。《摩诃僧祇律》卷七:“二十弹指名一罗预,二十罗预名为一须臾。”

三. 佛经时间词语的双音化倾向

根据马真(1981),先秦时期的《诗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楚辞》(屈赋部分)和《荀子》等八部著作中,不含人名地名的多音节词有2772个,而清人钱聚仁根据“乾隆石经”所统计的“十三经”字数中,《诗经》有约4万字,《左传》有近20万字,《孟子》有近3.5万字,所以此八部作品少说已有二三十万字。到汉魏六朝时期,汉语中的双音节词明显增加,如东汉王充《论衡》共21万字,其中出现的双音节词有2300个(包括专有名词在内的所有双音节词);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共6万1千字,不包括专有名词的双音节词有1541个。¹⁾虽然包不包括专有名词在数据上有些影响,但对比先秦和汉魏六朝两个时期的整体情况来看,汉语的双音化趋势已

越发明显。

佛经正好在汉魏六朝的早期——东汉传入中土。朱庆之指出：“虽然从汉语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看，汉语词汇终将实现双音化，但是这个进程在魏晋以前是极其缓慢的，而进入中古汉语后，双音化的步伐突然加快，在短短的二三百年中汉语词汇系统（主要指文献语言的词汇系统）以单音词为主的面貌就得到了根本的改观。”²⁾以东汉译经中的时间词为例，我们对东汉译经中的时点词和时段词按单音节、双音节统计如下：

东汉译经中单音节时间词和双音节时间词统计

东汉译经中的时间词	单音节词	双音节词	合计
数量（个）	23	110	133
所占比例	17.3%	82.7%	100%

由上表可知，在东汉译经中的时点词和时段词中，双音节词所占比例约为82.7%。这样的数据，从时间词语的角度证明了在佛经语言中，双音节词已经占了主导地位。魏晋之后，佛教得到普及，佛经广为传诵，佛经中的语言形式自然也得到广泛传播，对汉语本土的表达产生深刻影响。汉语词汇很快地实现了双音化，佛经翻译对这一进程起到的促进作用不容小觑。

朱庆之还探索了佛典语言双音化这种现象产生的动因，“佛典独特的原典文体，如口语化、通俗化等，影响译者创造大量的双音词，这些双音词成为中古汉语双音词发展的基础。”³⁾梁晓虹（1994）也指出，汉译佛经中多为双音节词，这些双音节词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些是使用原本就有的双音节汉语词，一些是同时期汉语中新产生的双音节汉语词，其他则是佛经翻译过程中新产生的佛教词语大多也是双音节的。佛经之所以会多用双音节词，主要是有三点，一是译经要承载佛教教义，比如时间词就承载了佛经中复杂的时间观念；二是译经要适应梵语的印欧复音语系；此外，佛经文体通俗，也需要复音词、俗语、方言的形式。

四．循环时间观与线性时间观

时间观念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时间的形态问题，主要有循环时间观和线性时间观两种。通过对自然界昼夜交替、四季变换等方面的观察，人们很容易把时间理解成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而人类早期对灵魂不灭的笃信，更坚信在这个循环运动中肉体可以被毁灭，但神和灵魂是不能被毁灭的，人死后可以转世或复生，历史可以重复演绎。这种时间观实际上把时间的本质认为是周期运动，这种运动中，发展和进步的概念是多余的，甚至不被允许，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循环演化。与此相对的，“线性时间观认为时间是物质形态普遍固有的延续性和一般顺序的统一性，它反映事物形态序列不断更新、延展、流动的过程，未来不断走向现在，现在不断走向过去，过去不断走向更远的过去，整个序列作线性排列，时间形态是光滑的、连续的，方向是唯一的、不可颠倒的。”⁴⁾一般来说，古代社会的人们普遍倾向于循环时间观，而近现代社会则由于天文学、医学等科学领域的发展，神学、神话等的影响力逐渐减小，人们渐渐转向线性时间观。

根据吴国盛（2006）的说法，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主要包括对“时”“机”“运”“命”“数”等的领悟，既有循环时间观，如四时、天干地支的循环，也有线性时间观，如重视历史这一线性概念，循环与线性两个时间观在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中并不是极端的排他关系。不过，从最初的巫史不分家，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观念得到普遍认同，还有历朝历代热衷于为前朝或本朝撰写史书的热潮，可见史学在中国传统学科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长盛不衰，“时间兴替”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此外，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开始，中国古代哲学、文学作品中，从来不乏“惜时”题材的作品，这“反映了人们对时间不可逆性的认识”⁵⁾，这样的“不可逆性”肯定不是循环时间观念了，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应该还是以线性时间观为主。

而佛教的时间观认为，时间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其中肉体可以被毁灭，但神识不会被毁灭，人死后可以转

1) 见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续完)[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2) 见朱庆之.试论佛典翻译对上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J].中国语文.1992

3) 见朱庆之.试论佛典翻译对上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J].中国语文.1992

4) 见汪天文.三大宗教时间观念之比较[J].社会科学.2004

5) 见刘文英.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世，众生在“业力”的作用下在六道轮回中辗转循环。这种时间观的时间形态是一个圆圈。佛教的循环时间观念基本体现了古代印度社会的整体哲学思想，部分学者认为，正是这种循环的时间观念，导致了有着长远历史的印度文明中历史观念的缺乏。⁶⁾古代印度思想家在时间体系的设计和时间的描述两方面破坏了历史产生的条件。⁷⁾时间体系的设计主要体现在时间的大尺度计算方式，使历史变得微不足道，甚至失去了意义，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详细展开。

关于时间进程的描述方面，有历史感的民族认为时间是有方向的，随着时间的前进，社会是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变化的，比如基督教的时间观念；但在古印度人的思想中，世界是从创生到毁灭的不断循环，即在较大的尺度上，世界在不断重复创生—毁灭这个循环，在较小的尺度上，是从创生走向毁灭这一个不断恶化的进程。由此可以看出，其实佛经中体现的时间观念也不是单纯的循环的，应该是在循环中也蕴含着线性时间观。周利群（2015）指出：“佛教的时间观念，植于婆罗门以天文学为基的宇宙观，在广义的譬喻故事中传播业报轮回的思想，教诫现世人们去修道证悟得解脱。这种时间观念的形态是循环时间观与线性时间观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⁷⁾

虽然在佛经中，循环与线性时间观相互交织，共同存在，但由于汉民族本身就具有极强的线性时间观念，所以对汉民族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佛经中的循环时间观，尤其是三生三世、因果轮回的佛教教义。从东汉译经中找出的表达循环时间观念的时间词语有很多，如：三世、四时、前世、过去、今世、今现在、现世、现在、来世、后世、来劫、未来等。例如：

- (1) 三世：五者六衰，復作生死精行種載，是後世因緣，前後三世轉相因緣故，為有五事十二因緣。（安世高譯《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
- (2) 四時：於是王深知其能相，為起四時殿，春夏秋冬，各自異處。（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
- (3) 前世：前世我為有不，前世我為無有不，前世我為何等，前世我為雲何。（安世高譯《一切流攝守因經》）
- (4) 先世：何等為本願，謂先世時見人子端正，便願言我子如是。（安世高譯《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
- (5) 今世：當從是聞，前世所作今世逮得，是本瑞應。（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在译经行文中，表达循环观念的词经常成组出现，而且一般从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维度展开，于是产生了一系列蕴含过去、现在、未来时间观念的时间词，例如：

- (6) “過去”“當來”“今現在”：諸法以斷三界，謂不著過去當來今現在。（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佛說阿闍世王經》）
- (7) “過世”“今現世”“未來世”：過世賢者時亦是愛習，為苦習賢者習。未來世時亦是愛習，為苦習賢者習。今現世時亦是愛習，為苦習賢者習。（安世高譯《四諦經》）
- (8) “現世”“後世”：是謂無上正真之道也，乃現世有無罪之行，後世亦墮殊勝之道也。（安玄譯嚴佛調筆受《法鏡經》）
- (9) “過去”“現在”“未來”：過去佛亦有是，現在佛亦有是，未來佛亦有是。（安世高譯《陰持入經》）
- (10) “古世”“今世”“來世”：一無失道，二無空言，三無妄志，四無不淨意，五無若干想，六無不省視，七志欲無減，八精進無減，九定意無減，十智慧無減，十一解脫無減，十二度知見無減，十三古世之事悉知見，十四來世之事悉知見，十五今世之事悉知見，十六攬眾身行化以始所知，十七攬眾言行化以始所知，十八攬眾意行化以始所知，是為佛十八不共之法。（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

最能体现佛教循环时间观的、现代汉语中仍常使用的时间词语，是“过去”“现在”“未来”。通过对比CCL的古代汉语语料库和28部东汉译经，我们发现“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时间词，在东汉前还未出现，或者在语义上不表示时间；在东汉译经中，这三个词高频出现并被普遍用于时点表达，在同时期的中土文献中，则是有所运用但远未普及。此外，在东汉译经中，“当来”用于表达未来意义，出现频率比“未来”高得多，并在同时期的中土文献中也有少量使用。这四个时间词在

6) 见葛维钧.古代印度的时间观念妨碍了历史学的发展[J].西域研究.1992

7) 见周利群.循环与线性交互的佛教时间观[J].社会科学.2015

东汉译经中的用例如下：

- (11) 過去佛亦有是，現在佛亦有是，未來佛亦有是。（安世高譯《陰持入經》）
 (12) 過去當來今現在佛天中天薩芸若，則為供養作禮承事自歸，為悉供養至。（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

这四个词在东汉以前的文献、28部东汉译经以及东汉时期的其他文献中使用的详细数据如下表：

“过去”“现在”“未来”“当来”各时期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表

典籍	过去	现在	未来	当来
东汉以前的文献（次）	0	0	0	0
东汉译经（次）	140	41	17	115
东汉中文文献（次）	1	0	2	1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以上四个时间词是东汉译经中新产生的，并在之后的汉语发展中，逐渐被广泛使用在了中土文献中。梁晓虹（1994a）指出：“过去”“现在”“未来”，是佛教徒用来表因果轮回、个体一生的存在时间名称，被引申为可纯粹表示时间概念。上文阐述意译时间词时也提到，根据何亮的研究，“过去”“现在”“未来”是因为佛教宣传教义的需要而新造的词，这个教义就是佛教中最重要的循环时间观。

汉民族传统的生命时间观念是一生一世，人死即为鬼，虽也有四时交替等循环时间观，但总体上是以线性时间观为主的。佛经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时间观念，也带来了新的生死观，即每一个生命都有前生、今生、来生“三生”，个体生命不再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而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在时间结构的取向问题上，佛教相信因果报应，现世的行为决定来世的命运，因此佛教徒的修行并不是简单地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来世的幸福，乃至成佛，这种时间观应该是属于未来取向的。”⁸⁾这样，“三生”说就与因果报应思想结合在一起，在东晋南朝时期深入人心。南朝志怪小说深受“三生”说和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已有类似观念。南朝记载此类故事的以《幽明录》、《冥祥记》等为代表，如《幽明录》有《钟繇》、《干庆》、《舒礼》、《庾崇》、《阮瑜之》、《瑯琊人王氏》等。《冥祥记》中讲述死而复生或转生的故事有《支法衡》、《董青建》、《孙稚》、《释僧观》、《李旦》、《释昙典》、等。这些都是佛经的循环时间观对汉民族时间观念影响的早期作品。

此后，“三生”说、因果报应等佛教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逐渐扎根。因其种善因得善果、可以引导人们行善的现实意义，得到了广泛推崇，许多文学作品都有描述，还有“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等俗语也在汉语中得到广泛使用。

五．极大与极小时间观念的表达

除了循环与线性时间观念，佛经中有另一组重要的时间概念，就是极大与极小。极大时间观念主要体现在佛教的时间体系设计上。佛教的这种时间体系来源于古代印度神话，梵是印度神话中的最高本体，印度神话世界的时间按照其生活周期来确定。根据《毗湿奴往世书》，印度神话的时间体系如下：

梵天的寿命=100梵天年	1梵天年=360梵天日	
1梵天日=2劫	1劫=1000大时或约14摩奴期	
1摩奴期=约71大时（1大时包括圆满时、三分时、二分、争斗时）		
圆满时=4800天年	三分时=3600天年	二分=2400天年
争斗时=1200天年	1天年=360天日	1天日=尘世1年

经过推算，梵天的一生有3110400亿年，比整个宇宙的生命还长。印度神话中如此巨大的时间体系设计，也保留在

⁸⁾ 见汪天文.时间理解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3) 正使是菩薩如恆中沙劫，佈施求色，持戒忍辱精進求色，禪亦不入空。（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
“劫”正常情况下应该用于时段表达，而非时点表达。例如：

古人名、字语义相反现象探微

潘薇薇 复旦大学

名、字意义相反，史上诸多名人皆如此。如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字退之；唐初著名诗人、五言律诗奠基人王绩，字无功；北宋婉约派著名词人晏殊，字同叔；《广雅疏证》的作者王念孙，字怀祖；如此种种，下文将分类列举。《颜氏家训·风操》：“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正体之名与表德之字语义相反，本文以这种奇特的悖论为研究对象，以臧励和主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为线索，配以群籍，所考之人盖帝王、贵族、公卿、士绅等；通过归纳分析法，总结出使用频率较高的语义相反结构，并探讨现象背后的潜文本及其意义。

《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正义曰：“幼名冠字者，名以名质，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名‘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名、字本是私人事务，而命名礼的存在使得名、字从功能单一的符号成为包孕丰富的能指，承担了来自家族及所属社群的期许与训诫。名与字意义相反，正好形成了修辞学上的“互文”结构，参互成文、含而见义，只有将名与字结合起来，才能读懂寄于其中的深奥。

“名、字相反”的二元结构中，“讷—敏”出现频率颇高，如：元至正进士、后累官明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士、迁祭酒的宋讷，字仲敏；明成化举人汝讷，字行敏；明嘉靖进士、吏部尚书严讷，字敏卿；清顺治进士、累官至吏部尚书的郝惟讷，字敏公；清康熙举人、乾隆时举鸿博的张宏敏，字讷夫。

其次为“贤—愚”，如：唐会昌进士薛能，字大拙；元代僧人子贤，字一愚；元至顺进士、官至江南行省员外郎的方道叟，字以愚；明成化进士邹智，字汝愚；嘉靖进士、曾任浙江按察使的廖希贤，字叔愚。

然后为“显—隐”，如：唐人马炫，字弱翁；孟昶时明经及第、后入宋为官的王著，字知微；宋宝祐进士陈著，字子微；明弘治进士穆孔晖，字伯潜；明崇祯进士薛所蕴，字子展。

“有一无|虚—实”一类结构也频被采用，如：南齐人何求，字子有；唐代官吏杨凭，字虚受；宋人鲍若虚，字仲实；明崇祯举人宋之盛，字未有。

“进—退|远—近”结构，如：元代大儒仇远，字仁近；清代制墨名家汪近圣，字鑑古；宋人汤思退，字进之；清代文人徐退，字进之。

“损—益”结构，如宋人上官损，字益之；明嘉靖进士袁洪愈，字抑之；清代文人闵益，字又损。

“刚—柔”结构，如：北周人卢柔，字子刚；宋建炎进士陈刚中，字彦柔；明代学者娄坚，字子柔。

“祖—孙”结构，如：后唐人马胤孙，字庆先；宋淳熙进士高似孙，字续古；明崇祯进士归起先，字裔兴；清代大学者、经学家、小学家王念孙，字怀祖。

类似的结构还有：“同—异”，如南朝梁代文人朱异，字彦和；宋代嘉定进士杨大异，字同伯；清代道光巨人管同，字异之。“赐—取”，孔子门生子贡，名赐；后汉学者、官吏杨赐，字伯献。这些名与字语义相反的结构并非随意捻来，而是用典，亦即《文心雕龙》所谓的“事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引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文心雕龙注释》，刘勰著，周振甫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411-412页。）

《尚书·大禹谟》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正义曰：“民心惟甚危

《易·系辞上》：“一阴一阳谓之道。”可知“道是气的阴阳迭运、变化，一阴一阳的互转运变，是一对矛盾。”（《周易精读》，王振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被儒、道二家同时作为天地之间最高存在的“道”，尚且是由一阴一阳两极运化而成，那么这天地间的所有事物均有完全相反的两个方面，且对立面还可以相互转化。老子的《道德经》全书共五千余字，却有一千字在反复说明这个道理。何谓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译注及评介》，陈鼓应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页）故而“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译注及评介》，陈鼓应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3页）“反”，学界认为有两种含义，一指事物的对立面，二指循环往复的运动，其实以上两种都是“反”的应有之义，道家主张事物的两极可互相转化，而事物亦在这种相互转化中循环往复的运动、发展。故《道德经》第二章即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第二十二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第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类似的表述不胜枚举，而道家这种相反相成、兼覆兼载的世界观也直接投影到古人的名与字，所取的名与字意义相反，虽然取名与予字大多不在一时，也并非同一个人所为，但是动因却多是守儒家训条，内化了道家的世界观。以上所列个案，考其出身，贵族与知识分子家庭为主，不见白丁，他们生长在信奉儒道的家庭，有着相同背景的社交圈，以君子所为自律，依道家主张处事，而名与字则是他们这种独特内在的外化符号而已。

潘薇薇 / 古人名、字语义相反现象探微 ● 371

“祖—孙”，《礼记·大传》：“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家国同构”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君君臣臣，家有父父子子，在国讲君臣伦理，在家则有宗法纲常。尊祖、敬宗、收族，然后宗庙严，王念孙字怀祖，意在尊祖，尊祖而后有宗，敬宗则纲常不乱；归起先字裔兴，寓意后裔繁衍兴盛，宗庙庄严威武。此类的“名、字”结构意在正宗法、兴宗庙，最后的落脚点却仍在社稷。

还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即名为“A”，字则为“非A”，属于此类的如：晋朝官吏谢奕，字无奕；唐会昌末进士黄颇，字无颇；宋代文人谢逸，字无逸；宋人祖无择，字择之；明万历进士吴士奇，字无奇；清初文人杨补，字无补。

上述诸例名与字只是意义相反，而该例中名与字却是直接否定的关系，看似极端矛盾，其实还是意在“尚中”。《论语·先进》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尚中”为孔子“中庸”观的逻辑起点，所以在孔子看来，“过”与“不及”实为物之两端，皆不可取。而“叩其两端”则是孔子从方法论层面出发阐释如何获取知识、了解事物，核心仍在“中”。名与字为直接否定关系，可视为“叩其两端”，然无论是“过”还是“不及”，在这种独特的名、字结构中，意图明显，旨在“折中”。

“晦”字在此类结构中出现最多，“晦—明”意象的名、字结构出现多达37次；如宋代大儒、理学宗师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人廖德明，字子晦；元人方炯，字用晦；唐人唐敬晦，字日彰；金人周嗣明，字晦之；宋人王炎，字晦叔；宋人沈炎，字若晦；明人吴昇，字亨晦；明人康朗，字用晦；清人黄宗炎，字晦木。

晦，《说文·日部》：“晦，月尽也。”《左传·成公十六年》有：“陈不违晦。”杜预注：“晦，月终，阴之尽。”晦之本义为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每月末的月亮形状不全，光线暗淡，后相邻引申为昏暗、隐晦义。《诗·周颂·酌》：“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朱熹集传曰：“此亦颂武王之诗。言其初有于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既纯光矣，然后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所谓遵养，即是顺应环境、积蓄力量，暗中积聚实力的过程即为“晦”，换言之，即为韬光养晦。养晦以待时，不仅是古代中国精明的处事哲学，更是重要的战略思想，《晋书·明帝纪》：“蜀王敦挟震主之威，将以神器，帝崎嶇遵养，以弱制强，潜谋独断，廓清大祲。”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庸第四十八章》：“在夫子立言之旨，则以见时未至而事未起，则文王遵养以为道；时以至而事已集，则武王忧劳以见功。”可见养晦而功成的观念贯穿了整个古代中国社会，以“晦”为名、字的现象在宋、明两代尤其多，一来可见“养晦”的观念之盛，“晦”字成为社会流行词，在名、字中频频出现；二来多少有点“名人效应”的因素，理学在明朝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朱子也随之被抬上“圣人”的神台，明代那么多用“晦”的名与字，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高度认同外，“追星”的心态恐怕也是一方面因素。

从发生学的层面看，以上所列举的个案类型表明取名、用字的动机实际上仍是“宗经、原道、徵圣”。儒、道二家是中国思想史的绝对主流，上文对个案类型的归纳梳理，不仅展现了社会历史文本是如何侵入现实生活的，更展示了日常生活对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接受与映射。那些看似矛盾的名与字寄于同一人之身，背后体现的是儒家的“尚中”与道家的“兼覆兼载、相辅相成”；而无论是“晦—暗”、“讷—敏”、“贤—愚”、“显—隐”还是“祖—孙”、“同—异”、“刚—柔”、“损—益”，都只是一个个镜像，映射的是弱水三千的思想体系中，我们最常取的是哪几瓢。儒、道二家是如何潜进中国人的毛细血管并塑造文化基因的，这些语义相反的名与字是非常有趣的文本，言简意赅却又包孕万千。

一、引言

全称量化是逻辑学的经典概念，是最基本的逻辑量词之一。在自然语言中，全称量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表现为限定词、副词、词缀等。一般认为，汉语中最典型的全称量化算子是“都”。早先的研究中，吕淑湘（1981）、马真（1983）等都指出“都”可表总括，即全量。三十多年来，“都”的语义研究见证了汉语形式语义学的萌芽和发展（尤其是量化理论的完善）。Lee（1986）首先提出“都”是全称量词，且可以赋予句子分配性解读；Lin（1998）首次对“都”的分配性用法作了形式化定义，其定义的关键便是全称量化；蒋严（1998），潘海华（2006）等指出“都”的限定域可包含个体亦可包含梯级选项，从而解释了“都”的反预期意味；潘海华（2006）、蒋静忠、潘海华（2013）还关注“都”的量化映射与信息结构的互动，指出：“都”的排他性的本质仍然是全称量化，排他的意味是由焦点-背景映射所引发的。

与此同时，近年来，“都”的全称量化观也不断受到挑战，有学者认为“都”表最大化（Giannakidou & Cheng 2006）、加合（袁毓林2005）、穷尽性（蒋严2011）、相对大量（李文山2013）或程度高（徐烈炯2014）等。尤其，徐烈炯先生指出最大化、排他性、分配性等分析的问题，并提出将“都”处理为表示程度超乎预期的情态附加语较为合适。我们认同徐先生的观点，即最大化、分配性等概念无法精确地刻画“都”的语义；但同时，将“都”处理为表示程度高的附加语，将会带来新的局限性。

在上述研究背景下，本文重新审视全称量化的语义本质，从“都”的多重分析入手对全称量化观作一次更深入、更清晰的探讨。本文的主要观点为，“都”的语义核心是全称量化，全称量化结构的多种映射方式（即句子的哪部分映射至量化结构的限定域，哪部分映射到核心域）以及限定域的不同构成导致“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效果。尤其，本文指出，全称量化的映射方式，主要有两种，话题-述题映射（即左向量化）以及焦点-背景映射（即右向量化），前者使得句子浮现出穷尽性，而后者使得句子浮现出排他性；穷尽性和排他性是全称量化所呈现的两种最主要的效果。本文亦将对徐烈炯（2014）中的主要观点进行探讨，指出，对于“都”来说，全称量化观比“程度超乎预期”的观点更具解释力，徐先生的程度观无法准确地表达“都”的排他性、分配性以及穷尽性；另外，我们也将对“都”的最新研究——沈家煊（2015）中的一些例子再作分析，对沈先生的“都”一律右向量化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

二、全称量化、穷尽性与排他性

2.1. 全称量化映射与穷尽性和排他性的关联

蒋静忠、潘海华（2013）在潘海华（2006）的基础上，认为：含有“都”的句子在语义上对应一个全称量化式，“都”在语义上被翻译为全称量化算子，句子结构与量化式之间的映射则由P1及P2两条规则决定，如（4）所示：

- (4)
- P1. 如果“都”左边直接存在可以充当量化域的短语，或者可以由焦点、语境等推导出“都”的量化域，就把它映射到限定部分，并把句子的其余部分映射到核心部分；
- P2. 如果述题中含有一个对比焦点成分，就把它映射到核心部分，同时把句子的其余部分映射到限定部分。

从信息结构的角度，我们在下面的论述中将P1规则称为话题-述题映射，将P2规则称为焦点-背景映射，并会进一步指出：前者产生穷尽性解读，而后者产生排他性解读。

话题-述题映射具体包含了两类情况：第一类情况，句中（更准确的说，是“都”的左边）有显性的话题可以充当“都”的量化对象，此类情况下，“都”左向量化将位于其左边的话题映射到限定域，将余下的部分（即述题）映射至核心域，如例（5）所示：

- (5) 那些女孩都拿着一朵花。

$\forall x[x \in \text{那些女孩}][\text{拿着一朵花}(x)]$

第二类情况，句子信息结构中的话题是隐性的，由语境信息提供，此时“都”仍然左向量化将隐性话题映射至其限定域，将述题映射至核心域。如例（6）有一种可能解读为：（每次买东西），他都买呢子的衣服。

- (6) 他都买呢子的衣服。

$\forall s[\text{他在}s\text{中买东西}][\text{他在}s\text{中买呢子的衣服}]$

- (6) 中，“都”的限定域“他买东西的情境s”由语境补充得到，量化式则要求每一个情境s中，他都买了呢子的衣服。

话题-述题映射使全称量化式浮现出穷尽性的解读，穷尽性指对“都”的限定域中的量化对象作穷尽的检视，要求这些对象都无一例外地具有核心域所表达的属性。例如，（5）中，“都”要求那些女孩中的每一个都无一例外的拿着一朵花，而（6）中，“都”则要求在那些“他”买东西的情境中，他每次都无一例外地买了呢子衣服。如果没有“都”，没有话题-述题映射，就无法得到穷尽性的解读，因而也允许例外的情况，如（7）所示。

- (7) a. 孩子们去了公园。（可能大部分孩子去了，但有个别孩子并没有去）
b. 孩子们都去了公园。（孩子们无一例外去了公园，是针对孩子的集合的穷尽性解读）

值得一提的是，穷尽性要求“都”的限定域中的对象都满足核心域，无一例外，但并不排除这些对象亦具有其他属性。例如，(6)的穷尽性解读只要求“他”在每一次买东西的时候都买了呢子衣服，但并不排除“他”还买了其他物品，如他在s1中买了呢子衣服和围巾，在s2中买了呢子衣服和衬衫。

与话题-述题映射不同，焦点-背景映射将背景映射到“都”的限定域，而焦点则被映射到“都”的核心域。使用焦点-背景映射的前提是句子的述题中含有对比焦点，且看例（8）。

(8) 他都吃的[馒头]F.

$\forall f$ [他吃的 f][馒头(f)]

(8) 句中的对比焦点“馒头”使得句子适用于焦点-背景映射，焦点部分被映射到核心域，而剩下的背景部分则对应于限定域。由此，得到的解读为：对于他吃的每一样 f 来说， f 都具有馒头的属性。焦点背景映射所得到的三分结构中，限定域中的背景部分是一个开放的命题，其中有一个由对比焦点引出的焦点变量 f ，而全称量化算子则对所有 f 的赋值进行限定，要求 f 满足焦点部分所对应的一般语义值(ordinary value (Rooth,1992))，而非焦点所引出其他选项义(alternative meaning)。焦点-背景映射引出的是另一类特殊的解读——排他性，即在焦点的选项义中进行排除，只允许其一般语义值。因此，(8) 表示，他没吃别的，只吃了馒头。

假设，对于例（8），焦点-背景映射（与话题-述题映射一样）将“都”所关联的焦点部分映射到其限定域而非其核心域，就会得到（9）中的语义表达式。

(9) $\forall x$ [馒头(x)][他吃的 x]

(9) 意为，对于每一个 x 来说，若 x 具有馒头的属性，那么 x 亦是“他”吃的东西中的一员。(9) 所对应的是针对馒头的穷尽性解读，即所有的馒头无一例外都是他吃的东西，这种对于焦点部分的穷尽性解读与例（8）的意义不符。这说明，焦点-背景映射与话题-述题映射有着本质的区别。

综上所述，穷尽性和排他性的语义内核都是全称量化，是由不同的量化结构映射造成的两种效果，前者和话题-述题映射有关，而后者由焦点-背景映射引起。话题-述题映射以及焦点-背景映射，在较为传统的语言学话语中，对应左向和右向量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左向和右向量化可以得到不同的语言效果，为“都”的不同用法提供解释。

2.2. 穷尽性、排他性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

上节中已经说明，“都”作为全称量化算子，其语义内核保持不变，但是由于量化映射方式不同，却能够浮现出两大类语义特性，穷尽性和排他性。与此同时，“都”的量化对象的构成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无序的，其二则是有序的梯级选项。本节将说明，由于“都”的限定域的不同构成，穷尽性和排他性两大特性可以继续分化出更多特性。

无论是话题-述题映射，还是焦点-背景映射，其限定域的构成都有两种可能，即无序或有序。在使用话题-述题映射的情况下，若限定域的构成是无序的，则会浮现出分配性的解读，如(10)所示。

(10) 他们都吃了一块蛋糕。

$\forall x[x \in \text{他们}][\text{吃了一块蛋糕}(x)]$

(10)中，话题-述题映射激发穷尽性，表示：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无一例外满足“吃了一块蛋糕”。从另一种角度看，因为“都”的穷尽性，“吃了一块蛋糕”的属性被分配给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因此句子便浮现出了分配性的解读。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分配性是穷尽性之下的一个子效果。

话题-述题映射时，限定域的构成也可以是有序的梯级选项，如（11）所示。

(11) 连[小学生]F都知道这道题的答案。

(11) 依然适用话题-述题映射，但需注意，此时限定域中的量化对象是特殊的，是由话题所包含的对比焦点“小学生”产生的梯级选项：{研究生，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而针对这些梯级选项的穷尽性的解读可以产生推论：所有小学生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都知道这道题的答案。（11）中的穷尽性解读是针对梯级选项的推论，属于句子的会话含义，并不是句子真值条件的一部分，可以被进一步撤销，因此，（12）可以续接于例（11）。

(12) 你一个大学生却做不出这道题。

梯级选项可以造成超预期的效果，如（13）所示。

(13) 连[最后一题]F他都答得完美无缺。

(13) 中，话题中的对比焦点“最后一题”引出了一个按照题目难度排列的梯级选项，焦点部分的一般语义“最后一题”占据梯级的顶端。话题-焦点映射的穷尽性解读得到推论：对于所有相关的题目，无论难易，他都无一例外地答得完美无缺。同时，句子的断言是“（题目中最难的）最后一题他答得完美无缺”。说话人之所以会强调“最后一题”，促使生成梯级选项集合，是因为说话人想强调答对最后一题的可能性之小。超预期的效果并不是“都”本身的语义贡献，而是梯级选项所反映的说话人的低预期、句子的断言以及“都”的穷尽性推论之间的比较所产生的间接效果。

在适用焦点-背景映射的情况下，若焦点所产生的选项集合是无序的，则可以产生排他性的解读，参见（8）。若焦点选项集合是有序的梯级选项，那么，由于梯级选项的特性，亦可以使得句子带上超预期的意味，如（14）所示。

(14) 他都买[别墅]F了。

$\forall f$ [他买了 f][别墅(f)]

(14)句的断言为“他”买了别墅。焦点-背景映射导致排他性，表示他买的不是别的，而是别墅。另外，对比焦点“别墅”可引发由价格从低到高排列的梯级选项，“别墅”因其价值高而占据梯级的顶端。说话人之所以强调“别墅”，是因为说话人预期

“他”买价值较低的东西（或者说，梯级上的其他低级选项），这与句子的断言形成的反差，是超预期意味的真正原因。

若我们比较例（11），（13）及（14），就会发现，这些句子中都含有对比焦点，但是随着焦点所处的位置不同，其语义贡献也有不同。例（11）和（13）中，对比焦点位于话题而非述题中，因此适用话题-述题映射，此时焦点的作用只是产生选项集合并提供量化对象。若对比焦点出现在述题中（如（14）），则适用焦点-背景映射，在这类情况下，对比焦点决定量化映射的方式。

综上所述，话题-述题映射和焦点-背景映射是全称量化的两大映射方式，可以造成两大语义特性，穷尽性和排他性。穷尽性可以进而导致分配性。另外，若限定域包含梯级选项，相关的句子还可以有超预期的意味，但是超预期不是全称量化的语义效果，而是相关句子的断言以及全称量化所引起的推论和说话人的低预期之间的反差造成的。

三、全称量化观vs. 程度观

3.1. 徐烈炯（2014）对全称量化观的反驳

徐先生在文中指出“都”的全称量化分析偏离语言事实。其主要依据为，“都”不一定要涵盖全量全数，而是倾向于与“多数”相容，这也是徐先生提出程度观时最主要的考量，所谓“多数”即数量程度超乎说话人的预期。与徐先生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都”与“多数”相容和全称量化并不矛盾，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视角，其关键在于如何选取“都”的限定域（亦参考潘海华（2006））。

试比较（19）和（20）：

（19）据说百分之八十的男人听过这首歌。

（20）据说百分之八十的男人都听过这首歌。

上面两例中，表达多数的语言成分“百分之八十”所针对的是所有（相关）的男人，如占有接受调查的男人中的80%。例（19）表示存在一个男人的子集，该子集中的男人的数目占有相关男人的80%，且该子集中的个体具有“听过这首歌”的特征。例（20），相比例（19），更强调这80%的男人内部的一致性，即这些男人中的每一个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听过这首歌，而这种一致性的意味源自于“都”。（20）中，“都”的限定域并非所有相关的男人，而是这些男人中的某一个特定的子集，该子集在数量上占总量的80%，而“都”将该子集中的每一个男人与谓语部分所表达的特征相关联，从而得到“那百分之八十的男人无一例外都听过这首歌”的解读。换言之，“都”的全称量化仅仅针对语境中所有男人中的某一部分。的确，相对于所有的男人而言，“都”看似表示数量程度高于预期；而我们认为，都的量化域是那80%的男人，不是所有的男人，要求其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谓语所表达的特征，所以“都”仍然表示全量。

综上所述，“都”的语义是恒定的，而其多数非全量的解读是由于看待限定域的视角不同而造成的伪象。我们不一定因为“都”与“多数”相容就将之看成表达程度高的成分。

3.2. 全称量化观的优势

3.2.1. 程度观无法得到穷尽性

相比全称量化观，程度观最大的问题在于：程度超乎预期得高并没有在真值条件上否认没有例外，与穷尽性有本质的区别，而正如本文第2节所述，“都”在适用话题-述题映射时表示穷尽，不允许例外。

（21）孩子们都去了公园。（重复自例（7b））

按照程度观，则（21）意为：孩子们中去公园的人数比说话人预期的要多。“多”或者数量上程度高，其标准可以是相对客观的，也可以是主观的，具有弹性。而且，很明显，程度高不需要保证全量，是允许例外的。然而直觉告诉我们，（21）的解读是稳定的，即表示所有的孩子都去了公园，这个解读并不随着说话人预期的变化而变化。与（7a）“孩子们去了公园”相比，（22）中“都”的语义贡献恰恰就是表示穷尽，保证孩子们无一例外的去了公园。如果，“都”表示程度超乎预期，则与（7a）一样，对于（21）来说，即便有一部分孩子没去公园，（22）也应该为真，但这并不符合语言事实。

3.2.2. 程度观无法体现分配性

除了无法正确地呈现出“都”的穷尽性，“都”若表示程度超预期，也无法很好地解释其分配性。徐先生文中指出“都”可以但不必定表示分配，因此将“都”定义为分配算子是不妥当的。的确，“都”不一定表示分配。在第2节中，我们已经说明，“都”的本质是全称量化，按照映射方式不同，可以产生穷尽性和排他性两大语义效果，而分配性则是穷尽性下的子类。然而，不可否认，分配性是由“都”产生的实实在在的语义效果，是需要进行合理解释的。

我们认为，徐文中的一些“都”不表分配的例子并不是非常有说服力，而且，“都”的分配性解读是程度观所无法涵盖的。

徐文认为（22）不表分配，因为有可能孩子们吃的是同一个生日蛋糕。

（22）孩子们都在高高兴兴地吃一个生日大蛋糕。

的确，（22）中孩子们吃的蛋糕可能是同一个，但并不代表句中的“都”不表分配。Schein（1993），Kratzer（2003）等都认为被分配的对象不一定是物质实体，也可以是事件这一类抽象的实体。譬如，例（23）的分配性解读为：两个男孩中的每一个各举起了两个箱子。如果被分配的是箱子，则每个男孩举起的两个箱子是不同的，因此被举起的箱子一共是四个。然而，我们也可以认为被分配的是符合谓语语义的事件，即“举起两个箱子”，此时，分配性解读将每一个男孩都与一个相应的举起箱子的事件相匹配，而这些事件的客体可能是由相同的两个箱子实现的。

(23) Two boys lifted two boxes.

同理, (22) 中, “都”的话题-述题映射产生分配效应, 将孩子们中的每一个与“高高兴兴吃一个生日大蛋糕”的事件相匹配, 而这些吃蛋糕的事件的客体也可以恰好是同一个蛋糕。

对于“都”到底是否具有分配性, 徐文中还探讨了 (24) 及 (25) 这样的例子。

(24) 整座桥都倒下来了。(Cheng 2009)

Cheng (2009) 指出“整”表示整体, 要求句子作集合性解读, 因此, (24) 中的“都”不可能表分配。而Feng (2014) 则认为“整”是一个作用于名词域的一元操作, 针对桥的各个部分作最大化处理, 取出一个涵盖桥的所有部分的集合, 而“都”则进一步将这些桥的子部分与谓语语义相关联。“整”在此处并不要求集合性解读, 只是强调了倒下的事件涵盖了桥的每个部分。

分配性是全称量化算子“都”在话题-述题映射时所呈现的一种解读, 是由全称量化的穷尽性赋予的。“都”若表程度高, 就无法解释为何 (25) 和 (26) 有明显的语义差别, 即 (25) 允许分配性解读和集合性解读, 而 (26) 则排除了集合性解读。而若“都”表全称量化, 话题-述题映射将 (26) 句中三人中的每一个无一例外地与“捐了一万元”关联, 便自然地排除了 (26) 的集合性解读。

(25) 张三, 李四和王五捐了一万元。

(26) 张三, 李四和王五都捐了一万元。

3.2.3. 程度观无法产生排他解读

徐先生引用例 (27) 证明 “只”而非“都”才是典型的排他算子。

(27) a. 他去百货商店, 都买呢子衣服, 还买些别的东西。

b. *他去百货商店, 只买呢子衣服, 还买些别的东西。

在第2节中, 我们对“都”的排他性已做了深入的分析。“都”作为全称量化算子, 只有在焦点-背景映射时, 才表排他; 而除了焦点-背景映射, “都”还允许话题-述题映射。对于例 (29), 造成其中对比的真正原因在于: (27a) 可以适用话题-述题映射, 关联的是由语境引出的限定域, 即“每个他去百货商店的情境”。此时, (27a) 表现为针对这些情境的穷尽性解读: 每次他去百货商店的时候, 他都无一例外地买呢子的衣服。话题-述题映射不具有排他性, 并不排除在每个去百货商店购物的情境中, “他”还购买了其他物品。只有在焦点-背景映射的情况下, “都买呢子衣服”与“还买些别的东西”是不相容的。

相比之下, 虽然“只”的语义内核也是全称量化, 但“只”与英语中的 *only* 类似, 其量化结构始终是由焦点-背景结构决定的, 因此始终只有排他性的解读。“都”, 相比“只”, 是一个更广义的全称量化算子, 允许更灵活的映射方式, 也可以表达除排他以外的效果。全称量化观, 可以更好地解释排他性效果与“都”的语义之间的关系; 然而, 反观程度观, 程度超预期并不能够保证排他, 因此无法精确刻画句子的排他性解读, 此外, 程度观也无法解释清 (27a) 和 (27b) 在解读上的差异以及 (27a) 的多重解读的根源。

综上所述, “都”可以表分配、排他等语义效果, 却又不等同于分配性算子或排他性算子, 那是因为“都”的量化结构映射方式相比单纯的分配算子或排他算子来说更多元, 而无论是分配还是排他, 其语义核心都是全称量化。“都”看似可以表达程度高、数量大, 倾向于和“多数”相容,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要将“都”处理和程度有关的算子。“都”与表示大量的语义成分共现是由于选择量化对象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伪像。我们认为, 程度观从根本上并不危及“都”的全称量化观, 而且程度观与全称量化观并不互相矛盾, 并为“都”的语义分析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但必须承认的是, 将“都”处理为全称量化算子, 其形式化定义会更清晰, 解释力也更强, 也有助于将分配、排他等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梳理得更清楚。

四、再论“都”的量化方向

本节在第2节的基础上对“都”的量化方向再做探讨。沈家煊 (2015) 对“都”的量化结构映射提出了新的看法, 认为“都”总是右向关联, 将位于其右边的部分映射到其限定域, 将其余部分映射到核心域。而我们认为, “都”的左向量化 (即话题-述题映射) 以及右向量化 (即焦点-背景映射) 是两种适用于不同条件下的映射方式, 两者各司其职, 引发截然不同的语义效果, 前者引发穷尽性, 而后者引发排他性。从形式语义学的角度来看, “都一律右向量化”的观点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如果按照沈先生的说法, “都”一律遵从焦点-背景映射, 虽说“都”的量化结构变得简单了, 但与此同时, 穷尽性和排他性这两种效果之间的本质区别也就被模糊了。尤其, 我们认为, 按照第2节中对全称量化的分析, 沈文中的一些例子若使用右向的焦点-背景映射就难以得到其正确的解读。

沈文中, 例 (33) 适用焦点-背景映射, 所对应的量化结构如 (34) 所示。

(33) 他们都是老师。

(34) $\text{DOU } [x \in \text{老师}] [x = \text{他们}]$ (沈家煊 2015)

从形式语义学的角度来看, 沈先生对于 (33) 的分析主要有两个问题。首先, 沈先生认为, (34) 中的量化结构的语义解释为: 对于每一个 x 来说, 如果 x 是老师集合中的一员, 那么 x 就是“他们”。这样的解释相当于针对“他们”的排他性解读, 即表
示
“只有他们 (而不是别的人) 是老师”。这是由于, (34) 的核心域将 x 的赋值限定为“他们”, 因此便排除了“他们”以外的人亦具有老师的属性。然而, (34) 并非 (33) 的正确解读。

其次, 若 (33) 中, “都”关联句中的自然焦点“老师”, 按照本文2.2节中所述的规则作焦点-背景映射, 将得到 (35)

(35) DOU [他们是f][f=老师]

由上述讨论可以发现,无论是沈先生的焦点-背影映射表达式(即(34))还是按本文焦点-背景映射规则所得出的(35)都无法正确地描写(33)的意义。其根本原因在于:(33)中,“都”并不右向关联句子的自然焦点。(33)表达的意思应为:“他们”中的每一员都无一例外地属于老师的集合,当然有可能除却“他们”以外,别的人也是老师。要获得这种解读,就需要对“他们”的集合作穷尽性的检视,确保其中的每一个都是老师,而这需要动用左向量化(即话题-述题映射)才能办到。具体的表达式请见(36)。

而相比 (36), (34) 中的右向量化表达式调换了限定域和核心域的位置, 因此与原句的意义有出入。

(37) a. 三个题目相同。三个题目都相同

根据右向量化, (37)中,“都”将“相同”作为限定域。沈先生认为,(37a)与(37b)在合法性上的差异在于:对两个题目来说,“A和B相同”和“B和A相同”之间不存在差异,因此也就不存在忽略差异的必要,所以“两个题目都相同”不是一个合法的句子。我们认同沈文中的观点,即需要有两组以上相同的事物,使用“都”才不显得多余。不过,我们认为这些例子用“都”的左向话题-述题映射同样可以很好地解释。(37)中,“都”的全称量化将题目作为其限定域,而谓词“相同”则对应其核心域,但与一般的情况不同的是,由于“相同”描述的是一对个体所具有的性质,因此其限定域所对应的集合需要被重新分析成由若干个两两配对的集合所组成的集合。如果存在三个题目A,B,C,则限定域被重新分析成 $\{\{A, B\}, \{B, C\}, \{A, C\}\}$,即一个有三对个体所组成集合,而“都”将限定域中的每一组都与“相同”这一性质关联。如果只存在两个题目A和B,则限定域只能被分析成一个只含有一对个体的集合, $\{\{A, B\}\}$ (对于“都”的量化域的重新分析可参考Lin (1998)所提出的集盖理论)。需要注意的是,“都”的穷尽性解读对限定域进行检视,确保每个成员都满足核心域,从而强调成员间的一致性。然而,若限定域中只含有一个成员(即一对个体),那么谈论成员间的一致性就显得多余了,且不满足Lee 1986和Lin 1998提出的“都”的关联对象的数量大于1的要求,所以导致(37b)不合法。

这些年来,有关“都”的研究相当多,采取的理论工具和视角也多种多样。徐先生和沈先生的研究对前人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各自的新观点,给予我们宝贵的启示。我们的研究,与两位先生所采取的角度不同,着眼于解释为什么“都”可以用那么多概念去分析,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到底是什么。通过比较和分析,我们认为将“都”分析为全称量化算子的方案解释力最强,形式化的可能性也最大。全称量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各种语言中由不同的成分去诠释,而“都”是其中相当特别的一个,因为它允许的量化结构映射方式不是单一的,而是与话题-述题结构和焦点-背景结构都有关系,而且不同的映射可以得到不同的效果(如穷尽性,排他性,分配性等),而相应地,这些效果只有在全称量化的条件下才可以得到正确的阐释。对于“都”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汉语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完善量化理论的构建,是语义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当代中文发展的大方向

苏金智（中国江苏师范大学）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中文指中国语言文字，语言包括标准中文普通话和汉语方言，文字指汉字。论文将从社会语言的角度讨论当代中文的发展方向。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一方面，中文正在大踏步地朝着标准中文的统一方向发展。国家语言规划部门为标准中文制订了一系列的语言文字政策和规范标准，推动了语言文字使用的法制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另一方面，语言变异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语音、词汇、句法、语体、文字等层面也在使用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产生了冲击。语言文字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新的语言现象不断出现，例如语音方面出现新读法；词汇方面涌现出大量新词新语、外来语，网络词语；语法方面出现新的语法结构和句式等等。新的语言现象涌现虽然对现有的语言规范标准产生冲击，但是这些现象有一大部分既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也是语言表达多样性的要求。

表面上看起来，语言变异偏离了标准变体，给当下的语言交际带来了负面影响，从长远观点看，语言变体给语言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语言成分，促进了新规范和新标准的形成。当代中文的发展，是在这两个方向交织过程中进行的。只有正确处理好标准变体与其他各种变体的关系，才有可能把握当代中文发展的正确方向。

总的看来，当代中文的发展是朝着积极和有利于完成其交际任务的大方向发展的。

二、关于复杂化与简单化

语言接触研究总是可以得出一些有关语言变化结果的判断，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学的有关研究通常认为，语言接触导致语言的简单化，而语言类型学家则认为语言接触导致复杂化（Trudgill, 2011）。我们这里所说的简单化和复杂化不限于语言接触的结果，是从当代中文总体发展情况出发观察的。影响简单化和复杂化的走向主要有四种因素，也就是语言接触，人为干预、社会文化因素和自身发展。

从当代中文的情况看，既有简单化，也有复杂化。总体上看，当代中文语音文字（字形、字量）走向简单化，词汇语法走向复杂化，出现相反的情况是局部的。

为了普及教育的需要，当代中国进行了文字改革。尽管最后没有实现拼音化，但为了学习汉字的方便，对汉字字形进行了简化，字量的使用也控制在一定的数量上。这是人为干预的结果。

汉字的数量没有准确数字，汉朝许慎的《说文解字》，共收录9353字，南朝时顾野王所撰的《玉篇》据记载共收16917字，此後收字较多的是宋朝官修的《类篇》，收字31319个，另一部宋朝官修的《集韵》中收字53525个，清朝的《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台湾的《中文大字典》收字49905个，大陆的《汉语大字典》收字54678，最新的《中华字海》收字85568个，包含了《汉语大字典》、《中文大字典》、《康熙字典》和《说文解字》的所有收字。国家在1988年公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选收了2500个常用字，1000个次常用字，总共只有3500字。2013年6月5日，国务院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该表共收录汉字8105个，分为三级：一级字表3500个，为常用字，主要满足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的需要。二级字表3000个，一、二级字表共6500个，主要满足出版印刷、辞书编纂和信息处理等的需要。三级字表1605个，是姓氏人名、地名、科学技术术语和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用字未进入一、二级字表的较通用的字，主要满足信息化时代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门领域的需要。1986年发布的《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是350个不作偏旁使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14个。简化字笔画减少，

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语音系统总体上看走向简单化，表现在浊音声母和m尾的消失，调类的减少和入声的消失等现象。但儿化、轻声的出现和受外来语影响出现V音（如CCTV）是复杂化的表现。《现代汉语词典》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带有V的字母词有：AV, CATV, CCTV, DV, DVD, EV, HDTV, HIV, IPTV, KTV, MTV, MV, TV, UV, VCD, VCR, VIP, VOD, VR等。V的读音虽然有争议，但是英文字母的读音似乎仍然是主流。

随着信息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紧，新词语数量大量增加，词义的不断扩展，词汇复

杂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第1版所收词条约56000条，1996年第3版修订进行了增、删、改，共收词条6万余条，总数增加了4000多条。2002年增补本的（第4版）增收了新词新义1200余条。2005年第5版修订时删去了2000余条，另增加了6000余条，全书收词约65000条。2012年第6版增收新词语和其他词语3000条，增补新义400多项，删除少量陈旧的词语词义，共收词条69000余条。2016年第7版增收新词语400余条，增补新义100项，删除少量陈旧和见词明义的词语。第7版附录收有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235个。目前《现代汉语词典》收词量接近7万。1978年到1916年将近40年间收词总数大约增加14000条，每年平均增加350条。实际增加的数量应该超过这个数字。

网络语言经常使用一些与日常语言使用词汇不一样的词语，例如，不说“什么”而说“神马”，不说“东西”而说“东东”，不说“电子邮件”而说“伊妹儿”，不说“同学”而说“童鞋”。还有许多自己约定的缩略语，如“城会玩”意思是“你们城里人会玩（原来是讽刺某些人做的事情常人无法理解，如今已演变成单纯的调侃话）”，“乡话多”意思是“你们乡下人话真多（表达了对他人议论的一种不屑，夹杂着一点小小的傲气和娇气）”。这些词语的使用虽然具有临时性，只出现在特殊人群，但仍然会促使词汇系统复杂化。

词汇的复杂化主要受社会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受信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文化的多元化的影响。

语法结构受西洋语法的影响，根据王力（2000）的研究，五四以后出现了7种新兴句法现象：（1）无定冠词的产生及其受到限制，如一个，一种等组成的句法结构；（2）新兴的使成句，如增强，扩大，延长、缩短等组成的句法结构；（3）新兴的被动式，被动句已经失去不幸或不愉快的语义；（4）新兴的联结式，在连接多个语言成分时，把连词限定在最后两个语言成分之间；（5）新兴的平行式，指多个能愿动词共带一个动词，多个动词共同带一个宾语；（6）新兴的插语法，指欧化的插入语用法；（7）新兴的复句——分句位置的变化，指条件式或让步式的复句，主句与从句的次序受西洋语法的影响。语法总体上看是复杂化。

除了王力先生总结的新兴句法现象，还有一些新的句法现象出现，如（1）有+V句式，（2）是时候句式（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3）副词+名词结构（超常搭配）等。

三、关于分与合

普通话的名称已经取代国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语。中华民族共同语的进一步规范与海内外传播是当代中文发展的主流与方向。普通这个标准变体是在汉民族共同语基础上与我国各民族语言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同时也吸收了各地方言的有用成分和外来成分。这个过程是一个融合过程。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同时也形成了多个语言变体，当前最重要的变体有台湾普通话，香港普通话，澳门普通话，和大陆的各地地方普通话。大陆的地方普通话如福建普通话，广东普通话，上海普通话，南京普通话，湖南普通话，湖北普通话，新疆普通话等等。这些地域变体是语言发展过程中分化的结果。

语言接触连续体模式（苏金智 2015）解释了语言变化过程中的分合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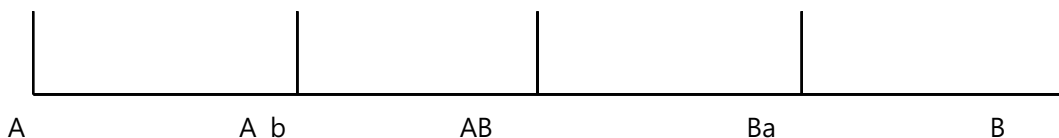


图1

图1显示，当A语言或方言与B语言或方言深度接触时，有可能会产生混合语AB，即既有A有B，又非A非B。在AB与B之间，会产生Ba这一语言变体，即以B为主，融入了部分A语言成分，因其比重较小，所以用a表示，越靠近B，B的成分就越多，越靠近AB，A的成分就越多。在A与AB

根据图1所描述的情形,我们来看看普通话与方言接触产生的连续体。在普通话与方言的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地方普通话和新派方言。地方普通话离标准普通话越近,普通话的标准程度就越高;新派方言离老派方言越近,方言也就越纯正。我们可以把普通话、地方普通话(带有方言特征的普通话)、混合语、新派方言、方言这些语言变体用图2表示出来。



如果我们以普通话与闽南话为例，可得下图3的连续体。



如果我们以普通话与粤语接触为例，可得下图4的连续体。

